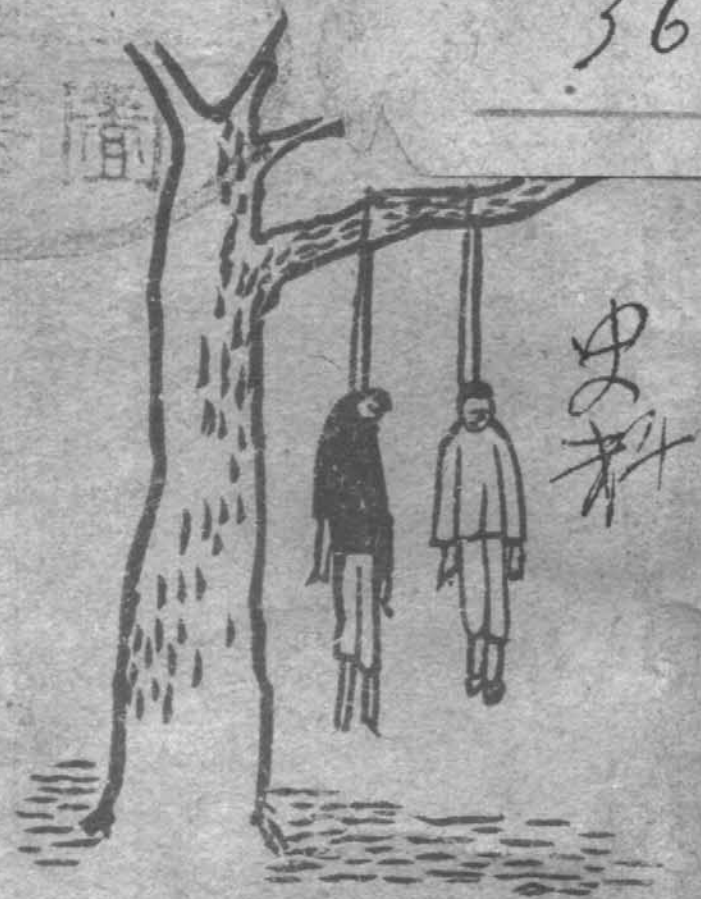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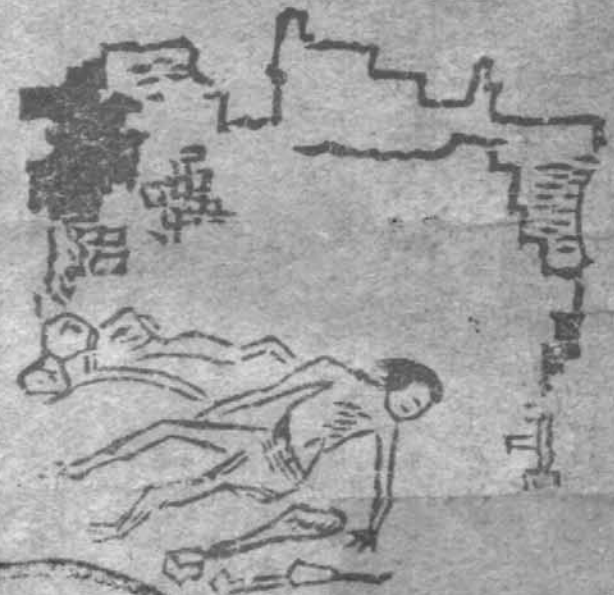
39.2,  
36

# 蔣管區真相

(集二第)



史料



行印店書北東

★編社報日北東★

蔣管區真相  
(第二集)

★

1947.3

# 目 錄

美軍在北平……	孫銘（一）
秋天帶來的災難（北平通訊）……	張蓓（四）
我從北平來……	慕伊（一〇）
從北平到秦皇島……	子午（一六）
我從青島來……	紀雲龍（二〇）
美國人在天津……	紀雲龍（二八）
上海——美國人的世界……	曉風（三五）
美國軍隊在重慶……	……（四〇）
憤怒的浪潮……	張香山（四三）
國民黨收復區農民生活……	也競（四六）
慘重的湘災……	廖汀（五一）
飢餓的廣州……	賈明（五五）
飢餓的衡陽……	紅浪（五九）

浙東農村水深火熱……………(六三)

杭州五萬羣衆『打米店』風潮……………(六七)

人爲的飢荒……………于永(七〇)

國民黨區的災荒與『救災』……………也競(七六)

破產的西南工業……………(八一)

被官僚資本絞殺的國民黨區工業……………徐方略(八四)

武漢商業的危機……………于蕪言(八八)

美國『文化』的廉價推銷(上海通訊)……………夏其言(九二)

美貨第二走私大木營——廣州……………(九六)

上海的工潮……………(九九)

北平青年的苦難和鬭爭……………慕伊(一〇四)

青年在重慶……………若均輯(一〇九)

國民黨當局瘋狂壓迫言論自由……………(一一四)

特務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一一九)

特務現形記……………于光遠(一二七)

抵抗……………(一三一)

我在壁山被押	鍾正倫 (一三五)
在船上賣報	梁崇德 (一三九)
昆明政變真相	趙明忠 (一四一)
較場口事件真相	(一五四)
五月重慶	蕭佳令 (一六〇)
近年來國民黨統治區內民主與反民主鬭爭	陳漢明 (一六四)

# 美軍在北平

孫 銘

一踏上瀾別十三年的故都，第一眼深入懸際的，是背襯着西山峇翠的西苑美軍飛機場上停着的機群。機頭上塗着裸體美人畫的，或塗着動物頭部的各式美軍飛機，都密密的停放在機場上。按說日本投降已經一年了，但這些作戰用的武器，却還儘逗留在中國，而且當我走進候機室時，我看到木匠們還正忙着在鳩工修築着這美製的房子，看來這些美機似還打算着長期地滯留在中國。

一到夜間，天空中還依然響徹着隆隆的機聲，這那裏是故都之夜呢？在我的記憶中，故都之夜是聒靜而安寧的呀！

天空的夜間尚不清靜，那末地上的白天，就更是驚人的煩擾了。美國的吉普車和密密地蒙着帆布大卡車，整日價以縱橫於戰場的速度，在鬧市中疾驅而過。前幾天八面槽大街美國吉普車撞死了一個十一戰區政治部的課長，各報上還多少撥出一點空隙來登這個新聞，但是第三天在珠市口碰上一個小市民時，僅祇一張小報上登了一些，因為這種新聞在北平早已不是『新』的了。

吉普車以外，美軍的坦克車也鱗鱗地總在大街上馳驅，如到西苑或平津公路附近去看看，那簡直好像離那裏不遠就是戰場一樣。

北平的市政當局，爲了怕那些異國的盟友在中國染上了懷鄉病，真不惜想盡辦法，來盡一番東道主之誼。於是爲了使盟友們觀光得到好影響，勒令拆去天橋的棚攤，以壯觀瞻，寧可使小巷裏垃圾堆得快齊了牆，但大街的牌樓箭閣則必須漆修得金壁輝煌，也寧可使全市三分之二的學校沒有校舍，但最

好的洋樓總要騰出來招待美軍和美軍眷屬住，也儘可把雅敘園等接收過來的地方，專供美軍當舞場用。爲了美軍夜間不致於寂寞，儘管各大飯店的大門旁，都貼着行營禁止携妓冶遊的佈告，可是我住的××飯店的大門正對面的『半樓』門上，却掛着英語的『預防性病室』的牌子，一到午夜就有茶房伴着燙髮的女郎，和美軍在比手勢打着交道。

北平市的酒排間咖啡館，主要的主顧也都是美軍，有一天我和朋友在一個酒排間裏喝了些啤酒，我打算付錢，朋友搖搖頭微笑說：『用不着』。我說：『是呀！用不着客氣，我來付錢。』他說：『你付了人家也是不要的，還是聽從我。』於是朋友叫過來僕歐。算了賬，一元二毛錢，這真是破天荒的便宜呀！但結果朋友付的是美金，我才知道中國的國土上，還有不用中國錢的，怪不得王府井一條街上，兼營買賣美金的舖子，就有三十來家。

有一個深夜，我伴朋友到東交民巷××飯店，找一個美國新聞處的記者，大家正在閑談時，樓下的街上正發生美兵和車夫的兇毆的聲音是那聲聲響，那樣嘈雜。

『這就是我們美國的孩子！』美記者搖搖頭深有所感。我知道這個記者還是個純潔的女子——雖然已經有三十歲左右了！——他在我面前表示出一種歉仄，覺得讓我們看到了美國人不體面的一面，但他也表示着一種愜鬱，同情自己祖國的孩子們在戰後還被祖國遠拋在異國，過着不自由的同時是放蕩的厭倦的生活，可是也許還不能理解這些人留在中國，也把中國的老百姓給坑害了！

八一五是盟國的勝利日，北平當局決定那一天舉行盟軍的大慰勞：僅是金錢一項，就預備募集一億五千萬元，所有平市的公務員，八月份的全部『底薪』都得捐出來。每個盟軍還可以得到全平市民簽名的紀念冊，刻有中英文的玉石圖章……但是返歸我們的士兵呢？八年來流了血的士兵們呢？這裏

有一個叫劉同文的殘廢上等兵，他給天津大公報的公開信裏，這樣寫着：

『如今流了血，盡了天職成了殘廢無用之人，希望國家想一個適當的辦法給我們……也爲年邁父母及苦兒孤妻們想出一個具體的辦法來，使他們無凍餓之慮。』

其實呼籲儘管呼籲，但當局是不會加以什麼眷顧的。前些日子安平解放區遭到了美國巡邏隊的襲擊，八路軍起來自衛，雙方都死傷了人；可是在中國國土上襲擊了中國人民的美國兵，掛了不少的榮譽彩回到北平時，第二天協和醫院的誥公樓前，就變成門庭若市，李宗仁、鄭介民、熊斌……以及各色各樣的御用團體，拿着各色各樣的珍貴禮品，湧進來鄭重慰勞。而且國民黨中宣部的華北日報也不惜一論再論三論的向美軍表示『懸念與沉痛』，甚之還覺得國民黨喪權辱國尚不够，今後『還要給與盟軍必要的可能的便利』。我想，我們早已把領空、領海、內河、稅關、駐兵等權送給了美國，如果認爲還不足，那大概還要明文發表一下美軍有生殺予奪中國人生命之權利吧！如果這樣，那華北日報也不如把要求國民黨政府對被殺了的中國人民——八路軍戰士——『予以嚴加制裁』，改成爲『讓美國海軍陸戰隊把中國的一片乾淨土——解放區——通通燒殺光』來得乾淨，真的說出這樣話來的政府，那裏還有半點中國人的氣息呢！真可以把該報所說的『他們是和日寇侵略期間，長春、北平、南京的傀儡組織一樣』這頂大帽子奉還給他們戴上，真是頂好合式不過的帽子。

難怪這樣政府統治下的北平，醫療不好日寇的創傷，就又變爲美化的城市了。那末美貨的湧進北平，玻璃世界的光臨北平，各街頭巷尾的紙煙攤上，都擺着美國駱駝牌，飛利浦牌，弟蒙諾牌的紙煙……這畢竟是作不足道的事情了。

八月十三日



# 秋天帶來的災難

張 蓓

——北平通訊——

## 一 將軍們的豪語

九月初旬的一個下午，長安街上已飄落了第一片樹葉，在南池子附近的街頭，一大羣軍警，帶着手槍木棍，在樹蔭下面大聲吆喝，驅逐那些無規則着賣零食紙煙的小攤販，這些每天都在和生活搏鬥的可憐蟲們，見了官老爺都一溜煙的跑了，可是一個五十多歲冀東口音的老漢，却在理直氣壯的和警察大嚷：『我一天的吃喝就靠這個攤子，你們要禁衛趕走我，今天就吃不上窩窩頭。我死也不走，就是蔣委員長來了，我也要講這個道理，爲什麼勝利以後，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比日本在時還壞？』這個死也不走的老漢，最後還是在槍刺的威逼下，離開了這個寬廣的代表着北平觀瞻的長安大道。

這是照例的『禁衛』說明將有『要人』到來。

果然，到了下午，內戰專家陳誠隨着秋天，一同來到北平，就在當天夜晚，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九十二軍軍長侯鏡如，九十四軍軍長牟廷芳，十六軍軍長李正先等均從『防次』接踵趕至，舉行了『重要集會』，軍調部國方委員鄭介民也應邀參加。其後，陳誠帶着高桂滋跑了一蹶瀋陽又匆匆返回，與甫由綏遠飛至的傅作義『商談要公』，第二天陳誠又召集了北平中校以上軍官『訓話』。

將軍們的如此忙碌，和官報上的『捷音頻傳』，以及日以繼夜的往東往北開的兵車，使得平津四百萬人民的心頭，又蒙上了一塊巨大的黑影：『政府這個仗，什麼時候才能打完？』

將軍們自然聽不見人民的聲音；而且公開宣佈他們這種殺人的勾當。於是『國軍八路向張垣推進』的新聞，成爲官報上最黑最大的標題，於是某將軍豪語：『十天以內拿下張家口！』於是『有一匪』無我，有我無『匪』，我『匪』不兩立』的『剿共』老調，又在古城裏重新彈起，於是身負調處要職的國方某要員，拍拍胸脯，公開對人說：『共軍不堪一擊，拿下張垣不成問題！』

有人這樣說：『陳誠這次來北平，會把共軍的戰術加以研究，並得出了對付的辦法，因此這次進攻張垣，是採取穩紮穩打的辦法，從東西南北四面包圍，使三十萬共軍成爲甕中之鱉。這雖爲癡人說夢但也表現了好戰份子們，對人民軍隊的胆怯和心寒。可是另外一個方法，又完全違背了上述作戰方針，可靠的傳說，北平的最高軍事當局，爲了激勵『將』氣通令牟廷芳，侯鏡如，李正先等，『誰先進入張家口，誰當察哈爾省主席！』稍有頭腦的人士，聽了這話，幽默的說：『看看倒底誰是甕中之鱉！』

將軍們的豪語，加上地上的兵車和空中的機羣，使這淒風冷雨的故都秋色，顯得加倍的肅殺和冷酷。

## 二 徵兵的恐怖

戰爭的魔鬼陳誠走了，另一個魔鬼徵兵又突然降臨，在敵人八年統治下沒有徵過兵的故都人民，再度陷入恐怖中。報紙登載只徵三千五百名，而實際的數目字則是每十戶徵壯丁一名，北平共有三十

餘萬戶，那末至少要徵三萬多人。

和抗戰中抓壯丁一樣，大後方那一套黑暗腐敗的兵役制度全部搬過來了。壯丁的價格從一百五十萬漲到三百萬，一個小小的商店要攤三十萬元，如果壯丁中途跑了，仍要這些舖子重攤。徵兵一來，那些平常就橫行霸道魚肉人民的區長保長，又找到了發財的好機會，新的捐費名目又出來了，人民除了要繳壯丁費外，還要那壯丁慰勞費，壯丁安家費，壯丁……。

買壯丁終於買不到三萬多人，抓壯丁又在風聲鶴唳中進行，有地方可跑的青年人都跑了，西單東單和其他繁華市區的商舖，有好些都關了門，因為學徒夥計都怕抓壯丁跑了無人做買賣，老闆也沒辦法，只好停業。

青年人像逃避瘟疫一樣，來逃避徵兵。由於區長保長和辦理兵役的人太『糊塗』，有一次竟把八萬壯丁費攤派到一家黨辦的通訊社，這可引起了『糾紛』，人們從這狗打架中，總算看到了一點徵兵的真相。

人民對於徵兵的恐怖和不滿的聲音，迫使得官老爺和黨棍子們不得不出來解釋一下『徵兵的意義』，政府某要員在廣播電台上厚顏無恥的說：『徵兵在美國英國都是一種很好的國家制度，而此次徵兵流弊之所以產生，是由於民衆不懂得徵兵的意義！』而實際上人民最懂得徵兵的意義，東城××汽車行一個汽車夫這樣說：『過去爲了打日本咱從冀東跑到後方給國軍運軍火，現在是打八路軍，那咱死也不幹了，這次我回去過一闖，大家都說八路待老百姓好！』

### 三 我們生活在怎樣一個世界

賀美國三十五個城市的人民，正熱烈進行退出中國運動的時候，「駐屯於平津的美軍，却以更加兇暴和野蠻的態度，來虐待中國人民。不久以前一個輔大附中的學生，因為穿了一條美國黃卡嘰布的褲子，竟在大街上遭受了美國憲兵連續開槍射擊（在遺裏，使我們回憶起，當年日本皇軍用中國人當活靶子的故事）。

國民黨當局爲了學習美國，在今年春天就實行了靠右走的都市交通管制，可是美國的十輪十四輪的軍用大卡車，却很少遵守這個制度，在大街上橫衝直撞，美軍汽車肇事案幾乎每日均有，也從未聽說對肇事美軍有什麼處罰。在上海青島還聽說有壓死一個中國人賠償美金多少錢的規矩，在這裏，連這個規矩也沒有。九月二十六日在北平三座門，一輛美軍十輪大卡車，竟向左疾馳，而把一個遵照「美國制度」靠右走的一個三輪車夫軋死了。這個車夫名叫高齊第，二十多歲曾在二十九軍當過兵，每天蹬車所得，除供給自己吃喝外，還要養活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祖母，高齊第被壓死後，美國人固然揚長而去，中國的軍警當局也不屑一顧，結果高齊第的屍首就在行人如織的柏油大道旁，日晒雨淋的放了一天一夜，好多人圍觀屍體，不少的洋車夫，三輪車夫看了後，掩鼻流淚而過，一個車夫嘆息的說：「唉！假如我中有這樣一天怎麼辦？」這件事，使得大公報的主筆先生也頗有感觸，於二十八日專門寫了一篇『哀悼一個三輪車夫』的社論，對「中國人性命不值錢」表示不滿，但是文中沒有一個字觸及這件事的根本問題；美軍應立即搬離中國。雖然如此，但總算這位先生，還有中國人的心腸。

美國軍用汽車，對中國的小百姓固然視若無睹，對他們的「戰友」也不見得客氣，一個國民黨輜重兵團的上尉連長也在西單牌樓做了十輪大卡車下的犧牲品，這件事國民黨當局連一個屁也不敢放。汽車壓死人總多少有一點誤傷的成份，可是美兵竟敢將一個中國女孩活活溺死。天津一美兵在海

河旁的大街上走過，一個十一歲的女孩子，向他伸手求乞，高貴的美兵一怒之下，竟將小孩抱起擲入海中。路旁一個脚行的老百姓熟諳水性，有海怪之稱，立即脫衣下水，雖波濤洶湧，仍奮力營救，最後雖撈上來，可是女孩子已停止了呼吸。路人憤憤不平，一車夫上前質問，竟遭該美兵毆打。想一想上述的情景，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要問一問：『我們生活在怎樣的世界？！』

#### 四 被壓抑的人民的怒火

壓力愈大，反抗愈大，這是多少世紀以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鬭爭的定律。今日的平津，在殘酷的高壓政策下，似乎變成了一潭死水，聞不到民主的芬芳，也聽不到人民的聲音，但這是表面的，暫時的，對於人民，銘記最深的，莫過於現實的教訓，一年以來『劫』收和蔣介石內戰政策所造的人民生活的日益惡化，使各階層的羣衆逐漸認識了『中央』的真面貌。而一年以來，特別是最近數日以來，『友邦美軍』的暴行，更深深激起了人民的憤怒，雖然這股怒火，還被壓抑着藏在心中，沒有普遍的爆發出來。

現在北平一般人不大敢出門，青壯年怕抓了，孩子們怕被汽車軋死，婦女們怕美軍的調笑和姦污。『走了個日本，來了個美國！』講這句話的已不是一個兩個人，連一些對解放區共產黨素來極有成見的人，當我們見面時，也不得不感嘆一聲：『美國人越來越不像話，日本人比他們有時還文明些。』有一天，大批的美軍家屬從紐約乘船到達了塘沽，（這是長期『駐屯』中國的象徵）駐平美方邀請中外記者去塘沽參觀採訪這件『意義重大』的新聞，絕大部份中國記者都輕蔑的拒絕了。不久以前，連與官方有關的北平益世報，也專門寫了一篇社論，抗議美軍在華的暴行。而廣大的市民，學生

的愛國反內戰的情緒，雖然沒有代表他們的報紙，來反映他們的意見，但他們總想出種種方法，把自己的聲音傳達給全國人民，輔大附中學生被美軍槍擊後，燕大、西南聯大的學生，就把事實的經過，向上海等地的民主報紙投擲揭露，寫信質問司徒雷登馬歇爾。而另一方面，爲了渴望和平民主，又有多少青年多少婦女，在偷偷地收聽各地新華廣播電台所送出的人民的聲音呵！

今天有些人還只能像『~~三輪車夫~~』樣的苦訴自己不幸的命運：『假如我有一天也被軋死，怎麼辦？』但正在覺悟中的平津人民，總有一天，像西長安街擺小攤的老漢質問警察一樣，齊聲質問蔣介石：『爲什麼勝利以後，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比日本在時還壞！』

(九月三十日北平)

# 我從北平來

慕伊

## 一、謠言恐怖之城

我來到了民主團結的哈爾濱，這兒的和平安靜的生活，喚起了我對於北平的恐怖的回憶。

軍事調處執行部所在地的北平，那裏却是製造戰爭空氣，散佈恐怖謠言的中心。國民黨爲了製造藉口，施行反動鎮壓。他們會不止一次的散播謠言，不是說『某天共產黨要暴動』，就是說『某天八路軍要進城』，在這些無恥的謠言的掩蓋下，他們不時以『檢查戶口』爲名，騷擾人民。四月初的那次全市大檢查，數千的人們失去了自由，陷入法西斯的魔爪，只是由於解放報被捕者的英勇戰爭，才暫時挫折了特務們的氣焰。

然而，在五月中，配合着國民黨在全國發動大規模內戰的行動，北平的反動派便又頒佈了所謂『維持治安緊急辦法』，特務們『維持治安』的結果是：街頭的搶案層出不窮，人民走路也失去了自由，隨時要遭到無理的搜查，而三青團的特務們，更化裝着鬼臉，把守着城門，對女學生施行侮辱。我在這裏看到了民主聯軍在街頭開秧歌的愉快臉色；然而在北平却只見那些兇神惡煞的特務軍警，荷槍實彈，坐着軍車四出巡邏，一聲聲的槍響不僅驚醒人們的睡夢，白天他們也向着電燈桿『打靶』，一個修理電綫的工人，便因此觸電身死。

在這種恐怖混亂的局勢下，他們進一步伸出魔手來，暗殺的事件演出了，軍調部中共執行處長宋

時輪就會遭到特務的槍擊，青年們無故失跡，國民黨反動派預備了二百多間房子，準備實行血腥的搜捕。當中共方面接到情報，知道國民黨要對軍調部中共人員施行暗害向國民黨提出質問時，軍調部三委員之一的鄭一民，竟只說：『只要我在這裏，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就這樣，我離開了這個法西斯魔鬼統治的北平，我咀咒這些特務惡鬼們的統治。

## 二、文化的虐殺

朋友，你嚮望着文化故都的北平嗎？我要告訴你：那裏已經沒有什麼文化了，那裏已經變成了文化的沙漠。

我來到哈爾濱就聽到了這裏三百多青年的大合唱，我陶醉在人民的歌聲和音樂的氣氛裏。可是，在北平，即使是一家電影院，也是國民黨製造罪惡的淵藪，最近一家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接收的新新戲院，就發生過一次職員姦拐幼女數十人的案件，而那些壞蛋大多數是國民黨所勾結的敵偽時代的特務。特務們的『文化』是色情，縱慾，造謠，『接收』以後的北平舞場曾經多到五百多處，妓院酒樓是他們出入的中心，反共反民主的出版物充斥市面，無人過問。

和這相反的一面，是特務們對於人民的文化的摧殘，進步的書刊報紙的發行遭受禁止，他們用撕毀沒收，毆打報童，威脅印刷廠等等的方式將輿論絞殺，一個爲了國民代表大會選舉問題而召開的演講會，也被特務們搗毀了，著名的教授陳瑾昆等人遭到毒打，但是人們並沒有停止鬭爭，三十餘家報社雜誌社等所組織的出版界聯合會，幾次抗議這樣摧殘文化的暴行，報童們也湧進了鬭爭，特務們組織一批『車匪』，騎着自行車來撕報，小報童就將他的車子的汽塞拔掉，特務們逃跑不了，被報社的



職員扭送警局。國民黨的機關報華北日報，銷數只有二萬多份，而北平人民的喉舌——中共在平的機關報解放報，却在封鎖壓迫之下，銷售四萬份。這一顯明的對比，人民趨向就是如此。國民黨反動派的『元首』蔣介石爲了絞殺人民的民主輿論，竟親自下令，查封了北平的七十七家報紙雜誌。

直到我離開北平之時，這一文化的虐殺還沒有停止，一家已經由國民黨核准出版的『人言週報』，也遭到了特務們的威脅，倖獲漏網的『文萃』週刊被勒令停刊，幾家艱苦支持的書店處在風雨飄搖之中……這樣的暴行不停的在進行，他們已經把北平弄成了一個文化的沙漠地帶。

### 三、美國兵在北平

你要聽美國兵在北平的故事嗎？讓我告訴你一些。

這一批抱着大美國的優越感的傢伙們，他們的一種作風是『搶』。跑到店舖裏將照相機拿起就跑，住了房間不給錢，這還不算；他們竟蹂躪到小販們的身上，在北平的王府井大街一帶，那裏是一個繁華的地方，賣香煙的攤販林立，那些美國兵拿出香煙賣給小販們，可是接着第二個美國兵就上來了，威脅着小販；『這是軍用品，不許販賣！』竟不講理拿了就走，他又將這不義的贓物賣給第二個攤販，反上來第三個美國兵……這話劇一幕幕的演出，因此那一帶香煙攤販在一個時期中完全被肅清了。

你以爲只有下級的美國士兵才幹這種勾當嗎？那却不然，國民黨的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就會被某少將敲榨一萬萬爲幣，而對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反動將軍們，是只會把人民膏血拱手獻給他的乾爸爸們的。

美國兵第二個作風是『淫』，吉普女郎的故事你想必已經聽得很多了，他們毫不顧忌在街上抓女人，一次一位老先生因爲他的女兒被美國兵擄着吉普車抓走了，他追到美國兵營，却看見裏面還有着二十多個掩面潑泣的中華女兒……。

他們還有一種作風是『兇』。街上美國吉普車橫衝直闖，壓死了人也沒人管，報紙上不時有着這樣的控訴。他們在郊外開槍向解放區人民射擊，而把這叫做『打獵』。一次在北寧路中途，離天津不遠的一處地方，一架汽車上的美國兵向外開槍射擊，引起替國民黨把守橋樑的美國兵的還擊，將車上的人打死了好幾個，裏面有中國的工程師也因此喪命，然而又有誰管這些事呢？賣身投靠的國民黨政府，還敢去沾惹他們嗎？

不過，在這一羣酗酒鬧事的美國兵中，他們有的也露真情，告訴你他們害了想家病，他們因爲國內反動派干涉中國內政的結果，羈留在中國，他們想家，因此便以酗酒、玩女人來發洩。然而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我們是不能原諒和忍受他們這種兇暴行爲的。

#### 四、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

忍辱、受難、期待了八年的北平人民，他們也從幻想着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會帶給他們一個自由幸福的生活，因此國民黨軍隊坐着美國飛機初到北平時，人們也拍手歡呼：『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可是殘酷的事實教訓了他們：國民黨在北平繼承日寇衣鉢的結果，是將人民引到更深重的災難，因此人民的剛睜開來的淚眼又低垂下來了，他們由失望而變到怨恨。

當一個洋車夫遭到國民黨軍隊的毆打之後，他曾睜大着眼睛反抗着，正義凜然的說：『我們等待

了你們八年，難道得到的就是這個嗎？」最近一次蔣介石由東北回到北平去佈置內戰，在他到北平的那幾天，一切攤販都被以『整頓市容』爲名而肅清了，人們見了國民黨的軍官就指着背影唾罵：『他媽的，整頓市容叫咱們沒有活路，難道讓美國兵樓着中國的娘兒們在街上走，這市容就好看嗎？』學生們也曾舉行過反對特務的遊行示威，人們爲了反對僑國大代表選舉而集會……這種種的鬭爭是不會息止的，儘管國民黨施行着殘酷的鎮壓，要求生存，要求民主的人民的怒火，終有一天要燒毀法西斯惡魔的統治。

在另一方面，人民的眼睛嚮望着自己的解放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當軍調部中共葉劍英委員蒞平時，青年和市民紛紛跑到他辦公處所的門前瞻仰他的豐采，一次他走進一家飯舖，幾個青年發現了馬上前來敬酒：『你是人民的救星，請乾一杯。』一下全樓的茶房和客人都跑來敬酒了，那家回回開的飯舖的茶房包圍起來問長問短，也問到中共對於回民的政策，劍英將軍一一回答，引起一陣陣的掌聲。一位八路軍的弟兄跑到市場去買東西，店夥發現了他的臂章，輕輕的拉過他來，翹起大姆指說：『你們打得真好！』一位新四軍的同志走到街上，老婆婆牽着孫子上來討錢，我們的同志溫和的告訴他：『對不起，我是新四軍的，我們對救濟窮人有一整套的辦法，但是這裏不是我們的地區，公家也沒有給錢與我，請你原諒……』那位老婆婆充滿着同情，一言不發，牽着孫子，掩面啼泣而去了。

解放報出版以後，人民有了說話的地方，投書控訴國民黨的罪惡，和提出要到解放區去等要求的，一天有五十多封。一位報社的工友去買米，起先米店要高價，後來知道是解放報的，馬上叫他進來，用低廉的價錢賣給他，向他說：『你們解放報說出來我們的苦處，以後希望常常來玩。』就在解

放報被迫停刊之後，讀者們還是紛紛打電話給報館，關心報館人員的安全，要求住到他們家裏去……我忘不了這些可敬愛的同胞，我懷念這些陷在魔鬼手裏的善良的人們，松花江的流水，你能把我的衷曲送給他們嗎？

（載七月十一日東北日報）

## 從北平到秦皇島

子 午

華北在過去八年，恰如它的地形一樣，『大東亞化』的程度是介乎『滿洲國』和汪記『政府』之間。戰爭突然終止，雖然不乏善變之士，然而仍掩不住殘餘的『舊味』，從北平到天津，『到不少地方還有尖帽子的『皇軍』和穿黃軍服的『治安軍』——現在是改稱爲『新編九路軍』了，當然是『國民革命』的『九路軍』——全付戎裝，刀槍齊備地，盟軍和穿灰軍服的國軍，四位一體地『守護』着鐵路。這是華北的一面，也許不久就會消除；然而另一面的『繁榮』與『新氣象』，却還在方輿未艾。

在北平前門，王府井，東單，西單……一切熱鬧的市街，『吉普卡』橫衝直撞，三輪車上坐着酒醉飯飽的美軍，妖嬈似的女郎勾住洋丘八招搖過市，『交易所』和『咖啡館』、『酒巴間』是最時髦的新興事業！在天津的梨棧大街，『法租界』的綠牌電車道，中街……也是如此，英文學校知雨後春筍，這些大都市的表層，我們似乎已聽不到中國國民們的呻吟，的確，現在的『繁榮』，是比『大東亞圈』『榮』還高倍。

戰爭才結束的時候，物價便宜得不可想像，洋麵只賣到四十元左右一斤（偽幣），現在又漲到五百多了，這行市在華北是『空前』的，而且還決不會絕後，老百姓連用棒子麵（苞米）製的『窩頭』也吃不起了，（據說王克敏等在獄中有四個大饅頭『配給』，而他們竟對着『配給品』流淚，說是『悔不當初』。）北方今年已經下了三次雪，煤在飛漲，今年的年關，據說是八年來最難渡的一『關』，可是

在報上是看不出這種慘況的。報上用頭號字標題刊着：美軍的『不幸』，因為聖誕節沒有火雞，於是幾家鴨子店就利市百倍，也因此我們的聞人們和『各界』努力盡地主之誼，過陽曆年籌了一筆很大的款子，在慰勞盟友。至於人民呢，好在『救濟品』一到，總有辦法，八年也熬過了，譬如戰爭未了，再忍耐一下吧。

從天津搭小輪船到塘沽，河裏結滿了寸許厚的冰塊，沿途兩岸都是接連不斷的盟軍美國的船艦，載重機『格格……』地響着，物資的確豐富，堆積如山，可是華北的人民連有名無實的平價粉也沒有，當然這些起重機吊着的木箱和鐵筒不會是空箱空筒，而這些物資正是『軍需品』呢！要在夏天之前，盟邦有這些船艦載來無限軍需品，人民當然是竭誠歡迎的，可是現在却是用來『接收』的，用武器『接收』，當然又免不了戰爭，雖然砲聲離平津還有一些距離，然而誰能保得住明天的事呢？現在不是和平了嗎？老百姓們所希望的是和平，麵包和自由，不符合人民需要的『物資』，是不會受人民歡迎的。

小船因結冰，行駛奇慢，上午十一時離開天津『法國大橋』，到天黑才到塘沽，黑暗之中，好容易找到『腳行』，把行李搬上大船，已是飢寒交迫了（中午未進滴水）安頓好了行裝，想上岸找找飯店，順便觀光一下。

塘沽是一個小鎮，碼頭上，直看一排大樓，進街後，電炬雪明，相當熱鬧，『吉普卡』比人力車多，美國兵比中國兵多，還有迷人的爵士音樂在街上悠揚着，海上靜靜的，頗有詩意。我想找一家中國飯館吃飯，可是走了一段路，只有『咖啡館』和『酒巴間』（當然也有『交易所』）雖然沒有天津的『交通旅館』那種氣派，可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古舊的平房也裝飾着够『半美式』的資格

了，好容易找到一家小飯館，已是座滿了，據說，今天是有上海船到，平時，只有酒巴間才有這種盛況的。

吃完飯，在街上繞了一圈，已有九點多了，可是，現在的塘沽已成了『不夜鎮』了，真令人感到『建國』的迅速。

第二天早晨由塘沽駛秦皇島裝煤，因為船輕人少，所以雖然風浪不起，女客們也多在嘔吐不已，晚上在海面上拋錨一下，第三天早晨靠秦皇島。

秦皇島的美，是名不虛傳的，雖然冰結得很厚，然而離岸較遠的海水却未結冰，島上碼頭是新築的，整齊清潔，如堤岸一樣伸出海面，遠處羣山隱隱然環抱着這小島，碼頭上有電火車（日本式的）和火車，直通礦區，鐵道的對面是小山，山上有紅色的洋房，晚上才下過一場雪，把這小島更數得整齊。

秦皇島市區的面積比塘沽大得多，而且市容整齊，西式建築物（礦務局的多數），更使這小島顯得歐化，有山有海，有柏油路，有洋房，現在又有美國兵和吉普車，更是蔚為大觀，置身其中，你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的！

當然秦皇島也不例外，有無數鄉下佬和窮人，秦皇島的繁榮，過去築在『皇軍』的刀槍和人民的生命血汗上，現在是築在美國兵，吉普車，接收機關，咖啡室和窮人的血汗上的。很多地方我們能看出一些不調和的現象。譬如，我看見一輛『吉普卡』在柏油路上打圈子，東追西逐，一位鄉下老婆子，被嚇唬得忘了小脚，拼命地東跑西逃，地下雪未溶盡，險些兒滑了一交，於是我們的同胞們和盟友們都笑了。

挑煤的小工，似乎像個『印度的黑衣盜』，走近一看，多是面呈青色的，幾百個工人在挑着煤，很熟悉地從火車上扒下來，裝上筐，二人一筐拾到黑暗的艙裏，連接不斷，從早晨到晚上十時，我看他們只有用去一個小時吃完兩頓『飯』，這些人們，多來自鄉村，雖然他們的汗血支持了繁榮，可是與這繁榮的一切總是不調和的，不久以前，有幾個美軍在獵鬼的時候給鄉人暗殺，於是逼令村長在二十四小時內交出兇手，村長既是鄉下佬，當然辦不了這外交，於是，在第二十四小時零一分以後，用大砲轟平了村落，這是『膺懲』，『殺百做一』，鄉下老當然沒法可想。我踏上秦皇島就想到這些可憐的人們，看到挑煤工人，從那青菜色的，衰老的臉上看來，秦皇島的鄉下老是和善可親的，至少給扁平的村子上的住民，多數如此，然而我們的盟邦，却不留情地『教訓』了他們，當我想像到這些熟悉的，和善的臉正是無辜者們的臉譜時，我不禁要想哭了。

煤裝二天，我多半是躲在房間裏的，我不忍看那些『異國情調』，也不忍看那些青菜色的臉，秦皇島的山、海水、白雪、市街……固然是美的，然而已吸不起我玩的情緒來，有人說船要泊二天，可上北戴河去玩，我却希望早些起程。

在年底的夜裏，新月纖纖地凝視着海，岸上靜靜的，只有很少幾個工人，在閃爍的星光下，尖厲的寒風中，我們的船悄悄的離開了秦皇島。

走過頭等艙的門口，一間房門開了開來，一股強烈的呂宋雪茄味沖淡了腥味，一個高個子穿狐皮袍子的男人，對着另一個穿西裝的中年人說：『這次聽說上海美金又漲了，我悔不多帶五千，借債來買都是合算的……』。



# 我從青島來

紀雲龍

## 作爲美國軍港的青島

現在的青島是U S A牌軍火的集散地，是白五星飛機的大囤油庫，特別是許多灰色的兵艦頻繁往來於戒備森嚴的海港中。

從上海，連雲港或更遠的南方海口來的美國大批運輸艦泊于青島的「大港」。來自上海連雲港的所謂中國「軍用船」不但在航途中追隨着巨大的「盟邦」艦船，而且抵達青島後也和他們泊在一處，像雛鷄倚偎在母鷄的翼下一樣。現在許多中國的「軍用船」實際上就是「八一五」以前什麼「丸」的變名而已，不過在汪政府的時代，是籠罩在「客運」的面具下的「軍用」罷了。有一位海員向我這樣透露道：「其實我們從來何嘗商用過一次？小日本的時候是公開的走私，美國人來了！走私的公開，有什麼兩樣？」這裏的「走私」，他是指裝運軍用物資來說。據這位青島海員的看法：戰爭並未中斷，遲早還有仗打。

坐落在青島北郊沙灘上的飛機場，使人一見，發生最痛心的感想——那就是如下的四個字：殖民地化。

經常有四十架左右銀灰色的美國飛機停在場上（天空中從未斷過單翼機或水陸兩用機的隆隆），每架飛機的翼下塗着白五星，機身靠尾部的星記是用短粗的白線夾着。他們都傲然的曝於日下，任人

觀覽，在無恥的國民黨反動派官吏看來這樣也許會稱頌，然而，恰恰相反，青島人民每站在山坡街道上望時就增加更激憤的唾罵。

可以由此得到一個極強烈的印象：這兒是美國人的天下。飛機場的每一堵牆，每一建築無不塗着星條的圖案。近五百輛的吉普車和大卡車排列在高地上，據老百姓講，這是新運到的。

美國黑人及菲律賓人每日用十五—二十米突長的大載重車在市內輸送汽油和油罐。

火車站內外則充塞着滿載的車輛。站外是卡車，馬車，大板車；站內是客車，貨車，郵件車，煤車……但是，全都裝滿了大大小小的木箱，裏邊主要的是美國彈藥和啤酒。準備藉這條雖然僅沿北上百餘里的膠濟鐵路，火速運至反人民的內戰的前方。所以，走近車站像走近一顆將燃的巨大的爆炸物一樣，只要引線一燃完就要爆發。

## 美國兵的休憩所

至於美國士兵的生活：

上海『時代』雜誌在今年二月號上登載了伊戈斯的一幅漫畫，題名是『美國士兵在中國的工作之一——用金元灌漑酒吧間』，畫着一個美國士兵在澆滿園的松樹苗，苗上寫着，『酒吧間』的字樣。

青島的B&B真比雨後的松菌還要多，而美國士兵已經開始玩膩了，他們在青島找到了一個新的休憩所——掛着『歡迎外賓』（FOREIGNERS' WELCOME）招牌的中國妓館。

從馬路上拉中國姑娘上吉普車是屢見不鮮的事。

在青島人當中普遍流行這樣一個傳說：

『有一次一個官佐模樣的美國軍人喝醉了，坐在人力車（那兒沒有三輛車）上亂鬧，忽然看見一羣女學生走在路邊，他便抱上其中一個來，叫人力車趕快繼續走，女學生在他的腿上掙扎，但他用力抱住她……』

青島市街的記者逗留的幾天中，却始終保持着畸形的繁華，隨着兵艦，『軍用船』的不斷入港，廉價的洋麵，黃金，鴉片也輪進市場。『廉』是比較青島市價爲廉的意思，洋麵每袋售至十三萬僞幣，黃金每兩接近十三萬元，美金一元相當一千七百六十元，而『法幣』與僞幣的比值爲五比一。（編者按：現在幣值更低，黃金已突破二十萬元）

在舊年將臨的半個月中，這些『入口貨』刺激着市場。凡在美艦或『軍用船』上有着船位的，從『內地』來，到錦州或平津去的乘客都在自己的大小皮箱中塞滿了黃金、鴉片。

多數的美國軍人化一個美元可以在青島最豪華的旅社『亞細亞旅館』過一個『支那之夜』。這一個低廉的代價包括在夜深時有一次可口的夜餐和『頭等』美女的住宿。

美國士兵都喜歡買現中國綢緞做圍巾或繫在腰間，但是必須在上面繡着燦爛的花飾才能中意，許多投機商人雇來女工連夜趕做這項商品。奇妙的怪誕的花樣產生了。商人爲取媚於『盟邦』，繡了玲瓏的美國旗，有的繡了星條和國民黨交輝的圖案。旗的表現法是最流行最時髦的了。在除夕的前夜，一個美國水兵從一家日本商店裏搶走一塊尋了多日而最爲得意的黑緞，日本老婆追了出來，嘴中喊着可恥的協和話：『新交的不行！新交的不行！』，但無論如何她再也不要不回它了。據她和記者講，她並非向那美國水兵追索代價，只爲着黑緞上繡的乃是『日滿華三國協和』的交叉國旗。她後悔不該拿出這半年前的售品來，但外國人只知喜愛這東西。

青島美國人整日徹夜的陶醉在花天酒地裏，雖然如此，他們並不致疏忽幫助國民黨軍隊運送武裝彈藥到平津及東北去進行反人民內戰的職務，因為在美軍中還有着廣大的下等兵和殖民地種族人在專門從事勞動。

時常在殘冬的街角，在海軍陸戰隊的森嚴的營房的牆下，在泊着巨艦的港邊，看見一些苦喪着臉的沉默的美國士兵。他們最深刻的表情是無言，發呆，他們是想念家鄉嗎？還是對這種瘋狂的無人道義的幫助中國統治階層屠殺中國人民的行爲發生了懷疑呢？他們確實應該發問：『他們在中國的國土上幹的全是些什麼勾當？』

### 『接收』給人民帶來了什麼

從內地來到東北華北的大批接收人員都要在青島換船。（只有最少數的所謂『大員』，一萬人裏或者只能有一個這樣的，可以跟隨美艦或實際上就是爲裝運這類人物的『救總署的麵粉船直去天津。』）牌子碩點的可以搭起飛機。一般的都乘『軍用船』至天津或秦皇島。

大批的軍隊，過青島時，則關鎖在美輸送艦隊的巨艙中，他們不在青島停留，而在青島的十裡以外悄然地滑過。中國的士兵們被用新式武器裝備而火速地開往烽火連天的東北內戰前綫。他們連觀賞一下早春青島的景色的自由都沒有，即或有偷爬到甲板上來的，在十裡以外看美好的青島，也只一片沉黑煙霧而已。

在青島市內，他們的弟兄們又何嘗自由？何嘗快樂？他們之中不是很多已經厭倦了它嗎？他們穿着美國的衣服，用着美國的槍砲，在執行國民黨反動派屠殺人民的任務，遭到全國人民的痛恨。在這

兒他們是最孤立的無援的『勝利者』呵！

陸軍第九十二軍的司令部雖然設於市內，但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部隊却已藉着美軍的協助在秦皇島登陸開赴錦州了。實際上在青島擔任警戒任務的只有頑僞合編的新八軍，他們的標語雖然高唱着『千里跋涉』，其實他們却只比記者早五天到青島；在上海會做過倉促的改革，其中的僞軍部份仍係匯集豫皖蘇各省殘餘的『汪記』『和平建國軍』而成。

有一個叫做吳廣才的戰士，他是最近才從徐州開到北平，又『因公』返連雲港的第四軍所屬，據他和記者談。

『我們原在孫殿英孫司令底下當差，那就不用說了，當一名漢奸。我是二團的，我有個親戚——是個內親——在七團。中央一過來，我們同時調到上海的；他編了新八軍，我變成第四軍的人，到北平去了。他現在聽說到了即墨，還是打八路，在青島的店裏他給我捎過一封信。』

呵『中央』來了！

記者係三月一日抵即墨城。（在青島以北，距青市九十里）那天適值有大集，沿途擔貨趕集的老鄉絡繹不絕。記者走到離城兩三里時，忽聞遠處有槍聲，老鄉們似乎還沒查覺，但過了一會機槍聲大作，行人有的就停了或往回跑，然而大部份還向縣城緊走。這時密切的機槍聲在撈山腳下發作，有人斷定了：是『中央』。

這一斷語竟使男女的鄉民瘋狂的奔跑起來了，好像假使不是『中央』，還沒是什麼值得可怕的。老百姓的慌亂的奔流被一隊突然出現的黃棉襖戰士割斷了，呵，我認得他們！我熟悉他們。他們

是山東人民的衛士，光榮的膠東子弟兵們！

戰士們問明發槍的方向，就按照老百姓的指點伏腰奔上前去了。

不久從南方，從青島方向飛來一隻「白星」的飛機。

但是直到走近城衙，記者都在傾聽着相擊的槍聲。

記者和老百姓一樣，心中默禱自己的武裝——英勇八路軍的自衛勝利！

當時據老百姓的痛訴：「自從一月十三日講和到今天，過來打咱們人不止八次了。講好不過咱們封鎖溝，還是不死心。」

## 吳 廣 才

可是，不容否認，新八軍的戰鬥素質是極可憐的，他們過去雖然都是反共摩擦的老手，僅僅在去年八一五解放之前，他們還是從兩個陣地，互相配合，夾擊八路軍和新四軍，但是他們却都是一羣「敗將」。同時，由於八路軍在戰鬥中不斷給他們上「政治課」的影響，他們自知自己乃是莫大的民族罪人，人民公敵，在解放後，重見於一邊是保衛和平而戰，一邊是破壞和平的內戰者，會使他們自覺羞慚。

前面提到的那個吳廣才即曾坦白地和記者承認過……「一句話，我們這都是老百姓所說的兵油子，這就全有啦……，你想，我從十三歲就跟着張大帥當兵，也打過喜峯口，又當過中央軍，過後就順了「建國軍」，跟着孫殿英孫司令。

「全部是一樣，反正吃的當兵的飯，不過後來就不同了，一句話，腦子大改良：人家這個，（留

意着周圍，用隱蔽在腰間右手比畫「八」的樣子）在砲樓子底下給咱們上課，講中國抗戰的道理。」

## 招商局的「軍用船」逼死活人

吳廣才和記者談到國民黨內部的腐敗。

「到青島來的中央人只抓東西，他們管你什麼挨凍受罪的老百姓呀！青島的大小輪船公司統歸招商局接收啦，知道國營招商局嗎，就在司令部對面的大樓，簡直像皇宮內院一樣，站着門崗，鄉下老你就上不去台階。」

「輪船每天都往天津開，有的上邊就坐一兩個大官，昨天「海瑞」就他媽拉臭×開大活啦。坐的是此地方的海軍司令跟他的家眷。他剛從徐州連雲港那面來。咳！就不用說啦！簡直是給人家海軍司令搬家囉！一句話：三百箱子黃的黑的還說什麼呀！」

「看看客店裏困在青島的，有多少口子……」

記者知道所謂「國營招商局」者，自從接收了青島的全部航船以後，流落青市的人民反而不能歸家，有的無時不在坐以待斃。

招商局規定了一紙旅行章程，強令每個旅行者必須遵守，依照那裏邊的條款，旅客必須在每月指定的日期同時一併交納本人像片五枚，二家商號保證書一紙及船票七千五百元（一律使用法幣），換取編號登記證，而過五百號者等於無效。

然而，收納了你的票款，人身證據，國營招商局並不能為你保證船隻的有無和開船日期，焦急的老鄉們，每日廢寢忘食，蹲守在青島海濱，好容易看見有船入港（所有在青島入港的中國船隻，皆

屬國營招商局管制者)，但去詢問時，俱係『軍用』。那些不停息的船很快的裝上掠奪者們的滿艙箱籠，又駛進那蒼茫的、轟響的、翻騰的大海中去了。舊歷正月初三，青島正是萬家燈火，『歌舞昇平』，顯貴們狂歡的時候，在河南路一家最低廉的客棧——中華旅社後院發現了青年男屍一具。後來有人以其懷中物證實這青年是半月前從天津來到青島，至九十二軍司令部尋找他的哥哥，但他哥哥已開赴秦皇島了，他舉目無親，腰裏除已交付招商局的票款之外，連店錢都沒有了，最近他到招商局問船時，問事處說要到下月份『挨個兒』，他深受刺激，乃自縊而死。

### 青島人渴望和平

舊曆除夕，青島全市的商民大都接到兩份性質類似的傳單，在那裏面詳盡地暴露了國民黨統治者接收青島後給青島人民帶來如何嚴重的災難痛苦，特別令人切齒激憤的是國民黨好戰份子不但以青島為轉運站運輸大批美化部隊到解放的東北去進行新的大規模內戰，而且同時還以青島為基地，用精良的武裝配備給收編的偽軍向膠東人民和人民武裝展開瘋狂的進攻。

一般市民對於傳單中號召全體膠東人民起來制止分裂，制止內戰，擁護和平，擁護政協決議的呼聲非常同意，一致表示響應它，像解放區的同胞一樣。



## 美國人在天津

紀雲龍

記者在今年四月二日才離開天津，這裏僅將美國人在天津的一些活動介紹在下面：

和上海、青島、秦皇島一樣，塘沽海防是全然由美海軍擔任的。假如用外國帝國主義所常用的語彙，這就叫做『保護』。灰色巨大的軍艦集泊在浮着大冰塊的港內，「它們是太擁擠了，連海裏的魚類都沒法在港邊生存。」十哩以內的海面，則整個漂着一層閃澤的油。

除了經常駐防的驅逐艦，戰鬪艦等之外，還有三天兩日不斷到來的輸送艦隊，在那些艦船的巨艙裏，就滿載着從很遠很遠的雲南、四川裝來，預備在這裏登岸，毫不停留，立即由北寧鐵路，運往東北去的『美化中央軍』。

這一條——從馬來半島到天津——漫長的海岸綫，自『八一五』以來，就成爲美帝國主義幫助中國反動派準備內戰的重要輸送綫。已經有七個完全美裝的中央軍，這樣運送，抵達了東北內戰前綫；更多的精銳還在魚貫而來。

無數在抗戰最後二年（四三、四四）才訓練好的『國軍』，現正從三條路線往上海集中：長江的江輪、新加坡航路、和不完整的隴海鐵路。這些內地交通線除了運兵、運『接收人員』而外，一切運輸一概禁止。從上海分成了兩條航線：一條直放秦皇島，一條去天津；但他們登陸後，則一同搭由美軍警備的北寧路，開赴錦州。而這些專門用作打內戰的軍隊，其大部，在抗戰期間並未用於抗日，雖然他們曾爲了抗日，甘願受美軍官的訓練。

會包含恒在平津的咽喉——塘沽是由今天的美國人代替了舊日的日本人，既便在作爲水陸碼頭的天津在不然？從北平到秦皇島的這段北寧路，兩側充滿了像鴉片一般的鋼板地堡。其沿途電話的裝設」呈要也由美國兵担負。

日戎役”

### 在美國大卡車蹂躪下的人權

天津，在美軍協助接收九個月後的今天，幾乎就淪爲美國的「殖民地」了。

到處是成羣結隊的美國兵遊逛馬路，嘴裏不斷曬着新的『協和語』：哈囉！頂好！學員可見飛馳的吉普車和十輪大卡車，它們專向梨園、東馬路、官銀號一帶最熱鬧的地方衝撞，老百姓一見就嚇然四散，但到時當從跑不快的小童或老人身上碾過，然後揚長而去。

### 記者親眼看見過這樣一個慘案

在榮發勸業場門前，每日都有幾千人流動。（富有者把那兒叫『小巴黎』）那天有兩輛載着汽油的卡車互相追逐着跑來。它們的主人似乎開了一個很久的玩笑，必須在這裏追上才能使這玩笑結束。成百成千的老百姓緊攏着自己的生命散開來了，另剩下兩個嚇昏的鄉下孩子。男孩子躲過了前輪，却碾死在後一輛的輪下；女孩子想轉回來搶救，被左邊的五隻大輪壓過。

卡車若無其事地走遠了，它們的主人的輿論已經盡了。

在勸業場門前，無數老百姓圍着那位老太婆，她痛叫着孩子們的小名，爲他孫女壓出來的腸子理回肚裏去。羣衆都憤恨的質問警察爲什麼不管，警察只重複着說：『友邦的車！友邦的車！怎麼敢攔

他！』

在官銀號我又曾目睹一個失業的快要餓死的青年被卡車壓死，他是接收大員來後，被從化學工廠驅逐出來的，那廠接收後宣佈凡『偽時代的中國技術人員』一律免職，但這樣却保全了日本技師的存在。

中國同胞在美國人的眼中簡直就沒有人的權利。隨時隨地，他們都出動帶篷汽車檢查行人。主要地他們想從老百姓當中來區別誰是那隱藏的『八路』，他們和過去的日本鬼子一樣，公開地防制『八路』在天津的出入。

四郊用柵欄堵的崗口，站着裝束完全相同的美軍和拿廷芳的部下。他們共同用自動步槍替中國老百姓戒備着他們預想中的『匪軍來襲』。他們想盡一切辦法，爲在天津羣衆中間對中國共產黨造成一個惡烈的輿論。可是，大家對於八路軍的認識却正如其反：天津人盛讚八路軍是抗戰有功的軍隊，而且力量非常大，打算消滅它則不是容易事情。四郊的鄉民對這一認識尤其強烈。他們向我們這樣講：『在天津街上老八爺有的是！』意思就是說，任你怎麼樣也是斬不盡殺不絕的。

天津羣衆永遠不忘『八路軍辦事處』的被抄，那是美國人和國民黨反動派幹的勾當，而且主要是美國人的意思。

輸一轆他們共同策動之下，於三月中所舉行的『反蘇遊行』更暴露他們對中國人民的朋友——世界法軍警備敵人的莫大忌恨，但是他們愈是向人民施行鎮壓，人民的反抗便愈激烈。就在那一冷落失敗然他們蘇遊行』中，就出現了出人意料的反對美帝國主義行動的標語。在陸續不斷的幾個學生、工人

會包含反對美帝國主義陰謀的字眼兒，但這意思却顯然共鳴在每個學生、每個工人的心中。

在北倉、牆子河、老西開、佟樓一帶，鄉間的老百姓若想像進城就必須將「八一五」以前的「居住證」呈遞給服裝相同的中美崗哨去檢驗。市內學生所唱的「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出城投八路」的歌謠，已經喚起統治者的極大注意。他們一致表示不叫我們中國人到解放區去。

廿年以來，國民黨賣國頭子蔣介石倚靠外國帝國主義尤其美國的協助對中國人民所進行的剝殺的經驗，即是不叫人民的軍隊和人民結合在一起，而他們已經結合在一起的地方就要「盡速滅絕」。

但是，究竟，我們人民用巨大的犧牲換得的勝利果實，應該屬於天津人民的天津市，爲什麼在戰後反而招來了美國軍隊的駐防呢？同時，我們看到，加在天津人民身上的新的統治，和日本鬼子時代並沒有什麼兩樣，不過是換了統治的主人。解放後九個月以來的天津。既然沒有人權可言，那裏又談得上解放呵！

## 他們在天津的獸行

天津的「吉普車」，如重慶、上海、青島的一樣，給中國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和恐怖。「吉普車」在中國差不多成了一個普遍的恐怖的名詞！

美國兵坐在車裏向沿街的行人喊着：「哈囉！頂好！」雖然是「快樂」的聲調却引起中國人的驚懼。已經變成慣常的事情！姑娘們一聽到就從胡同或院落裏逃奔。假如不躲藏，就有被他們的毛手抱上重去的危險，美國兵就像野獸一樣的兇惡。

我目擊過下面這樣的事實：

有一輛吉普車忽然在大經路的市政府門前停住了。那個癡笑的美國兵一下車來好像找尋什麼失物似地，在馬路中間轉來轉去。後來他從車上抓了一把糖果，往地上一撒，便聚來一羣小孩子。孩子們向他喊哈囉，他答應頂好，很多人停在近旁看。那時已是四月天氣，姑娘們已經穿上耀目的馬甲了，兩個紅馬甲的閃耀映入美國水兵的眼簾，他就立即向她們叫了一聲『頂好』，並用手式比著請她們上車，他們自然表示拒絕，但他非叫她們上車不可。正在這時來了另一隻吉普，下來一個官佐模樣的美國人，右臂上有M、O（美軍宣傳隊）的符號。他打了那水兵一耳光，申斥他一頓，但却把那姑娘拉上自己的車，跑去了。

在天津，美陸戰隊一部份軍人已經將梨棧最大的惠中旅館劃為「軍用」。原在那六層樓的大建築中寄宿的神女、暗娼、交際花、舞星們成了美軍人的伴宿者。他們就是具有民族觀念，打算逃脫都不可能，這些多年以來喘息在舊社會的底層上的，自全國各處流浪浪蕩而來無家無親的工人們，現在變成美國兵營的公用洩慾器了，在天津的美國兵時常開中國人買春宮、買春藥、買防禦梅毒的工具。

下面的一幕是天津的家破戶曉的耻辱：

某日下午，一個很可憐的小姑娘，裸着身體從惠中旅館跑了出來，她像過着魔多一樣狂亂地鑽在人群裏，哭喊着求援，最後跑到十字路口的崗位上大家才看清她除了用一塊布包着下體是一絲未掛。但不一會兒的工夫她又被迫連她的惡狼抓回去了，大家有目共睹：那是一個光着屁股，披着大衣的無耻的美國軍人。

像這些難忍再述的可耻行爲都不過是美國軍人在天津的小小的玩樂罷了；他們更大的趣味，更大的目的，更大的殘忍，更大的罪惡還不是在這些餘事上面。

他們的更大的嗜好藉口解除在日軍武裝幫助中國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動派進行內戰，來屠殺中國老百姓，剷滅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

### 他們的陰謀是什麼

今日美國人在天津的活動證明美國在抗戰期間所宣佈的『撤消在華治外法權』是頂大的欺騙。美海軍陸戰隊迄今並未放棄在太平洋戰爭以前在天津所據有的『美國營盤』，記者離開天津的當時，所謂早日的『美國營盤』還駐有大批的隊伍、車輛、馬匹、勞工、各種軍需品；擁擠得不堪，堵塞了官廠的馬路。

在老龍頭、新站、西站三個火車站附近都有美軍的倉庫及新建築中的貨場。

法租界老西開和毗連的英租界塘子河一帶的大建築都駐了美軍。東亞、仁立兩個毛線公司後邊綿延幾里長的新興住宅區（那兒多係一座座修着『山莊』或『別墅』牌坊的三層建築）一時變成了美軍的『官舍』地帶。在英租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都有他們臨時佔據的營房。至於天津四郊築有工事的那些兵營則多不待言了，而那些，一般的都是與余延芳的部隊和夥住著的，舊意國領事館也不用講，變成白種人的官邸，意界河沿的回力球賭場由美方『接受』，當作給美國軍人消遣的另一種場所。

至於沿着白河岸一直連到大直沽的那些大倉庫，其接受與警備的責任均由中美雙方分担。

很多僅僅在『八一五』解放之前還是親日反共最出力的白俄浪人們仍安居在天津，他們的妻室，女兒則當做酒館的女招待，娼寮的妓女餵養着美國人的色慾，而美國兵為購買她們的肉體和歡笑是不惜掏出大把的金元來的。當我離津時，據說，美國人已經開始用蔣介石發給他們的關金消費了。

天津受着飢寒交迫的大多數羣衆曾經組織起來，幾次上書於市長張廷諤，要求開放那些從敵人手  
中接收過來的大倉庫。老百姓都知道那裏邊所囤積的都是從中國老百姓榨取了八年，都快要生霉了的  
食糧和布疋。但是，任你如何籲求，張廷諤他死也不肯開放，以之散發給窮人呵。

不只一兩個目擊者告訴記者，連馬車工人都親自和我講過底下這個故事，在大直沽，有一座倉庫  
裏的白麵，在一個無月的深夜全部拉空，運至一些『大人』們的『別墅』裏去了。其中有三馬車在半  
途被押車的美國兵及九十四軍的某副官拉到另外一個中國人家裏，在那兒，用二箱紙幣售出，幾個人  
夥分了。

所謂『目的在於解除日本武裝並遣送日俘歸國』的美海軍陸戰隊，在天津，截至四月二日爲止，  
不但仍飼養着大批日俘在集中營，並且還允許一些特殊、不受武裝解除的干涉的日本軍人散步在市街  
上。同時，也都爲天津羣衆所看到的，中美軍會驅使這些日本軍人到天津野外去進行有計劃的『匪  
類』之肅清。

實際上天津的老百姓也都懂的清清楚楚：『盟邦』美國對我們中國的這種『保護』以及『遣送日  
俘』的藉口，不過是爲了更容易來幫助中國統治階級進行慘殺中國人民的內戰，以便在內戰中，實現  
它殖民地中國的陰謀。

（載七月二日東北日報）

# 上海——美國人的世界

曉風

抗戰勝利了，許多人想回到他們自己的家園，我也很想回到上海去看看：上海在敵僞統治了幾年之後。變成了怎樣呢？再不會像過去一樣，受着外國人的欺負了吧？我是懷着這樣的心思，在四月中旬搭乘美國飛機，由重慶飛到了上海，在上海將近住了兩月，七月初回到了解放區。上海究竟是怎樣呢？許多人向我問，我不覺有些慘然！我只得告訴他們說：上海變成美國人的世界了！下面許多事情就可以證明着。

我乘坐的飛機，是在午夜降落在上海江灣附近的飛機場上。這飛機場雖則位置在中國的地圖上。但是我們下機的時候，接我們的是美國汽車，開汽車的是美國人，搬行李的是美國人，在飛機場上的工作人員甚至站崗放哨的都是美國人。美國的汽車，美國的飛機，美國的一切設備。我疑心我已經到了美國了。一直到汽車開到我熟悉的街道上時我才相信我的確到了上海。

時間是午夜，上海已進入戒嚴的時候，街道上冷清清的，偶而有一兩個哨兵走過，但我們的汽車通行無阻，雖則汽車上沒粘有什麼通行證；爲什麼沒有人來查問我們呢？我覺得奇怪，後來我想起來了，在汽車的前面放着一個高鼻子，這不是很好的通行證嗎！

汽車開到我所要去的地方停下來，汽車就回去了，我爲了找尋住址，把行李放在馬路旁一些時



候。來了一位哨兵，他問我從那裏來的？我告訴他是從重慶乘美國人的飛機來的。他就唯唯連聲的說對不起，敬禮而退，我很奇怪，他爲什麼要這樣的怕我呢？後來和親戚們談起，才知道，上海人怕兩種人，一種是天上飛下來的重慶人，一種是地下鑽出來的本地人，那哨兵以爲我是前一種人，而且又是坐美國飛機來的了不起的大員呀！

抗戰勝利以後，美國人初到上海，上海人抱着熱烈親切的心去歡迎他們。不論在馬路上，在咖啡店，在跳舞場，上海人願意和他們一起玩，一起吃。少女們向他們獻着鮮花，但是現在的上海人，一提起美國人時就頭痛，被口說開。這其爲了什麼呢？親戚們嘆了一口氣告訴我說：「美國人到了上海之後，不把中國人當人，他們到處玩女人，搶東西，他們的汽車衝撞擁擠的向中國人身上開過去；在過去一個時候，美國人駕了吉普車出來，開到了兩大公司門前，看見了漂亮的女人，就懷老鷹抓小雞一樣的抓上吉普車，疾馳而去！等那女人從警署出來時，已經不像人樣了！現在我服務的紅十字醫院中，正醫治着這樣的女人。」

有一天，電車上坐了一個小孩，他的手伸在窗外，一部美軍的士倫大卡車和電車擦肩而過，小孩的手就被切下來，鮮血流滿了座位，有一次一個女人竟在同樣情形下被切去了半邊腦袋。

有一次一個美國水兵在愛多亞路上搶一個女人的手錶！那女人大呼救命，許多中國人上去講理，那水兵居然拔出手槍，想對大家射擊。諸如此類的事情多得很呢！

聽了親戚的話，我開始注意起美國人了。一天黃昏，我和姑母，表姐妹在東路大光明看電影出來，大羣的水兵，喝醉了酒，東倒西歪走着唱着淫蕩的歌，看見中國人就用腳踢，用鞭子打，這時馬路上的秩序大亂，人們到處的奔跑，我姑母帶了我和表姐妹就走，忽然轟的一聲，在我表姐妹的腳下開

了花；把我們嚇了一跳，回頭一看，幾個水兵拍手大笑，原來是這些水兵們摔的紙砲；他們就這樣的向女人們開玩笑。

上海南京路跑馬場，自從租界收回之後，就改為公共體育場，蔣介石會在這裏接見過上海市民，發表過激昂的演說，慶祝中國收回了租界，收回了中國的主權，但現在這裏的旗桿上，飛揚的却是美國旗，在高大的樓房裏住着的，也是美國人，他們脫光了衣服，只穿了一條短褲，坐在窗戶上，向行人，尤其是女人們，投擲香蕉皮，喊着『赫羅』和『頂好』。

南京路及霞飛路（現在改為林森路）的階沿上，放著一些玻璃櫃子，櫃子裏盡是一些美國貨。有玻璃梳子，有美國香烟，有巧克力口香糖，賣價很便宜。美軍從兵營裏拿出這些貨物，賣給這些小販。可是常有這樣的事；前面兩三個美軍東西賣給小販之後，後面又來了三四個美國兵說：『這些貨物是軍用品，要沒收。』於是把櫃子裏所有的東西馬上又都拿走了。

上海車輛非常多，大街上指揮交通的工具是紅綠燈，紅燈一亮車子都得停下來；等到綠燈亮了才能過去，美國人真會開玩笑，有一次在南京路口，一輛人力車上坐著一位女郎，和一輛美國人的吉普車並肩的停著，等候綠燈的開啓，吉普車上的大手抓住了人力車杆，綠燈亮了，吉普車走了，大手死死抓住人力車不放，人力車跟著吉普車飛跑，車上女人嚇得面如土色，最後大手放掉了人力車，人力車夫禁不住車，連人帶車撞到別一輛汽車上去了，對於這些事情，好心腸的人，曾經質問崗警，爲什麼不管？警察也反問道：『友邦的人，我們管得了嗎？』

在許多熱鬧的商店大公司的門口，貼著大減價的廣告，在玻璃窗裏面放著五顏六色的貨品，有化粧品，有日用品，有玻璃襪子，有玻璃鞋子，和玻璃褲帶，一切價廉物美的東西，都標著美國製

的字樣，國貨兩字很不多見，你進去買這些東西時，那價格不用法幣，而用美金來計算，一雙襪子美金幾元，一隻手錶一支水筆，美金幾十元，美國的香烟吉士牌，駱駝牌，只賣法幣六七百元一匣，國貨香烟高樂牌也賣同等的價錢，美國蜜橘只賣法幣三百元一隻，而重慶來的橘子要賣五百元一隻，國貨線襪要賣一千元一雙，而美國線襪只賣八百元一雙。這樣人們都去吸美國烟，吃美國橘子，穿美國襪子了。上海美國西服七八萬元一套就很好的了，而到西服店去定做一套，光工資就得五萬元，加上布料要十六七萬元，還比不上美國的布料，西服店的老闆只好去販一些現成的美國西服來賣。接着工人失業了，他們向老闆要求工作得不到要領。遷怒到美國服身上去，他們把墨水洒在西服上，搗毀了櫥窗門面。美國的貨物就這樣的在挑撥着上海的勞資糾紛，壓迫着工人們失業，壓迫着民族工業破產，政府呢！未能利用關稅來限制美貨的進口，因為海關稅務司是外國人，相反的宋美齡曾從美國運到五船貨物免稅進口，而民族工業呢，他們的貨物從內地運到上海去，關卡林立，聽說從蕪湖運一担米到上海，要經過三十二處關卡，一匹布上面要證十二種稅，什麼教育捐，保甲捐，辦公捐，正稅，附加，名目繁多到記起來會把頭漲大。

上海許多電影院給國民黨接收去了，有的電影院如大光明，大上海，大華等都歸美商經營，幾乎所有的電影院都演着美國影片，內容却是宣傳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不是說美國好，就是表現一些香豔肉感的鏡頭，一張美國片『出水芙蓉』在大華電影院開演，賣座三個月，場場客滿，戲院除去百分之五十的捐稅，及一切開支外，淨賺兩萬萬元，美國人就這樣的在麻醉我們人民的意志。

我走到南京路外灘去看了一下，自由女神像依然高聳雲霄，黃浦江邊仍舊鬧洋洋的，『吶嘯』聲不絕，工人們起運着美國的貨物，黃浦江中停泊着許多的兵艦，扯着美國旗幟，砲口對着上海，我

彷彿的記起了九年以前的情景，不是一樣嗎？不過那是工人們肩的日本貨，兵艦上扯的是日本旗而已。

恥辱呀！災難深重的祖國，我爲了你，離別了家鄉，別離了父母親友。爲了你的解放，許多的朋友同志死在戰場，許多的上海人流離失所，三十萬的同胞被屠殺在南京，無數的將士流盡了最後的血，在江灣，在大場，在這黃浦江上，在這裏的電綫木上不是會掛過同胞們的頭嗎？在這自由女神像下不是會死過一堆一堆的愛國志士嗎？一位愛國的女郎不是就在這裏被活活的燒死嗎？但是這一切，換來了什麼呢？難道就爲的這些美國的兵艦，美國的旗嗎？

（載九月二十九日東北日報）

## 美國軍隊在重慶

西洋人比東洋人活潑，差不多見過西洋人的人無不這樣感覺。

我在重慶的時候，也深深感到這比較是對的。在重慶的美國人的確表現得相當活潑。這一來到不要緊，却給『中央』政府當局解脫了很大解答問題時的窘迫。

重慶是個山城，能走汽車的街道祇有幾條，而且都是上崗下坡的馬路。所以，對汽車速度的控制很嚴。可是，美軍的汽車——吉普車向來不管這一套，及他們汽車又結實又快，滿街亂跑亂衝，所以鬧出事件，不斷發生。

獨山失守後，替他們警衛重慶的美軍又來得更多，鬧出事件也隨之增多。報紙上不願報導，市政當局亦不斷解釋：『這都是因為美國人太活潑，不要次。太叫，免生誤會！』

真是『天哪！』

後來，竟有一次鬧倒某要人家的汽車，這才惹起交通總局和美國駐華陸軍總部交涉。美國的解答是：『中國是左側通行，美國是右側通行當然會鬧了？』遭到使當局頓開茅塞：『那靠右側行！』

美軍在街上買東西的時候，多不按價碼給錢，向他討時，他便拊指一按，大笑說：『頂好。』報紙也曾報導過，官方的解釋是：『美國人活潑，最和我們開玩笑！』天曉得這是一開玩笑！

爲了國際觀瞻起見，重慶是禁止『公娼』的。但是掛着『非盟軍人員不准進入』牌子的『盟軍招待所』裏却充滿了花枝招展的四川小姐，給『非盟軍』以外的『人員』備用。所謂『吉普女郎』，就

是這些『爲國捐軀』的『外交娼妓』們隨『盟軍』坐汽車外遊時的稱號。

也隨獨山的淪陷，重慶美軍增多，這些『外交娼妓』不敷分配，那麼，『盟軍』便自己坐車去找，看中誰算誰。有一次星期日，我到沙坪壩重慶大學找一個同學，散步在小龍坎到歌樂山的路上，從後邊來了一輛吉普車，把我們前面二百公尺左右的兩個女人拖到車上拉去了。這是我第一次親自看到的！

那個朋友告訴我說：『在這條路上，這是常事。美軍兵營在白石驛，所以他們常從這道到城裏去。』他又說：『在路上撞幾算好的，時常晚上就把車開到我們學校裏去，得手便拉兩個女同學走！』

又有一次，文萃半月刊總編輯××從歌樂山到我們那裏，他的談話裏有這一段：

『××的太太，領着小孩子散步，被美軍拉走了，去了一個禮拜才放回來，給了兩個金鎊。可是回來就到醫院裏去了……』

又有一次，從成都四川大學來了一個老朋友。在大家談起『吉普女郎』的事情時，他說：『成都的華西壩已經變成了美軍的遊園，女同學被搞的簡直不成樣子……』（成都華西壩是成都的風景區和教育區，有芙蓉、協和、金陵、燕京等教會大學都在該地方）

關於這事情，最初報紙幾乎每天登載，但經重慶市長賀耀組發表談話後，報章再不敢報導了。他的談話內容是這樣：

『近來各報紙……；這本來不算什麼嚴重的事情，這是由於美軍生性活潑，類似一開玩笑的運動。這樣『言過其實』的宣揚，顯係在破壞中美邦交……』云云

這種自欺欺人的談法，使我憶起了我剛到重慶時，一位日本反戰同盟的朋友的話：

『日本是赤裸裸的侵略中國這是不容疑問的，可是，美國對中國的居心何在？』

昨天，我看到由北平來齊市某名記者的談話，使我知道北平也『重慶化』了，我到過武漢，到過上海，那裏也都重慶化了。可知在國民黨統治區到處都『重慶化』了。因為與之俱來的就是美國人。受了十四年殖民地奴役壓榨之苦的東北同胞們，對此就將到來的第二次『九一八』，我們不能坐視了！

（載七月七日東北日報）

# 憤怒的浪潮

張香山

——記北平學生反對美軍暴行的運動——

當北平國民黨高級官員們正忙於商議如何使得駐平美軍稱心滿意渡過聖誕節的時候，一幕極其醜惡的美軍強姦暴行就在聖誕節的前夕發生了。被強姦的是北大先修班的一個十九歲的女學生沈×，她是一個名門閨秀，復員到平不及一月。

這一暴行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憤怒，愛國的青年學生界完全沸騰了。翌日北大、燕京、清華、中法等各大學校的牆壁上立刻貼滿了成千成百學生簽名的抗議書，消息彙錄和標語，『滾，滾，滾，滾！美軍滾出中國去！』的呼聲響徹了各個學校。北大各社團、各系級的代表，在廿六日晚集議，成立了『抗議美軍暴行籌備會』，當即決定卅日舉行罷課示威遊行，抗議此種獸行，要求撤退美軍。燕大、清華廿九日晚上都由自治會召開同學大會，學生一致提出卅日停課進城遊行示威的要求。在場的人都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樣的中法、輔仁、朝陽、交院同學們也都熱烈的作了一致行動的決定。抗議的怒潮一分鐘一分鐘高漲起來了。

但與此相反，國民黨當局對於美軍此種獸行却百般辯飾，對於學生的正義行動無恥的加以破壞。當天晚上由警察局發出禁登此項新聞的命令，第二天發出此項新聞稿的亞光通訊社記者遭受秘密逮捕，發出此項消息的兩家報紙——新民報、世界日報編輯被警察局長潘永成叫去大加申斥，說：『陸



戰隊叫我負責不發這個消息，你們爲什麼發了？」並污衊沈×不是好女人。第二天還通過中央社和時報社發出：『沈女士似非良家女子』，『美兵是否與沈女士認識，須加以調查。』『沈係在影院和美兵搭訕上，』等喪盡良心的謊言，而平市長何思源竟無恥的說：『沈女士經檢查結果，處女膜未十分破，故美軍強姦未遂。』最惡毒的，沈某被強姦後，警察局派人前往，不僅不予被辱者任何安慰，且施以毒打，以可恥的下流手段百般侮辱。沈某姐夫在北平某處任要職，怒不可遏，出面處理此事，但是警察的壓迫來了，不許他聲張，當風聞他要招待新聞記者時，警察局警告他：『假使這樣作將會有不好的結果。』

當局知道了學生們要有大的行動，趕忙組織一批特務來破壞。廿九日北大一抗議美軍暴行籌備會一開會時，三百多個頭戴瓜皮帽、口銜香烟、腰掛手槍、嘴佩北大校徽，自稱是『中國大學、華北學院學生』的特務份子，進來搗亂，大聲叫喊：『被強姦之女生擾亂北平治安，應予嚴行懲罰。』『抗議美軍暴行委員會的人是民族敗類一等，北大校內特務份子貼出一張叫『情報網』的牆報說：『沈某是延安派來誘惑美軍的。』這消息立即把全體同學激怒到極點，他們在那些『情報網』上批道：『美軍是你爸爸嗎？假使你的姐姐，你的母親被美軍強姦，你也說她是延安派來誘惑美軍的嗎？』這些醜行也激怒了北大教授們，他們因此反而更加同情全體同學的正義行動，決定卅號自動不上課，支援他們。

卅號的上午，警察局的水龍準備好了，特務滿佈各校，大街上增添了崗哨，美國兵營的牆上也新安置上機關槍。但這並沒有嚇退任何一個人，三萬人的隊伍浩浩蕩蕩的出發了。整個北平市爲『抗議美軍暴行』，『立即撤退駐華美軍』的呼聲所震撼。學生們高唱『打倒列強』曲子所譜的『撤退美軍』

歌，成千成萬的圍觀羣衆報以熱烈鼓掌，控訴美軍暴行的傳單迅速的傳達在市民的手裏，柏油路上寫上斗大的『要求美軍撤退』的標語，街道建築物上、電車上、公共汽車上、甚至十一戰區司令部一個中將坐的小汽車上，都被貼滿了標語。遊行隊伍二時抵達執行部門口，國民黨的憲兵慌忙閉上了大門，學生們在牆外大喊：『美軍滾出中國去！』一個美兵從樓上窗戶伸頭看，一個學生用英語喊：『回家去，中國不要你！』接着幾千學生齊呼。××將軍的助手正被關在大門外，學生們齊手指着他：『請你也滾出中國去！』執行部門匾上寫上了『我們不要美軍』的標語，美記者斯締威爾在忙着攝影，學生們要求他忠實報導。

隊伍走到沈同學被強姦的東單廣場，停留良久，經過國民黨勵志社時，勵志社的國民黨官員們正在頤和園大宴美軍，以示『慰藉』。學生們有知道此事的，立即在勵志社的招牌上寫上『請美軍滾蛋』的標語。這時突然發現在中國大學的行列裏混入幾個特務，叫喊一些反動口號，立即激怒了全體同學。『打倒反動口號』、『打倒特務』、『把特務查出來』的呼聲飄揚起來，特務們嚇壞了，一溜烟離開隊伍逃跑了，羣衆隨着發出『特務滾蛋』、『反對奴才外交』的轟鳴。（新華社一月六日電）

# 國民黨收復區農民生活

也 競

## 農民生活苦

忍受八年抗戰中的一切苦難，農民們眼巴巴地望到了抗戰勝利。但勝利沒有給八年來苦難最嚴重，流血流汗，出錢出力最多的農民以任何休養生息的機會，反而帶來了新的災難。

被敵偽儘情破壞和毀滅的農村，在勝利後的今天依然處在水深火熱中，農民們過着悲慘的生活。在著名的產米區江西，在八年災難的日子裏，年徵近千萬石糧，現在糧價反貴於京滬，以致六旬老婦還要拿樹根充飢（見上海二月十八日上海新聞報）。在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譽的湖南，情況也很惡劣。據二月十五日上海大公報稱：『湘東湖北人民以草根樹皮爲食者，已成普遍現象』。據行政院救濟總署駐華盛頓辦事處處長鄧寶南巡視長沙、衡陽等地後也說：『飢民以泥草充飢，因營養不良死者日達數百人』。『飢民大多劃分草地、泥地，各據一方』。以衡陽一縣言，一百卅萬人口中有卅五萬處在飢餓線上，幾及全人口之三分之一。大公報記者陳其報導廣東農村情況時說：『沿途所見的村民，沒有一個有件完整的衣服；我的村莊在附近各村中也算財富比較好的村莊，但面對着這個寒冬，連一件破棉衣也沒有的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我家附近的三個村莊，一個給拆去了三分之一，一個只剩了一座房子，一個則拆去了幾乎二分之一。』

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甚至嚼食草根泥土的生活使疾病叢生。『江西省疾病和瘟疫大流行，但全

省却沒有一所比較具有規模的醫院」，（二月三日新華日報）浙江則鼠疫和急性瘧疾流行，差不多有半個浙江被蔓延到，甚或波及閩、贛。（一月二十九日商務日報）據上海大公報二月十三日訊，湖南十分之七的人數均有疾病，死亡率達全人數十分之一。

### 軍糧捐稅勒索重

勝利，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反而加重了負擔。——雖然國民黨當局在口頭上也宣佈過豁免田賦一年，然而這不過是一個無情的諷刺。去年日本投降後，國民黨部署發動內戰，大軍紛紛調動，軍運頻繁，軍費浩大，據一月十八日商務日報稱，國民黨本年度預算中，軍費實佔百分之七十以上。規模鉅大的軍事佈置，增添人民不少負擔。政府規定必須配購軍糧。據一月卅日新華日報稱：『官方宣佈湖北之十三縣，三十四年度——去年十月一日至今年九月底止——須配購軍糧四十五萬二千八百四十四大包（每包二百市斤）。另外尚有敵寇戰俘十六萬人之存糧，也要按軍糧價格向人民配購。』有的縣份竟配購三萬大包。軍糧官價低於市價數倍，而且價款須先由各縣籌墊，運解費用及虧耗損失均由人民負擔，這種苛重的軍糧負擔，使農民陷於更痛苦的境地。以湖北嘉魚爲例，該縣非產米區域，過去遭敵僞之極度蹂躪，樹木伐盡，六畜無存，房屋農具亦多拆賣，去冬仍有不少人以拆賣房屋甓瓦以過寒冬。然該縣配購軍糧數額達一萬零三百大包，平均全縣男女老少每口須負擔軍糧存糧十五斤強。

目前的安徽中荒地達百分之三十，人力肥料缺乏，生產量減低至百分之四十左右。（一月二十日上海大公報材料）雖然民力如此枯竭，再經不起榨取了，可是這次仍配購軍糧三百萬石。陷於無力繳納的農民只得紛紛推選代表赴京叩頭請願，後減至二百萬石，由二十二縣分攤。一個人口不滿六萬的

小小的旌德縣（安徽南部，離蕪湖三百里），奉令配購軍糧二萬市石，不分男女老幼，每人負擔三斗多糧，限期運交蕪湖驗收，縣府即派人挨戶搜查，將全縣所有糧穀一萬餘石，全部拿去，大部份老百姓只能挖掘蕨葛之類充飢。

（一月卅日新華日報）

著名多災多難的河南省，因歷年來天災人禍，田園荒蕪，二百萬人在飢寒中。自從去歲大軍雲集豫西豫北等地以後，民負更重，天津大公報通訊稱，豫北二十餘縣三四個月來，爲負擔軍隊供應贖出四萬萬六千萬元以上。該通訊並以「試問人民怎樣受得了」作爲結尾。

除了軍糧軍款壓榨着人民以外，其他捐稅亦有增無已。在以「魚米之鄉」著稱的江蘇，農民們被榨取得無以爲生。上海新聞報江陰通訊中說，農民們要爲勝利的國軍捐草，捐柴，捐鞋子……也要捐錢，起初據說每戶一二萬元還有張收據，後來因爲賠不上幾天就要捐一次，索性連收據也不給了，過舊曆年還要捐年糕。蘇北徐州西北鄉一羣可憐的老百姓向上海大公報投書說：「收復區的田賦不是豁免一年嗎？然而我們徐州自從豁免田賦令發出以後，恐怕也不止徵兩三次了。」「我們所知道的是出麥、徵秋、加徵、借支等名目」——舊曆年前，又奉保長口令，每畝要出麥四斤……老百姓是連過年的權利也沒有的。」

在浙江，官吏的貪婪勒索，和苛捐雜稅的繁重，迫使無法生活的農民焚香跪拜地向當局請願。（見二月十三日上海大公報）素以產絲著稱的浙西，農民們嘆於絲業的無銷路，相率砍伐桑樹改種米穀，但是一畝田至少要完一畝半田的糧，農民們仍是走頭無路。（二月十日新聞報材料）

## 貪官污吏魚肉人民

藉口着這些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寄生蟲——甲長、保長、鄉長、縣長……更可以肆意的敲榨老百姓。

安徽配購軍糧官價每石爲四五百元，後來省政府却只給三千七百元（新民報安徽通訊），及至縣府價錢更減低了，目前市價則每石糧食已漲至萬元以上。除了老百姓必須公開蝕本以外，這些配購的軍糧還要農民負責運送到集中地區。該通訊繼說：『這一送，却不是送米，而是送命了。』例如宿松（皖豫贛三省交界處）、望江（瀕長江）等地，是向安慶交貨集中。宿（松）安（慶）相距五百華里，以每個伏子挑米六七斗日行百里計，往返最快也須十天，但是這樣如願的事也是很少的，交米站辦事老爺每天辦一點公，常有許多人等不到。大秤稱米，總是不夠要貼補；麻煩的事正多呢！可憐的農民們在長途辛勞之後，還要在這嚴冬氣候裏整日整夜守着米擔等交米，據稱沿途倒斃者有數十人。農民們的生命在這般老爺看來，當然渺小如草芥了。

上面是『名正言順』的油水。其他名目繁多的明暗揩油，更是不勝枚舉。老百姓們對於他們怕如猛虎，說『保甲長到門，不是要錢，就是要人』。他們要錢、要人，要米麵柴菜，牛羊豬鷄，有時也要女人。客氣的時候說徵借，不高興的時候乾脆就徵用。（新民報安徽通訊）他們的手法是打罵搶嚇。如果來索款或攤派時，碰到對方不識相，那他們就動手又動嘴的打罵起來了。你真是沒有錢米，那就會把下了鍋的米也撈走，床上棉被也抱去的。（同上）江蘇宜興三區，徵購軍糧全由鎮長個人支配，分向居民任意指派，稍有遲疑，即予拘押。居民陳生川以無米繳納，即被拘押。安徽太平縣也有這樣的情形：各鄉鎮居民每日被兵將那些被派應出糧款的人們，拘捕到鄉鎮公所的禁閉室幽禁起來，除非將應出糧款，如數繳清，才能釋放回去。（見二月份上海大公報）江蘇儀徵鄉民，因不堪鄉長、

縣長、縣長之打人罵人，捐稻捐草，上狀至江蘇省政府，焚香喊冤，誰知一直沒有回文，而縣府却變本加厲。今年新年時該縣縣長在一次公開的大會上說：『我做一日縣長，就要捐你們一日；那個想要告我，馬上就地正法。不怕你告的狀態子堆起來有人高，休想告動我分毫。』（一月十八日上海大公報）這樣坦白言語，倒也說出了這些吮吸人血的動物的本質，而且也就說出了一黨專政的真正本質。這一來，小民們就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

## 救救農民

這些所謂甲長、保長、鄉長、縣長……其實都不過是過去的名的大大小小的漢奸而已。他們在敵人統治時，充當著偽甲長、偽保長……等職務，他們是假敵人淫威，任意凌虐良民，搜括民脂民膏的漢奸；而現在，他們都搖身變過來了，他們都變成了國民黨大大小小的『新貴』，繼承着敵偽時代的傳統，敲榨抗戰勝利後的老百姓。老百姓對他們恨之入骨。浙江德清、吳興、崇德等十餘縣鄉民請求當局懲辦這些搖身變形的奸偽，當局却始終未有下文。桐鄉、崇德兩縣激怒了的鄉民，因無處伸冤，便手執木棍竹棒將偽鄉長，保長捆綁起來，送至縣府，結果如『把魚放到水裏』，不久這些漢奸又紛紛回來，且把罪名加在鄉民身上，欺壓橫行更甚。忍無可忍的馬鳴鄉（崇德縣屬）農民捆解偽鄉長、保長時，竟遭警察槍擊，傷數人，被捕十餘人。不但如此，該縣縣黨部還威脅鄉民說：『如果再有此種事件發生，要用機關槍來掃射了！』浙江黨政當局據說也極為震動，而且聽說要嚴辦肇事農民。（見二月十三日、十五日大公報）爲什麼對漢奸如此寬大，而對農民如此無情呢？我們要大聲喊出：救救中國農民。

（載六月二十九日東北日報）

# 慘重的湘災

廖 汀

## 五百萬災民在死亡線上

湖南災况，現已超過了哈里遜所稱的『狂虐』的程度。糧災的五十餘縣份中，有二十一縣瀕臨絕境。全省非賑不能生活的災民，據哈氏五月份視察後所發表的數字，有三百五十萬人，並稱再過一些時候，會增至五百萬人。另據上海大公報六月二十六日『長沙通訊』中報導，現已接近五百三十萬；同時，還說如果積弊發生的救濟再繼續下去，有突破此項數目的可能。

據記者最近在衡陽、零陵等地所親身目睹，一般災難確實出乎想像之外，遠非隨時在報章所能見到的悲慘等詞句所能形容。就衡陽一地而言，據官方統計，飢民已達三十萬，但就市面實情看，恐怕不止此數。以俄倒路旁，街邊，只剩下一對眼睛在轉動的雛童爲例，官方公佈爲五百；據記者步行一小時內所經過的街道，略計一下，就不下三百。在車站，碼頭，大批大批的成千的飢民拿着扁担繩子找尋主顧，綑緊的枯黑的臉呆呆的朝向遠方。一當旅客經過時，『不要錢，祇吃碗飯』的哀告不絕於耳。捧着鉢子，掛成塊破布片的老婆婆，半成人的女孩子，幾乎每家商店前就站有幾個。

零陵公下鄉屬孟公山的麵粉廠前，經常都站着百來個瘦如枯骨的飢民，等候救濟。記者親眼看見一個不滿三歲的孩子，在遍翻他媽媽衣袋，半天才掏出一個小茶頭放在嘴裏嚼，但是看他樣子，已經是如獲至寶似的滿足了。在階簷下，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餓得捶胸頓腳，發出啾啾而微弱的呼



號，身子像在旋風裏搖了搖，就長長的倒斃在地上。記者惶急地上前拖了他一把，但有什麼用呢？他緊緊的閉著嘴，離別這悲哀的土地了。

在鄉間，普通可以吃的草類，樹皮都搜尋光了。零陵有些鄉村，甚至林中的鳥獸，塘裏的魚，牆縫屋簷的麻雀，屋樑的燕子，都被捉盡。此間救濟分署姚副署長，五月底作例行出巡之後說，有很大部份飢民因吃草類時期過長，腹部腫脹，胃已發生變化，雖吃米也無法挽救，因而致死者，僅衡陽一地，每日平均達二十人，最少的日子也有十五人。湖南所有災區合計每天平均餓死八百人，每保平均兩日死一人。情形最好的鄉村，至今猶有十之二三的農田未下耕，農民迫不得已，紛紛預賣本年秋季收谷，目下谷子八萬元一担，被迫只能售六七千元一担。剝肉補瘡，其慘至極。

### 人禍造成了奇重災荒

湖南災情所以如此嚴重，除部份由於敵寇浩劫，自然災害等條件外，主要的還是在於國民黨腐敗的官僚統治下，人為條件所造成。其一便是內戰的災害。在幾年大劫之後，國民黨又積極擴大內戰，着手遣俘，也不讓士兵復員，湖南人民經常要負擔三十萬日俘和六十餘萬軍隊的糧食。僅芷江一地，配的軍糧就是一百六十萬担，截至現在已實征了六萬担。南縣面積不滿百里，就配了十四萬九千担；通道人口僅七萬，竟配了五萬担，幾乎成了每人一担。加之以催逼火急，軍差如虎如狼，官吏從中榨取，原來無災的，就迅速成了災民了。近兩月來，爲了運兵，運軍火，運糧到北東北去，祁陽、湘潭兩渡口，已爲軍車霸佔，聯總救濟車輛，也被拉作軍用。軍糧更催得緊迫，現在廣大的鄉野，數十里之內，望不見炊煙，人都逃光了。大道上除軍車外，不准任何人通過，月前省主席王東原赴湘南查

災，就被阻於湘潭，經交涉，士兵竟出以命令向其示威，說：『令急如火！』

其次便是一般飢民所稱的『救濟災』。如衆所知，國民黨的救濟政策，即是所謂『左手救災，右手造災』的惡毒政策。一邊也裝做慈悲，喊救災！一邊則在大量徵軍糧，逼無災者成災，上面已有實例。除此之外，種種殘酷方式更多如牛毛。舉著例子之一，是把『請災』當成營私舞弊的好職業。現在『請災』成了國民黨官員人人競相追逐的一條發財門路，別的不說，就以記者在長沙所目觀的一件『請災』事實爲例，即可概見一般。距長沙百餘里有一個小縣份，最近由縣長率領青年團書記、縣黨部書記、縣參議會正副議長等五人請來『請災』，其回去所報的賬單：來回旅費十二萬元，招待記者十五萬元，活動費三十萬元，五天膳宿費七十五萬元，合計一百三十二萬元。此項數目，並規定要災民一週之內交齊，『請災』——結果請來了『災』，除國民黨統治之下的國家，舉世難找這樣荒唐、殘酷的事！

此外如像侵蝕、盜竊救濟物資等事，也累累發生；但是，最殘酷的莫過於把救濟物資用作政爭工具，而把飢民牽涉在內，連帶難災。湖南救濟分署姚副署長，到衡陽回來之後，感慨萬端，他說，在衡陽，嚙來黨、團、幫派是鼎足而立，過去選參議員時已大出打手，而此次急賑隊到了衡陽，政爭更是劇烈。如果是黨員組成的急賑隊，團員則煽動，糾結災民去包圍；如果是團員組成的急賑隊，則黨員或幫派率領災民去破壞，使災民又出錢，又挨打，往往頭破血流，得不到一顆救濟糧。三方面都在爭領導權，施盡種種險惡手段，使對方無法展開賑濟工作，而使工作落到他們手裏，慢慢從中發財、升官。最近湖南省府受理這種案件，有八件之多。

## 災民怕官員『請災』

在國民黨這種慘無人道的政策下，湖南的災荒便越救越嚴重，現在有些地區，弄到吃人肉的地步了。聯總首次運濟湘災的麵粉是五萬包，米是二萬二千噸。經過國民黨官員手之後，實際發放給災民的却只有麵粉兩千包，米三千噸。以後雖救濟物資源源續有到達，但直到至今日獲得救濟的災民，却只有十分之一，其餘絲毫未沾雨露。就以獲救的十分之一的『寵兒』而論，領到救濟物資數量，亦微乎其微，以長沙情形好的文藝區爲例，每災民每月可領麵粉十二兩，依然無法飽肚子。

一般災民已領教『救濟』的味道了。他們對這並不存幻想，記者訪問過好幾家災民，他們把我當成了『賬官』，甚至『代表』，極沉陰的說：『你們老爺，跑兩次長沙，留下旅費來救我們這一保，不要攤派，我們這一保便不會再有人死了！』這是湖南三百五十萬災民的最低要求，記者願照實的轉播與我國人。

（載七月二十九日東北日報）

# 飢餓的廣州

賈明

——廣州通訊——

廣州，儘管它是南國的壟都，而且我曾如此長久地懷念過它，現在我對它不敢抱什麼美好的想法。因為還鄉途上的多少風光，已經教訓了我，多少勝利的遐想和遠景，都無情的被打得粉碎了！這回，又何必再爲這過分的希望而招來痛苦？

但是，眼前的廣州，它比我想像的更壞的廣州還要壞！

只要你登上碼頭，你就可以看到成羣結隊的『乞兒仔』把你攔截住，追隨着：『先生，施捨點啦，做做好事啦！』隨着哀求的聲音，一隻隻骯髒的手擋住了你的去路。這羣襤褸的行列，什麼時候增加了這麼多？更使你難堪的，是那羣飢餓的貧民，他們大夥兒坐在騎樓底下，由狂叫而呻吟，由呻吟而至於倒斃。長堤永安堂騎樓下，就經常有三百多個半死鬼。收屍車子在等着他們，每天要裝上三十到六十具這樣的餓殍。據說從今年二月以來就如此了。事情慣了就平常了，好像每天打掃垃圾一樣，這裏每天『打掃』餓病人。

『食在廣州』，如今應是『餓在廣州』了，食米以兩論價（一百元買多少兩），因很多人買不起一斤或一斗。米店裏標着『上齊眉三兩六』，『金風雪二兩二』，以石計算，普通米要七萬多，是全國最高紀錄。米價和這炎熱的天氣一樣，一直往上漲。

糧食來源很少，因運費太貴，如由惠州到廣州，每担要一千三百元，而且大多在半路上，就被沿途的軍警『沒收』、『扣留』乾淨。舞弊貪污，在米包上打主意的，更是玄妙得驚人，暹羅華僑新捐來的救濟米，到廣州就都變成霉米，行總粵分署在港的四千多包大米『失蹤』，有些在裝運途上却『都被海風吹到大海裏』去了，只留下了一批救濟官員。

廣州簡直成了個盜匪世界。搶風之盛，劫奪之兇，為前所未有。白晝劫搶銀行金店，一次就幾千幾百萬。很多商店，傍晚時分就關門，行人稀少的街道，大商店都不敢營業，金舖和小銀號門口，增加一兩個武裝崗哨。行人手上的東西，稍不留意就會被搶走，警察看到也無法制止。我會親眼看到兩個飢民，在民教館門前，搶去了一個婦人的兩包花生米和一包點心。在飢餓面前，所謂『法律』的拘束力，已是很有有限了。據警察局的統計，這種劫、奪、搶、偷的案件，半年來就發生三百多宗。而犯者大部份為失業軍人，在現下三百餘名搶犯中佔全部搶劫者的百分之七十。

和這種搶案比起來，廣州的『劫收』人員的大貪污大搶劫案，要使前者大為遜色。他們將一個個有利可圖的大工廠爭着奪下，把能賣的都賣完了，很多工廠的機器都被拆光賣光，只留下了一個沒有陽子的空殼子，大沙頭至今仍擱着一百多艘空肚子的五噸重的船隻，據物資接收清查團報告，鴉片一七七六箱，都『失蹤』了，其他『失蹤』的東西不知多少呢。搶吧！先遣隊、雜牌軍、新一軍、軍特處……誰先進城誰先搶個痛快，誰後進城誰拆賣個淨光。

廣州的失業失學的人羣天天的增加，據市府不完全統計，只是職工就有一萬五千多人，其中海員工人，機器工人和汽車司機最多，他們有的是工廠剛剛倒閉失了業，有的是從滇緬路上回來的車夫，此外，退伍回來的一部份青年軍和編餘失業軍官，有三四千人，他牽着兩手在街上閒蕩着。全市十五

萬多失學的中小學生，無書可讀，二十多個小學校址被軍政部門和失業軍人「佔領」。婦女們呢，她們能够在最蹩腳的飯店、菜館、茶樓、找到一個「女招待」的位置，就很幸運了，商店內的女「夥計」比戰前也多了好幾倍。至於妓女，則更是密集如雲。每當夜深人靜，自西濠口長堤到財廳前，就可以看到她們，在黯淡的燈光下慢慢的流蕩着。最下等的賣淫代價，才三五百元，只够買幾兩米。

走私，在全國說來，廣州這個洋貨吐納口依然考了第一。不過現在走私却有些特別。從事偷運工作的人，他們都是些穿着軍衣掛着符號的現職或退伍軍人，有的是受過相當教育的下級軍官，有的是士兵，在他們後面的則是比他們明目張膽地和靠岸的外國水兵。要貨或在廣九路上押運，這和過去的三三兩兩的「水客」們，偷偷摸摸的行動大大不同了，所以與其說是「走私」，毋寧說是「走私」。這使市場上「充實」得多了，美國布疋、香煙、化粧品，「原子糖」、「原子火柴」到「原子肥皂」，應有盡有，只要你花上三百元，就可以買到一包無稅的美國菲利浦香煙，五十元就可以買到一盒根根有效的美國火柴，和南京上海比起來，要便宜三四倍。可是，另一方面，全市的捲煙廠、火柴廠、織布廠都因而急劇地關了門。

讓這個腐爛的都市，更腐爛下去吧，誰去管它呢？省主席羅卓英正忙於兩件大事：第一個是清鄉綏靖，實行所謂「三聯」——聯防、聯保、聯坐政策，第二個是封閉文化機關，出版物，而且限令於八月底完成。前幾天市內忽然殺聲四起，槍聲齊鳴，持續連數小時之久，據云是「剿匪演習」，張主任發奎也親臨督戰，單放演習用的鞭炮（代輕武器）就化了一百萬元。也就在這種槍砲聲中，十三個文化書社，三四十種期刊，在警局長李國俊手下，全部釘封完畢。只剩下「粵海風」、「南針」之類的黃色刊物，和幾家官辦的書店。

張發奎還不愧爲一個『坦白』的人，他對廣州目前這種糟糕現象，從沒有隱諱的，他說『廣州盡是賭、盡是娼、盡是搶劫』，可是他的結論倒很有趣，他說：『香港澳門不收復，廣州是無辦法的。』醉翁之意，既全在乎港澳之間，對目前的市政改良上，顯然是無補於事的，尤其可惜的是有些市民的想法，竟和他的說法完全相反，他們以爲寧可廣州和港澳一樣，給外國人統治，也許會好一些，甚至日本人統治時，也比今天要好——這自然是一時絕望的短見，但也够使人戰慄和痛心了。（八月二十日寄）

# 飢餓的衡陽

江 浪

在復員氣氛中，我又經過闊別了五年的衡陽，他自粵漢，湘桂鐵路通車後，便成爲西南交通的重心。東西火車站雄峙在兩旁，熙來攘往的行人和裝飾輝煌的店舖，使它儼然像一個現代都市，可是現在那種熱鬧繁盛的情形已成過去，換來了一片悽涼蕭條的景況了，西火車站只剩下一堆瓦礫，旁邊的店舖也七零八落的沒有幾間。中山路表面還像一條街市，商店的生意却很冷淡，店員們都瞪着眼睛向外望，好像在計算來往行人的數字一樣；東火車站也只剩一個空壳，鐵路局只好把燒剩的底層略加修理便當作辦公地方。衡武特別快車三天登記一次，有了登記證才買得到車票。

普通車一天有一百張客票發售，但不一定買得到車票。我因爲來得不湊巧，只好去搭普通車，一天清早來不及洗臉便到車站上等候，足足站了兩點鐘，售票員未開始賣票，旅客們都排成一條長長的行列，我排在第十二號，滿以爲這回一定可以買到票了，誰知道輪到第九位票就賣空了，前面一位堂客（即女人——編註）哭喪着臉說：『怎麼搞的啊，又賣完票啦？我在這裏等了兩三天呢……』看了這種情形，又想起昨晚旅館茶房說：『你們明天如果買不到票，後天我再替你們想想辦法』的話，知道這裏面有蹊蹺，白等着沒有用，只好默默地回到旅館。茶房笑嘻嘻的說：『買到票嗎？』

『白站了兩點多鐘仍然買不到票。』我有點憤慨的說。

『多花一點錢，明天包你搭到車。』

『好吧，明天一定請你幫忙。』車卽然搭不成，下午便和天到城裏跑街，到老太太碼頭過渡時，



看見一個戰俘吹着口哨悠閒地拖着木屐在碼頭上走過，有幾個小孩子用拇指指着小指頭朝他喊着：『你是小小的』。這個給日本軍閥驅使過的俘虜，好像觸起感慨似的，對他們做了一個鬼臉，慘然一笑地走了。過了河，又看見七八個苦力，因爭挑停放在那裏的籬米而吵架，後來幾乎要動武，經過老板和旁人的調解，二人共抬一籬，一場風波才告平靜。他們都是挨近城的各鄉的農民，由於去年的旱災，再加上敵僞的搜刮，把他們驅逐到飢餓圈中打滾。有力氣的男子便到城裏來出賣勞力，婦孺只好三個一夥，五個一羣的到城裏求乞了。可是六萬五千元一擔（一百八十市斤）的米，有誰肯來施捨呢？對於這些飢寒交迫的善良人民，政府也會設立難民救濟所施粥救濟他們，但成績怎樣呢？這裏摘錄兩段當地報紙所載關於施粥廠的情形，讀者諸君便可明白一切了。

中華時報二月十五日載：『記者昨日一至難民第六粥廠（卽蓮湖書院舊址）參觀，見在廢圩瓦礫中躑躅之難胞，形容枯槁，啼飢裝寒，慘不忍睹；某說『稀飯吃不飽，還要搶』；某又說：『病了也沒人管，沒藥，祇好等死，……』有一難胞楊氏，因受飢餓病魔之交相襲擊，已慘然長逝！屍體橫陳地上已經三日，亦無人料理，無人過問，諸難胞復語記者：『近日來已餓死三人，言時聲淚俱下……』上面說的，是經過政府救濟的幸運的難民。還有被拋棄在救濟之門外的難胞呢！再看看同日的力報：『救救我們吧』的特寫：『……因爲每一粥廠收容的人數都有一定的限額，而且吃粥的人要有『吃粥證』，因爲這樣，所以每天在發粥前或發粥過後，都有很多不幸的人餓着肚子來哀求哭訴：『先生！做做好事吧！我已經幾天沒有飯吃了，這幾個孩子餓着儘是哭』。一個中年婦人帶着三個不滿十歲的孩子哀求着。

你有『牌子』（吃粥證）沒有呢？

「沒有！區長，係長未發給我。」

「沒有牌子不行，我們這裏規定有牌子才有粥吃」。執事先生搖着頭說。

「……………」

「我餓死了不要緊，就請你准我這幾個孩子來吃粥，……救救他們吧！這可憐的婦人爬在地下瘋狂地磕着頭。」……………」

好啦，不再摘錄了，總之衡陽大多數人民是在飢寒疾病襲擊下過着悽慘的生活。在死亡線上掙扎……夜幕展開了，我每天懷着沉重的心情，在黯紅的燈火和慘淡的月光交織下走回旅館，看見三個年紀才五六歲塗脂抹粉的女孩，現出焦急的神情，像在等待着什麼。茶房把房門打開，她們都走到房門口徘徊着，探視着，不自然的笑聲一陣陣傳播到房裏來，這種景象，使天感到詫異，這時茶房神秘的笑着說：

「先生！今晚你們要多開一個房間」。

「爲什麼？」天莫明其妙地問。

「今晚一個人討一個堂客。」

「不要亂講，我們不要這個。」天恍然大悟後，鄭重地說。

「出門人，閉開心有嗆子關係咯。他們到這裏還不久，年紀又輕，才十……。」

「不要亂講，出去。」天不等他說完，嚴肅堅決地邊說邊把他推了出去。順手砰的一聲，把門關了。

「不要就不要，何必裝「咯個」鬼樣子」。怨恨的聲音又清楚地飄進房來。

想起了淪陷時受敵寇蹂躪壓迫，收復後因生活鞭撻出賣肉體的姐妹們，我們的熱淚，不期的奪眶而出！這究竟是誰的罪過呢？

第二天早晨。茶房幫了我們的大忙，又變倍的價錢買到了車票，於是我們又踏上勞苦的旅途了。

# 浙東農村水深火熱

——文匯報浙東通訊——

編者按：上海文匯報於八月廿七日發表一篇浙東通訊，首述鼠疫與虎疫在浙東農村中造成的嚴重情況，以及國民黨當局祇管借機發財，草菅民命的殘虐現象，繼述及所謂「清鄉」加給人民的苦痛。按「清鄉」原為八年抗戰中日寇用於摧殘敵後八路軍新四軍及解放區人民的一種罪行，以此殺害農村中抗日份子並劫奪人民財產，而今國民黨又用之於浙東。今將該文後半部轉載於後，可以看出國民黨區農村水深火熱的苦境。

「清鄉」，這個在敵人佔領期間聽慣了的令人談虎色變的名詞，勝利後已給農民們飽嘗滋味了。這次大規模的「清鄉」，據說是省方命令全面發動；浙東除浙保×團×團等清剿軍隊外，各縣均單獨成立「清鄉工作隊」，前者為軍事，後者為政治，軍事政治雙管齊下，聲勢不能不算喧嘩，但是上面迫得緊，下面的士兵却充滿了反內戰的情緒，工作人員也多半敷衍塞責。

然而，這在黨政軍團，那是一件大事，各縣縣政府忙着籌上千百萬的清鄉經費，大部自然由鄉公所派到農民頭上來。而各鄉中又單獨要籌措招待費。官兵每到一村，村民們首先要拿出自己的食糧來供奉這些「清鄉老爺」；他們說：「我們拿出錢來米來養這些人，而他們却來「清」我們！」

在「匪穴」的外路，軍隊駐紮着，假如面臨大敵，但是這些士兵們却很少去「搜山」，因為他們並沒有足夠的勇氣。駐某縣的一支軍隊，擁有相當可觀的武器，聽說這些武器有一天晚上竟全部轉移到他們的「敵人」手中去了。這個消息是公開的秘密，他們的長官在極力否認，因為這太丟臉了。

這類戲劇性的演出，據筆者一位在「剿匪」軍隊中的至友敘述，該是十分容易發生的，然而這樣的玩笑事實上並不多見。這是很明白的事，農民們所組成的，會在抗戰期中建立過偉大功績的武力，是可以叫想消滅他們的人寒心的，這種武力至今依舊被珍重的保存着。

除了軍事進攻外，政治上一方面挨戶搜查人口，士兵們隨時可翻箱倒篋，那種情景恐怕連獨創中國式的「警區區制」的大人先生，也還沒有想像得到。至如「合保聯保」，「合甲聯保聯坐切結」，農民們捺一捺手模，便是一張「賣身契」。

好在這些事情都已司空見慣，農民們比起都市裏的文化人自然要「老練」「沉着」得多，他們在表面上會很馴服地讓「清鄉老爺」做他們的例行公事，然而他們會以此來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跟命運搏鬥。

農民們好端端坐在家裏，像虎疫一樣的不知道自己能否避免遭劫的命運。士兵與工作人員隨時可以闖入老百姓的屋子，要吃要喝，要人。在「清鄉」期中，政府可以莫須有地加一個罪名，不論是「匪」或「通匪嫌疑」，甚至「私藏軍火嫌疑」，要不然就是據「報告」或「調查」，隨時隨刻可以抓人，可以審問拷打，可以為所欲為，他們可以殺幾個無辜的農民報功，罪名可以自己製造，要不然就用「脫逃格斃」。（即使被殺的身上還留着腳鐐手铐，他們也可用這罪名，一報了事。自然，他們更無須擔心上頭會來查案子。）

憑空失去自由，眼睜睜看着人家搶去自己的財產，無辜殺害自己的父兄，他們只能暗中流淚。這一切奇蹟，在浙東農村中，早已像吃雜糧一樣的成爲家常便飯了。

天災人禍使農民們日趨貧困，盜賊如毛，白晝行劫，殺人越貨，連永嘉城區，白天搶掠商店，也不算稀奇。至於甌江口外海匪之猖獗，尤爲數年來所未見。這類海匪如真的捉到了，大多是花掉幾萬塊錢便無事大吉。

不久以前，麗水這山城，曾出過幾件大劫案，弄得當局着急，人心惶惶，後來案子破了，原來是警察局與縣府特務隊幹的勾當，七月底，永嘉破了一件私販軍火的巨案，主犯是前省主席黃紹雄氏的族弟。這兩件事當地報紙均有刊載，從這裏我們未始不可窺見一些真情。近來自衛隊縮編，護航隊解散，這批人們的出路怎樣，也是叫人擔心的。

浙東盜匪，確實相當猖狂，政府不但對之束手無策，而且直接間接的促使農民『挺而走險』。『清鄉』後照理該對地方治安有很好的處理，但是他們所『清』的對象却不是盜匪，而是無辜的馴良農民。農民們說，政府的『清鄉』跟日本鬼子的『清鄉』完全一樣。日本鬼子來了，我們還可以逃入深山；但是官兵來了，我們連逃也不能逃了！

在農民的心目中，官兵比任何壞人可怕的多。勝利以後，浙東某縣的幾個鄉村，就是被『清鄉』的隊伍燒得精光的，但日本鬼子在浙的時候，還沒有這種行爲。

官兵跟農民畢竟是同胞，當他們闖入農家時，農民往往會以誠摯而刺探的口吻跟他們談起話來，譬如說：

『你們不是跟我們一樣，每天只吃兩頓稀飯嗎？』

「你們何苦與我們作對頭呢？我們活着又犯不了你們啊！」

「打仗打八年了，大家也該安心過日子了！」

當官兵流露着感動而痛苦的表請時，他們慣常的回答是：

「誰高興找你們麻煩呢？這是上頭的命令啊！」

（八月十一日）

## 杭州五萬羣衆「打米店」的風潮

五萬羣衆「打米店」的風潮，震動了杭州。這是在國民黨專政下，城市人民反抗吸血黑暗暴政第一次的大規模的行動。被羣衆的拳頭擊倒的囤米大奸商達二百家，佔全市米店六分之五。

風潮是「逼成」的，幾個月來，杭州物價，特別是米價不斷的飛漲，就在蔣介石到杭州的時候，從二月廿日到廿四日，幾天中間，米價漲了四倍，人們紛紛傳說，米價要漲到一千元一擔了。囤米的大奸商，主要是大官僚、大財閥，一家被打的米商，向羣衆供出了許多「官員」及其太太乃是囤米的兇犯；「浙江糧食公司」一個倉庫，囤米好幾萬石。米價正是在他們囤積操縱之下暴漲起來的。浙江田糧處在米價初漲時「拋售」糧食，竟然比市價還要高；某大銀行老闆的「拋售」價格，也比市面高出一萬元，這樣，就更加使米價瘋狂的上漲了。爲了抬高市價，寧願他們的米在倉中霉爛着，而迫使人民被陷入飢餓死亡的深淵。

人民憤怒了，人民被迫着不能不起來抗爭。終於在廿四日早晨九時，掀起了人民反抗的風潮，全城的大街以及一些小巷都在羣衆憤怒的狂濤中。羣衆高呼：「打殺奸商！」「打殺米蛀虫！」，米被一袋一袋的拋到天空，拋到滿街，堆起一尺來厚。

反對人民，壓榨人民的兇手們，對於人民在飢餓、死亡線上的反抗行動，所採取的唯一的手段，便是武裝鎮壓。開了大批軍警，出動摩托車來對付人民，向人民開槍，向人民放水龍頭。但是，人民給「鎮壓」者以有力的回答。



許多民衆，被警察局逮捕了。但有一個地方，警備軍把人民逮捕上車時，立刻被羣衆包圍，怒聲的喊：『我們不是搶米，我們是打好商！』當時，武裝警察插上明晃晃的刺刀，把子彈上了膛。是，在羣衆的力量威逼下，終於釋放了被逮捕者，空着車子開走了。

在市中心復濟米號前，從摩托卡上載來督察處的鷹犬，車子向人民猛衝，並向人民開槍。兩個民衆受了重傷，一人頭部中彈而死；另一人腹部洞穿，生命危殆。民衆在槍聲下湧出米店，又被警察痛毆。這時，有人大喊：『已經打死了！』立刻激起公憤，羣衆包圍了警察，給警察們以回擊，打毀了他們的摩托卡。

下午，風潮比上午更蔓延，更嚴重了。羣衆打了一家又一家。幾家囤米的大奸商，樓上的衣服、首飾、物件都被擲到街心，一齊焚毀了。鎮壓者又開來救火車，以水龍頭向人民射放。一個爲某軍官親戚的大米店，用一卡車兵士來保護，也沒有逃過羣衆的裁判。一個軍官說：『裏面是軍米，不能動的！』人們喊道：『軍米怎麼放在米店裏！』『我們要看！』無法阻攔住羣衆，老闆急得大叫：『不要進去！明天一定弄二百包米平賣！』可是沒有用，羣衆還是進去了。

參加『打米店』的人，異常廣泛，連一些同樣被壓榨的士兵也動起手來了。風潮一直繼續到當晚八時。羣衆尺度是公平的，一些售價比較低的米店就沒有被打。

國民黨當局，事後開了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人，除『糧商』外，有市長、民政廳長、田糧處長、警察局長、中國銀行的負責人。他們議決了要『平價』，並議定全市二百卅家米店照常開業，由軍警武裝保護，這就算是『善後』，而對於囤積糧食操縱市價殘害人民的大奸商絲毫不加懲處；對於開槍屠殺人民的主使兇犯絲毫未加過問。關於人民被槍殺的事情，東南日報竟然這樣說：『不意有民

衆誤觸開槍警士之手臂，致誤傷民衆一人。」中央社杭州訊更說是「誤傷」。大官僚財閥們以爲人民就會在這樣敷衍緩和與欺騙手段之下，照常的被他們壓榨的。

但是人民在黑暗的壓迫和榨取下已經不能再長期的忍受了，杭州的米風潮就是明證。

（載七月二日東北日報）

# 人爲的飢荒

于 永

## ——國民黨統治區飢荒實情——

據聯合國救濟總署最近發表的初步估計：中國收復區約有三千萬人民已瀕於餓死，其中四百萬人將無法挽救。聯總的估計數字，包括：『河南四百萬、江蘇三百萬、湖北二百萬、江西二百萬、湖南七百萬、廣西一百萬、廣東一百五十萬。安徽一百萬、山東二百五十萬、浙江與福建二百五十萬、河北與熱河二百萬外山西、綏遠等地一百五十萬、東北一百萬。』上述受災人口估計，除小部份在解放區由民主政府與民人正在全力進行有效的救濟外，其餘大部份係在國民黨統治及收復地區，內中災情尤以湖南、河南、湖北、廣西等省份最嚴重。

### 『米倉』湖南樹皮吃盡

聯總發表消息說：飢荒最嚴重的是湖南，全省人口（二千七百萬）估計有四分之一以上（七百萬人）嗷嗷待哺或不久於人世，有數百萬人口食草根松皮，甚致泥土，以苟延殘喘。據該署昨日之報告稱：湖南鄉間植物，已被當地人民及前往漢口的難民咬嚼一空，寸草不剩。疾病死亡跟着飢饉來臨：據二月十三日上海大公報載：湘省十之七八的人民皆有疾病，死亡率幾達全人數十分之一。

是米是草，如果有一粒米跡，就請打死我！」

## 廣西北部兩月未見粒米

四月一日，中央社記者報導：廣西北部南至靈川嚴關鄉，北迄全縣黃沙河等數縣鄉村，已有兩個月未見粒米。目前災民均以深山之蕨薇與野草延續生命，故死亡數字驚人。如福塘村原有百七十餘人，現僅存者不及十分之二、三，其中全家死絕者七戶，少壯死亡而僅存老弱者十戶；家家都新設靈位。這些地方原是富庶之區，而今淒涼滿目，慘不忍睹。

中央社於四月十二日又報導陽朔、荔浦、修仁、平樂四縣情形稱：災情最重的鄉村，均挖掘野生植物果實，近村山間已挖掘一空，有的須遠赴深山中，竭十日之力方得一飽。

## 湖北城鄉在飢餓中戰慄

據新華社漢口訊：湖北的農村都市，已普遍處在飢餓與戰慄之中。蒲圻縣長說，人民「以草蕪爲食者，十屆八九」，老百姓相率請求政府發給「逃荒證明書」，有的地方，已整軍整保逃走一盡。由於農民喪失購買力，城市工商業日見萎頓，許多商店關門大吉。在物價急漲下，工人不能維持生活，罷工與怠工，已開始蔓延武漢三鎮。

此外在河南。據聯救總署接獲開封分署主任哈寧報告：「河南省人民現急待救濟，其中四分之一已處於絕望之境。」受災的人口與嚴重程度，比前述聯總發表的估計遠遠超過。

中國歷史上普遍的大災荒，在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區又重新出現了！

誰造成了飢荒？誰還在繼續迫使飢荒更嚴重，更擴大？當然，在淪陷過的各地方，日寇的燒殺掠奪，曾是飢荒原因之一；但是，更主要的，却是國民黨當局自己製造的，國民黨軍隊的苛徵暴斂，官吏的貪污敲榨，則是飢荒擴大與普遍的真正根源所在。

### 河南『湯』禍於今爲烈

抗戰中河南民謠說：『河南四荒水旱蝗湯』，（編者按『湯』指湯恩伯，原國民黨駐河南軍事首領，所屬部下殘民以逞，民衆苦不堪言，日寇一九四四年進攻河南時，該部又一潰千里，給河南人民帶來空前災難。）多年來國民黨軍隊（當時是湯恩伯部隊）的徵斂，曾促進了，擴大了，河南的天災。在抗戰勝利後，內戰大軍雲集八十餘萬，這筆軍隊供應全落在人民的頭上，例如新×縣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今年一月二十日止供應的有據可查者，即合法幣四萬萬六千萬以上。所出麥超過全年產量三百五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斤『人民怎受得了呢？』（二月十九天津大公報材料）又據該報四月一日載稱：僅漯河一處，從日本投降迄今今年三月上旬，即開來了三十多師的官兵，駐在那裏的還有『湘鄂贛邊區行動縱隊』，一百零四師和軍官十四縱隊及眷屬三萬人，日俘一萬四千餘名（按：國民黨當局忙於從事內戰，迄未遣送他們返國）。七萬多人的伙食完全由郟城一縣人民供給。三次『購』了六百多萬斤軍麥，而一，二兩次每斤僅規定十八元的價格，尙且沒有領到。

### 湖北催逼軍糧人民自殺逃亡

現在市價二百元一斤，購價只及市價四分之一，近於沒收。而且保甲攤派軍糧，弊端百出，攤派及於販夫苦力。而巨富則可以賄免；又故意延期給價從中取利，有時農民錯過領款日期，則被沒入私囊。除額定軍糧外，各地駐軍還照軍糧低價購米糧，副食馬乾亦低價強購。而且老百姓還要負擔所謂『停糧』（全省日停十五萬八千餘人的食糧）。蒲圻縣長在電文中說：『近因催購軍糧，懸標白楮者有之，投水自盡者亦有之』，並紛紛『逃荒』。省參議員某氏說：『如果湖北老百姓因飢荒被逼造反，這個政策一指（籌備軍糧）』是最大原因。』

在最近一屆的國參會的質問案，也反映出來災荒真正原因；如中央社三月二十六日報導的糧食質問案有：『中央對於皖贛等省，一而停止征收，一而又與各省府訂立代購軍糧契約，其代購軍糧數額均超過已往征實數額，所發糧價僅四五分之一，且強迫人民代為運送，以致勒索、攤派，逼死人命……湘贛等省原為產米之區，現已發生嚴重糧荒，目前糧荒各省，每日死亡幾以百千萬計。不知糧部有何切實有效辦法，從速救濟糧荒各省？』

### 路有餓死骨倉裏糧霉爛

飢民呻吟在死亡線上，大批的米糧却在『黨國』大官僚老爺的倉裏霉爛。天津大公報載鎮江專電說：在鎮江，有一百多所『接收』封存的糧倉，因人民無權過問，在風吹雨打之後，倉裏麥子出了芽，麵粉霉成餅；人民憤慨的質問：『老百姓沒米吃，軍隊喝鹽開水，但許多養命之源的東西，白放在那裏讓他們霉壞，不拿出來做合理的分配，是爲了什麼？』

在杭州、嘉興、蕪湖等地，因糧食被『要人』而奸商的老爺囤在店裏，糧價逐日飛漲，而且還買不到。二、三月間上述各地，人民被餓死所逼迫，相繼發生幾千人以至幾萬人的米風潮，怒打米店，但是國民黨命令軍警以刺刀『保衛』着由人民膏血所積成的米店、倉庫。『民主』星期刊二十五期杭州通訊稱：二月二十三日米風潮發生後，各米店都關緊了門，……某糧店門口站了兵，裏面的米被一袋袋地裝上了汽車。

## 人爲的飢荒

這樣看來，國民黨統治區慘烈的飢荒，實在是國民黨統治者苛徵虐派敲脂吸血所造成的，現在是人禍，而不是什麼天災。上海新聞報二月十八日所載南昌通訊，關於產米區江西糧荒的分析，把這話直接證實了。它指出：『造成此次（江西）糧荒局面完全以人爲的原因居多：（一）贛省歷年所存餘糧，多已被各縣軍糧處長倉庫主任勾結加工米廠侵蝕一空，……（二）各縣人自爲徵，禁米出口，節節截擊，米穀無法流通。（三）交通復員不夠，無法運輸，且商船往往被不肖軍隊扣留封差。（四）不肖軍人以裝軍米假公濟私，大事偷運。（五）游資推波助瀾，大商富紳從事操縱，以上種種，米價遂一日三遷不可嚮往。』而國民黨政府糧食部次長龐松舟二月二十一日在南京的談話，更加把飢荒的人爲性質充分證實了，它承認：『去歲各地豐收，目前亦非糧荒時間，米價高漲，以人爲原因爲主。』（二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 解救飢荒的途徑

饑饉是這樣被製造、擴大着。國民黨當局對數十萬瀕於餓斃的人民，坐視不救，反而以巨數軍隊源源開到東北進行內戰，大量的軍隊還在包圍解放區，民食劫掠一空，腐敗的一黨專政，刮民官僚制度還在繼續擴大着飢荒。國民黨區的人民要脫出循環着、蔓延着的饑饉和死亡的威脅，只有動員起來，制止反動派破壞和平的陰謀，確實整編改造壓迫人民的軍隊，廢止腐敗貪婪的一黨專政，實現政協會的決議，改善民生。

（載六月十一日東北日報）



# 國民黨區的災荒與「救災」

也 競

## 一 災情拾錄

嚴重的災荒，在國民黨統治區擴展着，本報四月十日三版文章已有報導。茲將所得材料續報如下：

### 飢 饉

在江西，一位記者李國華，親自看見南昌鳳凰坡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剝趙氏正在煮樹根吃。當他嚐了一片水煮樹根的滋味後說：『味淡根硬，實在難以下咽，食後味更澀苦，腹內十分難受！』可是即南昌一地就有二萬左右的赤貧，以這苦澀生硬難以下咽的樹根做他們延長生命的食糧！

在湖南，昔日的米倉，而今是饑寒載道的悲慘世界。一個衡山縣救荒會委員，六十多歲的老頭子，老淚盈眶，聲音嘶啞的訴說着他家鄉的災情：衡山大堡鄉全鄉戶口十之六七，無法舉火，掘草根、咽糠糟充飢。該縣第九保災民劉金銀爲着飢餓難忍，悄悄的偷了鄰家一籬紅薯，被人發覺後，羞愧自縊。小學校教員尹讓久，則將其幼子賣到茶陵某大家，換取了一些食米。湖北嘉魚、咸寧等地更慘，居民以觀音土、浮萍、草根等充飢，鄂中各縣大體如此。河南則面似菜色包骨頭的難民沿街流浪，逐日增多，他們伸出顫抖的手，發着絲絲的聲音，沿途乞食爲生，狼心狗肺的當局，還怪他們『有礙觀

瞻」。據記者魯金說：『豫北救不活的人民，已達三百多萬了！』

## 疫 癘

對於被飢餓威脅着的人們，疫癘便也乘虛而入，攫奪他們垂危的生命。可怕的鼠疫從贛東蔓延開來，吞噬着貧困的人民。某一鄉患者就有九十九人之多，有些患者甚至全家同歸於盡。死者疊疊，掩埋都來不及。零都、興國等地發現腦膜炎；南昌、九江等地流行着空前的天花、麻疹。湖南延甯、青安等地，疫病死亡者日衆，所患大多爲瘧疾與回歸熱。湖南救濟分署人員在巡視災區後也說：『在衡陽、零陵等災區，許多災民都眼腫發紅，面黃肌瘦，腳腫或患皮膚病，瘡疾等而死』。他並指出這是吃野草等所致，廣州也霍亂蔓延，加以飢困煎迫，每日有數百人死亡。屍體上滿佈蒼蠅，慘不忍睹！

## 田地荒蕪

嚴重飢荒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造成田園荒蕪，生產力進一步的破壞。江西北部高安、德安、奉新、上高等地，原是富庶之區，現在數十里沒有人煙，田地荒蕪者達三四百萬畝，耕牛捨的捨走了，殺的殺完了，去年留下的一些種子，如今也絲毫無剩，湖南沿粵漢路幾百里，兩側幾不見人煙鷄犬。岳陽至衡陽間的田地，兩三年來未能下種，野草高與人齊。耕牛一頭，較小者即需十萬元，而健壯者則需二十萬元以上，大部農民無力購置，就是種子、肥料亦大成問題，所以只得任其荒蕪了。長沙、常德直至衡陽等地，房屋被毀殆盡，幾乎十室十平，到處廢墟。

## 二一 『救濟』

## 盜竊聯總救濟物資

在嚴重的災荒前面，國民黨當局怎樣『救濟』災荒呢？迄今所謂『救濟』，只有聯合國救濟總署從外國運來的救濟物資可以指望，這是徐堪在國民黨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所承認的。但就是連聯總的『救濟物資』，也成爲不管老百姓死活只知壓榨老百姓血汗的要員們的發財機會。這個普遍現象現在已成爲公開的祕密了。

湖南岳陽據說分得洋衣一大批，但各鎮鄉却未能依照原定配額領取。即使領得者，亦多是經過掉換的破被爛爛的中國服裝。在湖南東安，鄉長親朋和保長戚友都領得較值錢的好衣服，而一般真正的難民，連破舊衣服也常常領不到。（四月十五日新開報：『如何救濟災』）在廣州，運到一批原衣後，忽然在定期分發以前，不見面蹤了。在河南，也有大批西裝運津的消息，聽說救濟分署正預備將西裝分發給難民時，忽然有人建議：『給難民穿上西洋衣裳那算甚麼事體？不如把它改購中國衣裳再分發給難民。』這個建議固然極妙，但極不妙的基把這些衣服『變賣』之後，就杳無音訊了。後來知道此事的難民紛紛救濟分署大鬧，請求發賑衣，並說：『洋衣服僅們也能穿』（文匯一一七期『多難的河南』）但國僑會聞，洋衣已換成法幣，法幣已安安穩穩地裝在要員們的腰包裏了。

救濟物資中也有很多麵粉，那些神通廣大的人們，只要一經過他們手，雪白的洋麵就變成褐色的土麵了。又如廣州運到一批救濟麵粉，沒頭沒腦就『失掉』了九十包。大量的救濟物資被有權者拿去

囤積居奇。連反動的『和平日報』也說：『被救濟的對象，已不是窮困飢餓的難民，而是那一批肥碩的商人，這對救濟總的工作的本身，怎能不是大失敗！』其實，所謂『肥碩商人』，不過就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亦官亦商者或他們的代理人罷了。

三月份湖南救濟分署向各災區配發了九千餘萬元農貸。這批農貸一到當事者手裏，就被扣留下來，或做他們放款收息的資本，或供他們賄選官職的費用。這些當事者貸起款來，月息每萬圓高達二千圓，或貸穀一石，至秋收時要還兩石。（新聞報：『如何救濟湘災』）衡陽第八區區長胡子健，爲了想當選市參議員，扣賑款五十五萬圓及賑衣十一大袋，作了私人賄選之用。（四月十五日正言報：『湘省賑災拾聞』）

尤其值得世人注意的，就是三月二十四日俞鴻鈞在國參會上代表國民黨政府所作的財政報告，他公然把聯總救濟物資的『利用』列爲『平衡收支』『穩定金融』和『充裕地方財政』的一個『財源』。這是大地主、大買辦反動官僚財閥們向站在死亡線上的數千百萬的人民的一種最殘酷、最無恥的盜劫行爲。

### 軍糧苛雜有增無已

國軍當當局不僅竊盜聯總的救濟物資，而且還繼續擴大內戰軍除，『收編』全部偽軍，保留大批未繳械的日軍，加緊榨取飢饉待斃的老百姓。

湖南衡陽大棗鄉小小一地，依然留有日俘二千名，別動隊五千，二十軍部隊二千餘。天天派兵下鄉，坐索軍糧，以草根爲食之難民，無法應付。（正言報：『湘省賑災拾聞』）『名正言順』的徵『

購「軍糧」又下來了。湖南南縣一地即要分擔十四萬九千石，而南縣田賦附加，超過正供七倍以上。試問一個縱橫不滿百里的縣，如何負擔得起？（同上）江西滿目荒涼的災區，尚須徵「購」軍糧，一個峽江的紳士說：「峽江幾經敵人竄擾，人口只剩三萬多了，可是徵購軍糧却分配到十萬石之多，照目前的人數分配，連吃奶的嬰兒包括在內。每個人平均要出三石多，而我們連自己吃也不够，那能再徵購呢！」這還是士紳說的呢，貧民們更苦了，他們多垂淚說道：「耕牛沒有，種子沒有，連耕地的傢俱也沒有了，叫老百姓怎麼去活？」（四月十六日申報：「江西在災厄線上」）

在飢饉慘烈的河南，據三月二十一日參政會上翟倉陞的質詢，該省國民黨中央及府原規定駐軍隊三十八萬人，但實際駐軍數達百萬以上，這些從事內戰的軍隊，「拉了徵糧，把機關槍架在老百姓門口搜糧，搶劫掠奪。」

這些敲吸待哺的老百姓身上，還壓着額外的許多重擔。一個由災區逃出來開一家小飯店的中年婦女向國民黨派到江西的署撫官劉文島訴苦說：「糊口真不容易，攤派繁多，催繳火急，我們來此一月，就攤派了三千多元。這些捐是每人每月不論大小要出三升米，另加一百元現洋，過年時，每家亦攤二百元。經常還要修路捐，清潔費……。就是在這纏綿中不滿週歲的男孩子，也要派工修路，否則就要出錢。像我們開飯店的，每月還要出被服十天，我一家四口，才有一牀被，那有辦法拿出去呢？又得花錢，反正動一動就是錢，糧」（申報：「江西在災厄線上」）所有這一切，顯然的不是救濟災民，而是在垂危的災民身上刮骨吸髓，加速災民的死亡，推進災荒的發展，把中國人民投入更擴大、更悲慘的苦難中去。（載六月十一日東北日報）

## 破產的西南工業

(重慶通訊) 大後方工業界的勝利代價：停工，關門，工人的遣散費還要賣機器賣房產來付給。——這是工業家徐崇林氏所道出的目前國民黨區西南邊省的工業現狀，棉紡業去年數年在棉荒當中，勝利後在物價劇烈波動下受了一個沉重的拳擊，重慶的大紗廠漸於停工，如豫豐紗廠的原料在十二月已僅够支持三五天的工作。西渝市一百多家土布小織戶更是紛紛產失業，家人啼號寒飢。至於承織軍布的小廠，渝區四百多家，由於軍需署十二月二十八日通知從三十日起，停止收布，在這一最後一擊之下，全體走上了關門破產之局，糜子當做柴火，掉，當作廢鐵賣光了。

這與大官諒，大財閥無關的，他們今天正組織了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把接收敵偽的四百萬錠子掌握在手中，向着這破產末路上的中小工業家，張開了獨佔家的貪婪而瘳笑的大口，然而大後方棉紡織家們無數次的呼籲、抗議、請願，沒有得到任何實際的解救。

四川絲業遭著同樣的命運，去年的繅絲量僅佔二十八年的三分之一，製種數量也只佔二十九年的三分之一，去年染出最大的牽新絲廠的機器也只有三分之一開工，各場一片的冷落蕭瑟氣象。也正是這種困境裏，另一個官僚資本的壟斷公司中興蠶絲公司出現了。

重慶的機器製銅業更是走上了悽慘的結局，彈石的二十八家小型工廠，關門和遣散工人的十之九，當人們問到他們是否還繼續營業時，老闆沈痛的搖着他們的頭，說：「今後人家都用美國貨，誰個

「還買你的機器啊——不景氣下的較大規模的幾個公司如中國興業、中國製鋼等公司也走進了墳墓。與業公司，從前在大財閥掌中的一個大公司，爲什麼也倒下了呢？因爲大財閥們忙著向外國訂貨去了——美棉、美麥、英國鉛……不是比破敗的工業賺錢嗎？因爲，大財閥們忙著組織壟斷公司去了，除了前述兩個公司之外，還有麵粉公司、糖業公司、油業公司、紙業公司等，將其次第加以國營一面目出現（徐崇林氏所述）。

危機普遍的籠罩着西南國民黨區工業。資內的精對於農工業家造成了苦味，賠累一天比一天嚴重。嘉陵江，岷江等地的煤、箇青的錫，以至於碾米業、製藥業、製革業……都在一種恐怖的當中。「古巴皮鞋一百萬雙的訂貨若是給了製革業，後方的製革業就得聽生的可能了。」一位製革業中人感嘆地說了無限的感慨這樣說：「皮鞋我們自家能做，爲什麼要買外國的。」說到製藥業，政府不許定購本國貨了，藥行也不敢進本國貨了——有的製美國藥，你比得上別人——因此，重慶一家在抗戰中每日銷到六、七百萬的製藥廠，現在只銷到一百五十萬了。三十家製藥廠瀕於破產。

努力於民族工業二十餘年的胡厥文氏痛切的說道：他的「每項研究都有切實的歸零，現在都走不通，不僅無助力，而且阻力重重。確不說我已意氣心灰，但事實上却是一籌莫展」。誰使民族工業家走到這局面呢？是大官僚、大買辦們。重慶土布、軍布、花布、製藥、製革、造紙、煤油、機器、煤礦、酒精、絨服、軍毯、醃漬等十多單位的中小工廠聯合會會商政治協商會代表提出申請書，要求召開全國經濟會議，制定民主的，經濟政策，反對輕工業國營立即取消中紡中蠶公司及其類似組織；請求將接收工廠全部給民營與和購；要求免除苛雜，提高外貨進口稅率（特別是日用品等）而減輕機器進口稅率；要求減低農民負擔，促進農村繁榮等等。這個意見書指出：「托拉斯化與『官僚獨佔』

的中紡、中蠶公司『造成嚴重的經濟內戰形勢』。而訂貨，『連皮鞋、棉花、紡織機械、也向古巴、美國去「買辦」；而使製革工廠，廣大棉農，機器工廠倒閉失業』；而對於大後方民族工業，政府却『公開叫我們中小落後的工廠應該早點關門，而不予絲毫救濟』，『工業貸款，更因當局輕視中小工廠，抹殺其抗戰成績與現在需要，而不貸給』，至於接收敵偽工廠，『竟有與「身份不明」之特殊人物勾結，至今仍不交給廣大中小工廠接辦』；指出『這種壟斷的官僚買辦性的經濟政策，是要堅決反對的，』它『不是樹立中國自立更生的道路，而是斷送民族工業的自殺行爲』。民族工業家們，從親身痛苦中日益深切的認識到了『民營工業的枷鎖』，如徐崇林氏所說的，『政治不民主，我們要工業化那末豈緣木求魚』。他大聲的喊道：『這是我們老百姓說話的時候，是我們老百姓與聞政治的時候了！工業家們團結起來吧，一致呼籲……實行政治民主！』

（載九月二十二日東北日報）



## 被官僚資本絞殺的國民黨區工業

徐方略

國民黨內大官僚資本集團（即國民黨統治集團）利用所謂國營事業及統制政策，壟斷了其統治區的所有的重要的輕、重工業。抗戰期間，在重工業方面，舉凡兵工、電力、煤焦、燃料、鋼鐵等事業，完全在資源委員會、五礦管理處、液體燃料管理處、兵工署等機關經營的企業機構的壟斷之下。輕工業方面，中國工業的重心——棉紡織業，為花紗布管制局及軍需署所管制；重要的出口生產品——生絲、茶、桐油，被復興公司、中茶公司所管制；鹽統購統銷。重要日用品的鹽，曾一度為國民黨當局所「專賣」，「專賣」解除後，仍為鹽務總局所統制；火柴則有官辦的壟斷的「中國火柴公司」並亦曾一度列為「專賣」品之一；甚至糧食，官方也辦有中國糧食公司（該公司與中農銀行合辦）。勝利以後，雖部份的解除了對生產者的統制，如廢除花紗布管制及統購統銷，但對重工業統治機構，照舊或改個名字的依然存在，並積極籌備重工業「國營」機構的擴張，企圖將石油等礦產，完全收為「國營」。對輕工業，反而更加擴大了壟斷範圍。中國紡織、中國蠶絲、華北鹽業等壟斷公司次第的組織起來，並拚命的籌辦水產、鑛業、造紙等「國營」公司。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接收」的敵偽的托辣斯和康采恩性質的公司。如華北開發公司、華中振興公司等，全部作為國民黨內大官僚資本壟斷之武器，所有接收的兵工、電力、鋼鐵、煤礦、機器、船舶、造船、造紙、糧食、化工以至於紙煙等

事業，全部爲大官僚所攫有，並以之作爲設辦壟斷公司的基礎。只有少數工廠準備標售，但仍然是從大官僚們的左手轉到右手。工業家吳蘊初氏請求收買就被阻撓了。

大官僚資本壟斷的路線，不能像國民黨宣傳機關所鼓吹的發展『生產建設』呢？歷史和眼前的實際對於這種欺騙作了絕對否定的回答。

數年以來，這個壟斷路線造成了民營生產者的破產和民族生產力的破壞。比如，花紗布的管制，使棉農及民營紡織業者失却了生產、銷售及購置原料的自由，在大官僚資本收花換紗，收紗換布的殘酷的剝削下，不僅造成了紡織業家瀕於破產，而且，也造成了棉農的破產，形成空前人爲棉荒，最後使大後方棉紡織業停機斷杼了。復興、中茶公司的『統購統銷』，同樣的剝削了絲、茶、桐油生產者，迫使他們欲桑伐茶，焚燒桐樹，造成絲、茶、桐油生產和出口的大衰落。同一原因使箇舊錫礦，嘉陵峽江煤礦、內江食糖，白貢食鹽，這些著名的國內特產破產了。除了統制壟斷而外，生產者還受了通貨惡性膨脹，苛捐雜稅的打擊。工業家的利得數字在天文數字的物價高漲下實際成爲虧本，但還要担负種種稅捐。這就是國民黨工業家所悲訴的『虛盈實稅』的壓榨。在生產者破產的悲局中，生產力的凋敝達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重慶工廠總數一千四百零九家，佔戰時大後方工廠總數（五千四百多家）的四分之一，目前倒閉了千家左右，佔該市三分之二強，佔西南、西北國民黨區五分之一。其中，鋼鐵、化學工業全部停閉，機器業停一百八十一家，電工業停十七家，煉油業苟存寥寥無幾，麵粉業半數停工，而紡織業在去年即因棉荒與勝利後恐慌而大半停工關門，目前仍陸續倒台中。他如貴陽工廠倒閉了一千多家。昆明民營工廠倒閉半數以上；而西安紡織業亦大部破產，其苟延殘喘者，僅用機器十之三至十之五。由此可見，國民黨區的工業已被大官僚資本摧殘到何等衰微的程度。官

僚壟斷的路線，絞殺了中國的工業，鐵的事實活生生的擺在人民的面前，這是無法掩蓋的。

勝利以後的大官僚一口獨吞『接收』的工礦業和『國營』壟斷的政策，則更是破產的民營生產者的絞刑。這些官僚資本的『國營』公司憑藉着政治上的特權，實行壟斷、吞併、掠奪，民營工業絕無力與之競爭，如中紡公司所『接收』的，連同外國購買的與中交兩行原有的紡錠共達百萬枚以上，但大後方民營紗廠目前所能開工的只有十五萬枚，這就無法與中紡相抵抗。中紡公司同樣的擁有上海江浙兩省的八大蠶絲廠，七百九十八台機器，並有十五廠亟待接收，在嘉興、蘇州、上海等地又設置絲、製絲織綢工廠，亦非破產的江浙四川絲生產者所能與之競爭。總之，『國營』事業必將以壓倒優勢格殺民營的中小資本，而阻斷國民黨區人民從事生產事業的道路。

官僚資本壟斷的路線，不僅摧殘了民營生產事業，而且由於其買辦性和封建官僚的腐敗性，官僚資本所壟斷的企業本身，也決不能成爲發展生產的力量。官僚資本的第一特色，就是貪污腐化。因之，凡是官僚資本所經營的生產事業的生產也是日益低下。著名的花紗布局變案，如前年九月間參政會所暴露的，其所霉爛掉的紗布竟達三萬萬元以上。同樣的，在『統購統銷』的政策下，大批的茶葉腐爛在衡陽倉庫裏；這個政策成爲『統而不購，購而不銷』。勝利以後，官僚資本壟斷公司一個又一個的成立了，但據最近參政會所暴露的，絕大部份的『接收』的工廠至今八個月還沒有復工，坐令機器設備生鏽。大官僚們只知『劫收』發財，無心『復員』生產。爲了賺錢，中紡公司以其所『接收』的紗鈔掛牌售價一百二十萬元一包（其原來成本不到五十萬），引起上海紗布高漲，目前價格十二倍於去年九月，並刺激了百物漲價。而上海所有的『公營』事業，如鐵路、電車、電報等等的加價，無一不是上海物價高漲的推波助瀾的因素。這又說明，大官僚資本不僅沒有幫助生產的發展，而且，在

製造經濟紊亂，實際上是對於生產的重大破壞。

官僚買辦資本的破壞工業生產；更重要的還因為它在『生產建設』的幌子下面，爲着他們的主子——外國獨佔資本服務，斷喪民族權益。比如，國內皮革業在他們壓榨下破產了，但大官僚們的『軍用皮鞋』也不在國內訂製，而向古巴購買，使垂危的皮革業更走絕路。目前，外幣大量的入口，從工業品的棉花、棉紗、棉布、蠶產品的洋麥、洋麵、洋米，直到奢侈品都成爲大官僚資本家最重要的發財途徑。在此情形下，中紡公司目前主要的業務，幾乎不是生產，而是大量的淨銷疋，棉花的入口。中鐵公司甚至認敵作父的向日本採購五十萬張蠶種和三千萬株桑苗，它在實際上只是對於垂危的江浙四川從事蠶桑事業的民間生產者的一個致命的打擊。這樣的一買辦一政策，無疑的乃是在國內市場驅逐民族生產品破壞民族產業的道路。

概括說來，國民黨大官僚買辦資本比抗戰時期大大的發展了，它已造成工業嚴重的凋敝和中小資本破產，而今後，則無疑的將更加嚴重的摧毀民族的，自由的，人民的生產事業，使中國人民依舊並更殘酷的被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牢獄裏；爲着中國工業能有獨立自由發展的道路，只有廢除大官僚資本的統治。

# 武漢商業的危機

于 蕪 言

——武漢通訊——

## 蕭 條

漫步在武漢街頭，似乎覺得沒有什麼樣子，而酒館林立，倒好像比過去更繁榮了。但仔細觀察，則又不然。在漢口，江漢路是蕭條萬分的，在內街，昇平街，前花樓街一帶，過去綉綉、山貨字號、錢莊集中的商業區，現在土崩瓦解，但在湖北街界限路一帶則喧嘩熙攘，而狹窄的一條漢正街，却比重慶的任何一條大馬路都熱鬧了。

然而這還只是表皮的想法，隱藏在那若干消費性的繁榮姿態裏層的，武漢經濟正面對着一個深刻的危機。全部工業在停滯着。武漢當局在誇說武漢沒有工潮，但在一次省參議會上，一個參議員拆穿了這個牛皮，他說：武漢區不是沒有工潮，而是根本沒有工業。武漢戰前有十萬產業職工，截至五月中旬止，只有武昌第一紗廠正籌備局留工，有工人二千多人，因此，至少有九萬多產業職工是在失業中或者轉了業。從一切方面看來，武漢日益變成了一個純消費的城市了。還有一個例子可說明這種情況，在戰前，武漢就有許多外地的客商，他們從各地區販運土產品（桐油、棉花、糧食、山貨等）到武漢，然後從武漢採買製成品（布疋、顏料、洋貨等）運回本地分散到農村中去，作爲一個轉運工商業

大城的武漢，這是支持它真正鼎盛的志本商業活動。但勝利了九個月，這種商業活動却絕大部份都在停滯著。

總括這種印象，武漢商業可分作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作爲被「接收」財的官僚和戰爭中的暴發戶、游資的擁有者、房產的擁有者們的畸形享受的商業，於是滿街的酒館，飯店和買賣奢侈品的大商店。然而就是如此，這些商業的命運也不是一律的。我的兩個朋友，分別經營着兩月中等的飯店，一家在熱鬧的漢口中山路上，於是他每一個月能盈利到幾百萬元，另一家在比較冷落的武昌平閣路，結果，每天的營業收入不能抵償支出。解釋這種奇怪的現象，應該歸結到市民層的兩極的分化，消費的對象是減少了，多數的市民失去了安樂的可能，而少數的揮金如土的份子則更加揮霍。另一方面，作爲交通樞運樞紐的武漢基本商業活動則在停滯着，工業在停滯着，武漢的小市民正走在可怕的下坡路中。

商界中人說：現在的市面是畸形的，某項貨略有需要，價格即陡漲，而略有貨到，價格即陡跌，因此人心虛浮，正當商業多存觀望之心，交易是少到不可再少了。我問一個棉布行的朋友現在的生意和日本投降以前的生意比起來如何？他斷然的道：『比都不能比！』『從前下河駁布，動輒就是幾百筒（布單位，鄂布每筒因產地，布質不同有二十疋二十五疋，三十三疋，三十五疋等幾種），現在頂多只一二十令，河下的（即各地客商）大批交易完全沒有了，只能做本市布店的零星生意，每次一筒，二筒，一個月做不了百來筒（從前能做兩千筒）。』

這種基本商業活動停滯的原因何在呢？農村的不安是主要的原因。在像武漢這樣因交通便利而發展的城市，其依賴農村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今年湘鄂災情慘重，農村凋零，加之地方基層政治腐敗，政府更無恤民之心，要錢要糧，務使其倉倒灶空而後已。這樣，農村對城市的消納力自然就大減少以

至於根本沒有了。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即因為物價高漲，對外滙兌不利，交通困難，而使國際出口國內轉口商業都趨於衰落，因而在武漢坐莊的各地客商泰半都還沒有復業。例如上述棉布行業的蕭條，那就包括着湘鄂陝農村消納力的減少和棉花、桐油等出口轉口商業的停滯的兩種因素。

## 危 機

但是，武漢商業直接的，當面對着的危險卻不是上述的原因，而是泛濫的高利貸與低下的購買力所構成的可怕剪刀差。

高利貸在武漢商場的壓力，是很驚人的，據說，不論大小各業商店行號很少有不賴高利貸來維持。在以前，游資活動的對象是囤積，在目前則轉化為高利貸。自然在蕭條的市場情況下，龐大的游資活動也不~~能~~不以相當程度的囤積行為爲對象，不過這種囤積，由於購買力的減低，物價波動與市場交易的不經常，是帶着濃厚的投機性的。武漢的物價，民生必需品，主要是農產品，是節節上漲，而非民生必需品，工業產品，甚至有定貨則都呆滯甚至下跌，在這種情況下，祇有依賴着因供需的不經常而發生的短期的急遽的物價波動才有可能得到囤積的利益，而這種利益是不穩固的，在這種情況下，游資活動的對象，就由囤積轉化爲高利貸了。

使得高利貸有這麼廣大的影響的，原因約有二：（一）商業的停滯，貨幣——商品——貨幣的週轉不靈活，因而增加了流通資金的需要；（二）勝利後偽幣與法幣的比值減少了商業的資本，而物價不斷高漲，加多了資金的需要。

高利貸主要自然是通過銀行和錢莊的放款，利率在月利大二分左右，拆息每日六七元。銀行錢莊

以外普通小商店甚至肩挑小販的利率，甚至高到大六分，即借出一萬元，每日收利息二百元，更厲害的，有利上利，或每天不但還利，而且攤本。

於是我們看到了武漢商業當前的危機：交易的清淡，子金的負擔，它們一天天的乾折老本，以至折光磨盡。下面的例子是可說明這種危險情況的：一、漢口民權路某疋頭號。資金二萬萬，週轉不靈，向錢莊活動額達九千萬，兩個月間疋頭價格下跌三成（不是貨多，而是無人買，忍痛跌價，以求少折子金）兩個月連子金損失在內虧蝕五千萬元。二、漢口小夾街某海味號營業半年。關門，虧欠三十一家銀行錢莊額達一萬萬六千萬元。有人估計還不止此數，因為其折息僅以五元計（照此，每日得付子金八十萬元，而營業額，每天有時只有十萬元），和利率行市不符。

前途如何呢？商人們說：前途危險方與未支！物價高，資金少，高利貸對於他們弄周輪打黃蓋，一個個打，一個個挨，這不是報紙上容言呼籲禁止所能解決得了問題的。不論是農村和城市，人民購買力都一天天削減，實際交易已一天天清淡。在這兩矛盾，這一種刀差之下，武漢的生意人口前還不是悲劇的結束而是末路的開始哩！

但你能一口咬定放高利貸，都是一猶太麼？不能！有一個極大數目的小市民層，正賴着這高利貸來維持生活哩！在抗戰前，武漢是一個標準的小市民城市。以店員說，店員是武漢人口成份中最多的一種人口，他們每月收入一般在二十元至三十元之間，可以維持一個半溫飽半有閑的生活了；但現在呢？他們每月的收入普通在一萬五千至二三萬之間，竟有低至八千元者，以這樣低微的收入，養家活口自然絕對談不上，但他們要活，於是放三印子錢，成爲他們維持悲慘的生活的重要手段，他們當所有得到十萬二十萬，每月收入利息三五萬元，就用這來維持甚至一家數口的最低的生活需要。



日用必需品（飲食）是每天不可少的，經營這些貨物的商人們計算其生產成本，不能不把子金負担加進去，這樣，高利貸助長了物價，而高利貸所得者則用他們的所得再去填這高物價的坑，這個玩意可以叫做蛇吃蛇，高利貸吃癩了商人，商人喂飽了物價（日用飯食必需品）。物價則又吃了這些可憐的高利貸者。

武漢的商業就是籠罩在這一片險影之下，它的市民正在失業與高物價的威脅下逐漸走向破產或赤貧，它與農村脫了節，它受着廣大農村破壞的打擊，它日漸成爲純消費性的、範圍日益狹小的商業，它被官僚，大買辦資本的游資緊緊束縛着，它一天的乾枯，而當它一旦支持不住而山崩海倒時，它給這個商業人口佔最大數量的城市的影響是不堪設想的！

只有和平、安定才能解決這一切問題，只有和平、安定才能提高人民的購買力，能使物價跌下去，然而一個和平安定的中國的實現，必須有賴於產生一個真正民主的中國！

（六月六日載上海『群衆』雜誌）

## 美國『文化』的廉價推銷

夏其言

可憐今日之上海，竟是美貨之天下。

玻璃皮帶，罐頭食品，駱駝牌香烟，三花牌香粉以及『名目繁多不及備載』的日常用品之外，最近我們又發現了各種各樣的雜誌。書店報攤，固然是『理合銷售』，但現在竟然已有專售的攤販出現，諸如外灘、靜安寺路、霞飛路以及愛多亞路一帶。說來這該是美國貨的一個新陣地了。

這些雜誌，包括各種專門技術的科學期刊，如紡織、無線電、化學、醫藥、建築、航空以及一般的科學雜誌如 POPULAR SCIENCE 之類。以上種種，在『專攤』上出售的，大抵以過期的居多。

除了科學期刊之外，更普遍的是一般性的讀物與消遣性的雜誌，前者如『生活』、『時代』、『讀者文摘』、『星期六晚報』，以及縮本的 NEWSWEEK 等，後者則如『現代錦幕』、『電影生活』、『摩登家庭』、『時表』、『戶外遊戲』等等，其中很多都是『最近到滬』的。

截至目前為止，除了向美國直接訂閱的科學雜誌居多而外，門市與攤販銷售者則以生活雜誌的銷數最大。每期一萬冊（定戶不計在內）到滬，全數分發出去之後，還嫌不夠。最近『生活』與『時代』在上海成立了一個中國地區的總經理處，打算擴大推銷，據負責發行的周君語記者，現在因為美國也鬧紙荒，並且由於運輸上的種種限制，不能盡量供應，以至最近『生活』竟有黑市發見（官價

六百元，黑市有高至一千元者）。據他的估計，如果美國方面能儘量供應，運輸上的困難能設法解除，那麼短期內賣出三五萬份是毫無問題的！

周君的估計，顯然並不誇張。不說內容，單以印刷、圖畫、紙張而論，此之國內出版的任何刊物或叢報，都太「價廉物美」的，何況也確實有着其豐富的「內容」。但記者認為：這裏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便是中國人特別是上海人，今日之下，除了吃美國的罐頭牛肉，穿著美國的玻璃雨衣，坐美國的吉普汽車之外，還竭力的在學取美國人的趣味嗜好，乃至生活態度之類的東西。這些人在此時此地，耳濡目染心嚮神往之餘，除了沒有辦法使自己的鼻子突然高起來外，單是物質上的「美式配備」顯然是不覺滿足的。過去的留學生回國後，不是嫌中國的月琴都不及外國的嗎？他們終於有了精神的承繼者。

據民間專代客戶訂閱外國雜誌的東亞書社經理夏君告訴記者，戰前英美雜誌的訂戶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外國人，而現在的情形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中國人，夏君漫聲重其事的對記者說：許多外國人對訂閱定價不無「太昂貴」之感，但中國訂戶大抵都是說：「這太便宜」！雖然其中也不乏技術人員與純學術性的研究者，但由此也可見中國人對於美國雜誌的熱愛了。

電影、時裝、摩登家庭之類的軟性雜誌，其直接定戶雖然並不一定最多，但門面與報攤的銷路却是驚人的！新出的簡直無不一搶而光，從不會有過一本賣不出去的新雜誌。最近上海好多話劇院關歇是並不偶然的，因為人們寧可耗費幾百元買一本五洲六色的CURENPLAY比之化幾千元去看一場話劇，當然要上算多了。

一個差強人意的現象是各種科學雜誌的中國定戶還在逐漸增加中，東亞書店的夏君說：「近來

中國讀者對科學發生熱烈的興趣，實在是足以爲復興建國的前途樂觀，但是國內的政治不上軌道却阻止了這一樂觀的前途。據說，西書進口，結外匯可以不受限制，但是以進口的西書雜誌一併計算在內，每月總數不下美金十萬元，比之罐頭食品、化妝品、煙酒之類，這十萬美金又該是一個多麼可憐的數字！

中國人需要向科學發達以術高明的友邦學習，這是天經地義的，基於這一個前提，我們也認爲十萬元美金的西書進口實在是太少了。但我們似乎不必也不該沒頭沒腦「迷信的地一崇拜一偶像」，在享用了種種各樣價廉物美的美國物資之餘，還要把黃臉皮場場子的中國人，在生活習慣與趣味嗜好上，也竭力東施效顰，硬生生把自己「美國化」！

因爲，委實說來，月亮終究是圓的，而且中國與美國一樣！

（轉載八月十九日文滬報）

## 美貨第一走私大本營——廣州

除上海外，美貨走私的另一個大本營，就是廣州。大量的走私美貨，以不設關的香港為轉口，經由珠江水路，廣九鐵路及空中運到廣州，並如狂潮一樣泛濫於華南。

### 美艦蔣官公開走私

美國兵艦一經港口，提番布袋子的失業軍人，『黃魚』和跑短水的汽車司機，成羣的擁上去，向美水兵搶購私貨，海關對於美艦無權檢查。過去看慣了日本人走私的廣州人，分不出美國與日本有什麼區別。

擁有政治特權的中國官僚們，也大搖大擺的以軍艦或飛機走私；軍艦上早已公開實行收稅制度。這種『官冕堂皇』的『官原走私隊』，『到處通行無阻』，稅收機關即使發現了，也不敢放聲。

### 武裝保護下走私職業化

還有專門以走私做職業而與官商有密切關係的特權分子，駕着『輪船』、『雷艇』，上面安放機關槍或其他武器，經常來往澳門、香港與廣州之間。據商務日報載：武裝走私規模浩大，敢保入口免稅單的，竟大有人在。

活動在廣九鐵路上的，有著名的『廣九洋煙走私大隊』，爲一百名左右（數目還在繼續增加）穿著軍衣，掛着符號的現役或退役的軍人。他們背後都有紫巾，而且具有着屏明手快的走私本領。他們從廣州出發時是替布莊帶布，回來便滿裝美國香煙。從日本投降廣九鐵路後，復車現現在，這條交通線上，每天都看有他們的足跡。有某人索性脫離軍籍，把走私職業化。

緝私隊偶爾有所破獲，但來頭大的原貨發源，來頭小的，也是緝私者與走私者馬虎了事。

## 廣州十萬地攤多是走私美貨

私貨不僅是美製玻璃物品、原子筆、罐頭、香煙、化妝品、汽油、染料及布疋之類，甚至還有鴉片毒品。廣州市商店、地攤等全被美貨所吞吸。全市十萬以上的地攤，幾乎全是走私貨，弄得各大商號老闆整天愁眉雙鎖。

## 漏稅數字倍於實稅

走私的數字，僅從『廣九洋煙走私大隊』而論，每月運入美國香煙一箱，即有三十箱，估計至少值一千一百萬元，每月即在三百萬元以上。廣州四月份關稅一箱美香煙偷稅，估計到廣州的武裝船隻，其總值即達三千餘萬元。據報載，五月份份，粵海關每月平均稅收僅一萬萬元，但估計因走私而損失的關稅，竟達十五萬萬元之多，依此比例計算，六月份份海關進口貨物價值爲一八十八萬萬元，該月份的走私貨值，便是三百三十餘萬萬元。

## 走私美貨湧民族工業滅頂

在廉價的走私美貨的前面，華南的民族工業遭到了滅頂之災。比如香煙，國產較美貨價格貴兩倍；牙關廣州最有名的梁新記出品，要賣兩千元一把，而美貨只需四分之一的價格（五百元）即可買到。這樣，民族工業是沒有辦法在競爭中維持自己的生存的。廣州工廠的煙筒已很少在冒煙了，廣州、韶關香煙業百分之九十都垮了台，這是誰的過呢？

# 上海的工潮

上海航信

99

在逼人的新舊年關之際，上海湧起了十多年來所未有的大工潮，從勝利以來發生的一千多起的職工的抗爭，在一九四六年歲首更加高漲了。自一月中旬到二月中旬，大規模的同業聯合性的罷工，罷工和請願遊行，在六大公用事業（英商電力，英商電車，法商水電，上海電話，自來水，自來火），**國十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等），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所屬廿多廠及民營紗廠等五十餘廠，四十七家大藥茶館（冠生園等），四大麵廠（福新等），四大國營銀行，各大電影院，各重要旅館及許多頭髮店中掀起了，它又廣泛的伸展到絲織業（十一月間曾有一百二十家絲廠的萬人工潮，至此又漸起），化學工業，京滬滬杭鐵路，海關，洋行，藥房，搪瓷廠，百貨業，製茶業，書場，露天，三輪車夫，商務印書館，大美晚報，跑狗場，美軍吉普司機等。被捲入的企業達七、八十單位，職工十七萬人以上。六十二廠的六千失業工人（代表了六萬失業者）亦於一月二十二日作飢饉大遊行。這次大工潮中，百貨大公司的工潮使南京路——上海繁榮的心臟為之失色，六大公用事業的搏鬥使上海面臨着運動不繼和黑暗之夜的威脅。大上海的繁榮是百萬職工為其基石的，從而職工的抗爭撼動了這個中國的經濟中心。

飢寒、失業、乃是工人抗爭的根本原因。一月初旬，上海中等米價每担一萬一千二，中等布價每



定自四萬至七萬元，普通三口之家最低需三萬七至四萬元才能支持一月生活，但職工的工資，如永安公司職員最低只有一萬零六百元，練習生的最低工資竟至三千七百元。至於產業工人更加痛苦。一個紡織工人訴說道：「一天要作十二、三小時的工，放爆竹般的物價漲了十來倍（勝利的幾個月來），工錢却抵不了多少。每天飯都不能吃飽。住草棚房子，聽見下雨，上面淋水，下面滴水，人就睡在水中間。」

物價為何們陷在人間地獄裏呢？有人（如大公報）會說：物價暴漲是工潮發生的原因，這是有其一而的道理的。但是誰製造了物價的暴漲呢？大官僚，大財閥們爲了淨賺四百萬萬元，硬要實行二百（爲中儲券）比一（法幣）的暴例，當物價平地飛漲了。按照這一比例，只二百萬萬元亦可全部收回僞中儲券。當在上海又每月印五百萬萬元的鈔票，並從重慶和國外把法幣大量的運滬，造成了更嚴重的惡性膨脹。

但，還不止於此，當局甚至還要實行「統一工資」，社會局規定：「上海最低工資只有二萬八千元。這一來，法幣電工人的最低工資就由三萬二降到三萬，廠方還說是爲了『體恤工人困苦』！失業者，過着更其慘痛的日子。六十二工廠失業工人遊行中，他們在南京路電桿上寫下了他們的眼淚：「『做一天，吃一天；停一天，餓一天；一當光，吃光；賣光。』」在饑寒的十二月，上海凍死的貧民，僅僅是普善山莊所殮埋了的，就有九十多人，一月三、四日，兩天凍死百餘人。

最大多數工人的失業，是由於許多工廠不能復工。壟斷輕工業的第一公司——中紡，在上海接收九十六萬紗錠，但復工的才不過三十七萬。至於紡絲、化工、機器、鋼鐵等接收的工廠，絕大多數在停工之中。大官僚，大財閥們忙着「劫收」（如收復區人民所稱呼的），發勝利財；但對於復工，却

如此的懈怠。

千萬的勞動者，就不得不起來，爲生存而搏鬥。『增加工資！』『改善待遇！』『要求工作！』『要求復工！』『反對開除！』『要求飽肚和要求工作，乃是上海工潮中兩個集中的口號。』

另一部份在外商企業中的勞動者，除了身受上述痛苦之外，還受着殖民地奴隸式的歧視與虐待。這種民族壓迫，並沒有因爲抗日戰爭的勝利而有所改變。在外商公用事業及海關中，同一工作的外人，甚至是日本人拿着比中國職工多出十幾倍，二十倍的工資。在英商電力公司的及其他外人企業工潮裏，工人宣言強調的說：『不能忍受『這種』不平等的薪金及待遇』。許多職工們認爲：這是一國格掃地』。

在好幾處奸搗身而爲新貴的上海，又一部份的工人依舊受着漢奸老闆的剝削和壓迫。因此，與十大公司一起意工的新新公司職工，在一月初，檢舉了漢奸老闆李澤。隨之而起，有法商電車公司職工檢舉與敵（日）經勾結的法好克萊，賴達德，庚元公司，生生牧場，泰康公司的職工檢舉漢奸老闆項康元，沈萬鐘，黎汝成等，掀起了上海人民檢舉漢奸運動的第一聲。法水電工人向各界控訴他們的痛苦道：『車票一漲十倍，我們的工資卻減低了一成。我們不是要求增加工資，只是要求不得減低』。『去年徵信時期年賞也發給四十天，而今天賜到年，我們只領到年賞三十天』。勞工代表堅決表示：法商水電當局在上海淪陷期內與敵無賴狼爲奸，狐假虎威，動輒壓迫職工，決不願與這等奸方合作。一個工人，明確的說明了他們抗爭的目標——『我們的要求：大家都吃飽飯。我們願幫助老閩大家一起努力生產，建設一個新中國，在這新中國裏，我們工人要有飯吃』。工人們的要求是合理的，充分爲雙方着想過的，比如永安公司職工的增資要求——他們十分細心的向新開舉解釋着——只

不過估資方每月毛利十八分之一。

可是，大官僚，大財閥，外商中帝國主義份子，漢奸資本家和特務份子對於工人施行了種種的造謠、破壞、鎮壓（雖然他們迫於民主潮流，不得不有某些讓步）。對於一月二十二日失業工人的遊行，出現了挑撥性的謠言，誣稱工人反美。終於逃不了人民耳目，由上海市當局出來更正。一月二十六、七兩日，大美晚報、申報等報紙大登所謂工潮係由『激烈份子（包括紅色與粉紅色份子）』、『共產黨份子』所『操縱』，『在楊樹浦方面舉行之工人大會中曾布置列寧旗幟與紅旗』等流言，事實為工人所揭穿，工人請新聞界到會場舉行一次招待會，『紅旗』云云，只是英電工人開會地址借用了該公司方面的俄工膳堂，堂中懸有蘇聯國旗和斯大林元帥像片而已，橫暴的鎮壓，以一月三十一日英電慘案（死傷十數人，詳情已誌『八日本報』）為最，引起工人的憤怒。六大公用事業和棉紡織、機器等職工聯合向當局抗議，要求懲兇，並成立上海市勞工自由保障委員會。工人工潮中，作了種種委曲求全和顧全大體的行動，如法電工人曾以保證不影響交通的斷絕，在資方截斷電流，警備部機槍佈於廠口的情況下捨車出廠維持交通。又如英電工人在一月初會接受上海市當局調處，答應先行照常工作，由於資方頑固的開除工人，才不得不做意工的抗議，但終於遭受了殘暴的毆殺和逮捕。國民黨當局一方面公開表示『以民主方式解決工潮』，並進行若干的調解，工方對調解亦多方讓步，但另一方面却又如此的敵視、殘殺工人。當局並發出了取締罷工、怠工、遊行的文告（一月十五日淞滬警備部取締遊行示威，該司令發恐嚇談話，謂『否則恐發生意外』；十九日，社會局發出文告，謂『不得有罷工、怠工或停業之行爲』，『否則當嚴予取締』；一月七日，該局再度發出文告，重申『不得擅行罷工、怠工或停業』，恐嚇的聲言：『慎勿稍越軌範，自貽伊戚』。

工人的民主要求也日益覺醒，在二十二日遊行中，提出了「要求組織工會自由！」「立即實現蔣主席四項諾言！」「立即實現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的口號。而英電慘案後勞工自由保障委員會和聲援行動，更反映了工人民主要求之日益增漲。一個工人，這話明確的給民主下了個定義：「民主不民主，就看我們工人生活改不改好。」工人更認識到，達到民主必須「靠我們自己。」這個工人說：「比如我們這次怠工，怠了一個星期多，流氓，「包打聽」（暗探）常常來說賴話，廠裏先生又說軟話，可是我們都不管，大家一條心，不成功不散，他們也沒有辦法了。」總之，我們要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就還有辦法的，雖然苦頭總要吃些。」

（四六，二，二四。載解放日報）

# 北平青年的苦難和鬪爭

慕 伊

## 一、『偽學生』

北平光復以後，蔣介石在去年底爲了佈置華北內戰曾經去過一蹓，他在太和殿召集學生講話，假仁假義的安慰大家一番，說『我把國家交給你們！』當時天真的青年們也會感激涕零，高呼『蔣主席萬歲！』他們是領着這甜言蜜語所麻醉啊！

可是，墨寫的謊話掩不住血腥的事實，狐狸終於是要露出尾巴的，接收人員們一來，就給青年們戴上一頂『偽學生』的帽子。那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回答請願的學生說：『大後方的同學要來甄審你們。』『甄審』，這就是國民黨法西斯實行思想統制的代名詞。他們甄審的項目規定，每人要標點批註國父遺教和蔣介石的反動理論『中國之命運』，要寫交主義併讀報告和學術論文各二萬字以上，尤其苛刻的是甄審會議必須有兩位兼任官員作保。他們把青年看作毒蛇猛獸，像思想犯一般來對待純潔無罪的，被他們在消極抗戰之下拋棄了八年的華北青年。

特別是在職的青年更遭到厄運，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銓敘部規定：凡是沒有受過甄審的『偽大學生畢業生』，即以雇員待遇試用，月薪限在八十元以下。這一來不僅他們和原來人物的待遇懸殊，而且職業也失去了保障。

同學們的眼睛亮了，他們發出反抗的呼聲：『爲什麼放着作惡萬端漢奸不懲辦，爲軍不解散，而

且還加以重用；對於被遺棄了八年的青年，却要如此虐待呢？」只有偽官偽軍，沒有偽學生！」正義的人士也一致發出這個呼籲。

從此，北平的青年們蒙羞含垢的，戴上一頂「偽學生」的帽子，陷入苦痛的深淵；可是另一面，那些達官貴人的子弟，飛來的學生們，和做偽殘餘特務份子勾結，在北平的醜劇却演出過不少，上舞廳，欺侮同學，強迫加入三青團，進行毒害青年的靈魂的罪行……這一切，我只要舉出兩個特務的故事，就可以作爲他們的代表者。

## 二、田桂庭和王玉林的受難

田桂庭，她是臨時大學第二分班（前北大文學院）的學生，三月十日的黃昏，有一位不速之客來拜訪她，那人把她讓到六芳齋，指着手槍來，並且奉贈子彈一顆，說了一些威脅的話之後，送她回校，又在偏僻的胡同拿出手鍊來給她看，還放了一槍。回到學校，示意給她：「人都是有感情的，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那人是在打算來逮捕她的。

由於田桂庭的要求，那人亮了一下身份證，上面有著北平行營的大紅印章，和「田俊」的名字，原來是一個特務。

田桂庭受了這一場驚嚇，鬧出病來。精神頓失常態，可是那特務還是糾纏不休，不斷的打電話來，一會姓李，一會姓田，約她出去，並且不時到校附近逡巡。田桂庭的同學報告了學校當局，而訓導處長答覆這個「偽學生」的却是：「田桂庭的恐懼是『爲有虧心事』，並表示不負責任。這樣激起全體同學的公憤。向社會空訴這件事情，並抗議當局縱容特務的暴行，才算沒有發生悲劇。

同樣的事件不久又發生在中國大學，時間是四月十六日。

那天，有四個西裝革履的特務闖進中國大學，其中一個叫盛大海的，過去是敵憲兵隊的爪牙，另一個叫傅崇理的，原來是一個爲非作歹的學生，現在兩人都當了北平行營的特務。他們闖進教室就向一位並不認識的女學生丟紙條，引起正在專心聽講的同學們的憤怒，一個叫王玉林的學生只是說了一句：「什麼事這樣着急？」一下課後便被特務扭住毒打，打得王玉林頭破血流，躺在地上，躺在他身上。特務還揚起染了血跡的拳頭，狠狠的說：「你看我的拳骨打平了沒有？」

怒憤起來的同學將這兩個特務暴徒扭送了警局，但是隨即由行營的人員將他們保釋了。無權無勢的青年們，誰能得到絲毫的保障？

這樣的事件不止一樁，學校裏打圍棍，用手槍威脅，綁架，是那些三青团份子和特務們的家常便飯……。剛剛擺脫日寇的奴隸的枷鎖的北平青年們，又面臨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新的威脅。但是他們沒有屈服，團結就是力量，他們高呼要人民自由，剝奪黨業權利，反對民主的法西斯奴隸主義開了鬥爭，他們的覺悟程度提高了，他們把保衛自身利益的鬥爭和爭取民主的鬥爭結合起來，不屈不撓的站揚前進。

### 三、鬥爭就是勝利

雖然今天北平青年們的鬥爭還只是比較零星的，還沒有匯成巨大的力量，但是他們的英勇鬥爭却都已獲得了一些勝利。

以反特務而引起的鬥爭，曾有中大三千多學生的示威遊行，在學生們的壓力下，統治者終於不得

不厚着臉皮，公開向學生們承認行兇的特務是行營的人員，對發生那次事件表示「慚愧」，並且不得不把兩個特務押起來，送到法庭審問。雖然他們後來又用延宕的辦法，悄悄的把特務放跑了，但總算是學生們獲得了初步的勝利。

以反對甄審而引起的鬭爭，則有收復區北大師大校友會的組織，這個集合了幾千名青年的團體，他們不斷揭發國民黨反動派假借「甄審」偽名，實行思想統制的不民主的反動政策，終於使得國民黨反動派不得不停止甄審的辦法，而鬭爭便勝利的一告一段落。

北平的青年們經過了一番組織和鼓鍊，勇氣逐漸提高起來，他們進一步的湧進爭取政治民主的鬭爭中，推進了北平的民主運動。

三月間，北平國民黨當局舉行包辦國民大會代表的偽選，他們的「選舉」方法是由十六個秉承官意的區長包辦甄選一切。並且還要經過所謂「公民登記」，「公民宣誓」，發給公民證後，才有權利去劃圈選一，這種違反和平建國綱領，剝奪人民選舉權利的反動措施，引起了北平的進步人士，出版界以及各階層人民的堅決反對，而站在鬭爭的最前列的，便是北平的青年們。以青年為主體的「北平市國民代表選舉協進會」成立了。各學校的學生紛紛參加，展開了爭取民主權利的宣傳和教育，並向全國舉行偽選的國民黨當局鬭爭。一四、二二兩天代表選舉協進會主辦的羣衆性的演講會，雖然被國民黨特務所搗毀了，但是在衆怒難犯之下，反動派終於不敢在北平舉行國大代表偽選，而獲得一次輝煌的勝利。

此外，在學校中，爲爭取學生自治會的建立，反對壓迫摧殘，也經常有着一些鬭爭，教育和團結了青年們，提高了鬭爭的藝術，認清了法西斯統治的本質，而奔向光明之路。



#### 四、走向光明

張家口，中共警察冀邊區的中心，這裏是青年們嚮往的聖城，覺醒了的青年，紛紛奔赴這個自由民主的天地。

春假期中，北平的學生們曾經組織了一些旅行團，去張家口參觀——雖然他們有的只是由於好奇心的驅使，但是回來以後，却異口同聲的說：「一過青龍橋（按：那裏是國民黨軍隊駐紮的地方），就是兩個世界——一邊是檢查盤問和留難，一邊是自由自在，無邊快樂的生活；一邊是壓迫青年，無民主自由，一邊却是熱情的歡迎，不分上下，一律平等，全心全意的爲人民服務……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一個天堂，一個地獄。」這些讚頌的言詞，不斷的投到解放日報。

只怕貨比貨，國民黨當局是帶得這個的，於是更加強起羅網來，學校裏特務學生出動調查了，提出到過張家口的學生的黑名單，同時，途中的檢查也嚴格起來，有一家到張家口去談生的，老小都通過了國民黨的封鎖綫，却把一個青年女兒扣留下來，再三盤問，並引誘她當特務：「你不是要過去謀生活嗎？我們可以替你找，一個月多多少少錢，我叫×科長……」。一家人的骨肉就此分離，逼得這女兒走頭無路。青龍橋山上的漢中營也建立起來了，過路的人可以聽到那裏被吊的人的慘叫。

儘管這樣，還是折磨不了嚮往光明進步的青年們的壯志，他們用盡各種方式化裝，一次走不成，下次再去，繞路前進，不達目的不休，這樣，還是有許多人走進了那自由幸福的樂園。

北平，這個有着「五四」和「一二九」的光榮傳統的古城，那裏的青年們今天仍然繼承了這個光榮的傳統，沒有辜負當前的爭取民主和平的大時代。

（載七月十日東北日報）

## 青年在重慶

若 均輯

予澄是我在重慶復旦大學時的一個同學，一九四二年我因環境惡劣而離開重慶時，他本想跟我一同到根據地來的，但他因為家庭的牽累，終於沒有來。臨別時，我要他時常寫信告訴我一些大後方青年的生活情形，他答應了，而且沒有失信。因此我時常能够接到他的來信，但是自從一月八號的來信以後，就杳無消息了，直到最近才由另一個朋友的來信中知道了他的噩耗。我把他從去年九月到最後一封信整理起來發表，一方面是爲了紀念一個朋友，同時也可以使根據地的青年朋友們看看大後方青年是怎樣生活着的。信中文字除關於私人方面的事刪去外，一切原文照登，以見真實。可惜他的來信大部份是被郵局檢查掉了，所以我們這裏看到的只是透過了檢查網的一小部份而已。小標題是我加上去的。——若均

### 重慶沒有好天氣

若均：

下了三天雨，現在還在下着，推開窗子，濕膩膩的濃霧就跑了進來。現在是秋天，照例應該是『秋高氣爽』的天氣，可是重慶却没有好天氣，假使說下雨，就痛痛快快的下吧，假使說起風，就乾乾脆脆的颳吧，可是這種愁風苦雨的，迷糊的燠熱的天氣，除了躲在濃霧裏醉生夢死的人們以外，誰都受不了的啊！

告訴你幾件曠古未聞的怪事：

二妹子雖上學期結束時，照『校規』須繳『定名學費』，下學期才不致失學？誰知這學期因爲家裏有些小事遲到校幾天，校方竟要照『校規』收起『遲到費』來了。青雜之中，又多一項目矣！

昨天在學校裏遇到了一個『同鄉』，他怪熟悉的跟我攀談起來，態度非常誠懇親密，他說爲了跟大家聯系友誼起見，那我有那些最接近的朋友，我從這句話裏就聽出了險惡，於是回答說沒有，在當天晚上，我箱篋裏的信件就被刷一空，幸而沒有甚麼東西。——告訴你，現在的學校裏就佈滿這些奇異人物！

四川永昌縣國立十五中學，有三十多個淪陷區學生，他們救國的熱誠是很高的，所以自願到中國越卽遠征軍中去服務，誰知他們報名以後，中央與地方當局就狼狽爲奸的做起花樣來，把他們送到普通營去，去頂替那些應當被征但因賄賂而免征的人們，這樣當局就完成了征兵的任務，這三十個青年學生知道這事之後，痛哭不已，但已經來不及了。

若均，以上是偶然拾來的幾件事，你讀了有甚麼感覺呢？我寫到這裏，却氣都透不過來了。若均，重慶的天氣太壞啦！

予澄 九月念日

## 兩個被宰的羔羊

若均：

你還記得那一對平日默默無聞，見了生人就害羞的，性格比較懦弱的徐家兄弟嗎？最近他們響應

了『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自動的報名入伍了，聽了這消息以後，你覺得可喜呢？還是可嘆呢？或許你會不相信，他們這樣懦弱的人，怎麼有勇氣去當兵呢？可是正因為他們沒有勇氣，才受到了這樣的遭遇。

在我們這裏，誰不知道所謂知識青年從軍，是因為湘桂戰役死的太多了，把我們去填空了。認識清楚的更知道：這裏面還包含着「一種殺機！」（大約她指的是蔣介石要把青年組成S，S，團，來屠殺人民的意思。編者）不要說我們不願去，連最高黨校的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也起來反對這種運動，三青團的團員們都抬起領袖的槓來，你想這事可笑不可笑？而徐氏兄弟却竟做了他們手下的羔羊。

徐氏兄弟·你知道的，是如皋人，他們兩個是孤苦伶仃的，流浪在外已經八年多了，因為懦弱，人都要欺侮他們，在過去，因為家裏有錢寄來，生活還可以敷衍，可是最近他們家裏不知發生甚麼事，有四個多月沒有寄信給他們了。這個『小寶寶』（現在我們這樣稱呼他們）整天愁眉苦臉，晚上就偷偷的哭起來。同學們都說：我們可以幫助你！他們搖搖頭，露出不好意思的表示。這時候就有許多奇異的人物去包圍他們：教務長也喊他們去談了三個晚上的話。第四天早晨，他們低着頭，（走出教務室，有人看見他們的眼睛是腫着。）到宿舍後就捲了行李走了。午後我在自己枕頭下發現了一個紙條，是他們寫的：『朋友，請你不要罵我們吧！你知道一個人到了沒有辦法生存的時候，他只有走最後的一條路。』

公佈欄上貼出了教務處的佈告，說他們志願從軍，殊堪褒揚云云。但同學們的心裏却像沉着兩塊鉛：兩個被宰的羔羊！

他們家裏的父母親，要是知道了自己兒子遇到這裏的遭遇，將怎樣悲痛呢……

冬天快來了，天陰沉沉的，既不颯風，又不下雪，既不暖，又不冷。只是下着濕霧，叫人好像穿着一件濕布衫似的。

萍 十一月二日（他簽了個假名）

## 人心爲什麼這樣的殘酷？

若均喲！

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我的心裏像沸煎着。我混身的血像浪潮一樣的飛騰着。若均，我要求你告訴我，人類間爲甚麼有這樣卑鄙無耻的事？人的心爲甚麼這樣的殘酷？

你還記得我的三姊嗎？她是一個活潑可愛，有胆量有作爲的女子，她是我崇拜的人，她是我親愛的人和最好的導師。一九四〇年他離開重慶到延安去後，一直沒有接到她的來信，母親多麼牽掛她呀！誰知有一天，她的信來了，是由一個從西安來的商人帶來的，從商人的口中，才知三姊並沒有走到延安，在西安就被當局扣留了。信上寫着：

『親愛的媽媽，在你接到我的信時，你會料想到你的愛女，是會落到這樣可怕和煎熬的生活之中嗎？你會料想到，你的純潔的女兒，竟會被人目爲罪人而投入牢獄嗎？』

但是媽媽，你不要悲傷，因爲你的女兒並沒有做不好的事，她是對得住你的，如果說她犯了甚麼罪，那就是因爲她沒有犯罪。

這是個奇怪的牢獄，犯人都是在晚上來的，終年是不准一個人來參觀，犯人都是純潔的熱血的青年，都是『頭可殺，志不可屈』的人物。我在這裏，凡是人所能忍受的刑罰，我都已經受過了，凡

是一個女人所會遇到的不幸，我也都遇到了（媽媽，有許多情形是你不能想像的，你會因此不喜歡我嗎？）媽媽，你不要傷心，我現在身體衰弱，骨瘦如柴，聲音嘶啞，快到了死的邊沿。但是媽媽，我相信我就是死，我一定做一個乾淨的鬼。

媽，這封信是想盡了種種辦法才能帶給你的，我們今生也許不能見面了，但你對我的好處，我到死也不能忘記……

X X X

星期日回家，看見媽媽在廚房裏啜泣，弟妹們也都在嗚咽……

星凡十一月十五日

## 新的「一二九」到來了

若均：

新的「一二九」運動又到了。一向被壓得死氣沉沉的沙坪壩，開始動盪了起來，復旦、重大、南開……都相繼開民主憲政座談會，要求自由民主的空氣，瀰滿了整個的山城！我這兩天忙得很，恕我不多寫。

予 十二月二十日

## 後記

予澄以後就一直沒有信給我，去信幾次，都杳無音息，直到最近，才接着另一個同學的來信，告訴了戊，予澄在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天自沙坪壩回家途中失蹤了。

（載十月六日東北日報）

## 國民黨當局瘋狂壓迫言論自由

由於全國人民多年力爭，特別自抗戰勝利後，在大後方各地文化、新聞界自動廢檢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半年來，曾數度允諾言論出版自由。記載在「雙十協定」與「政協決議」中，蔣介石也親口宣佈過保證人民享有言論出版等自由。國民黨的國防最高委員會，也明令廢除過限制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但事實證明：這完全是對中國人民的欺騙。實際上，國民黨當局不但絲毫未遵守自己口裏的「諾言」，反而更加殘暴，更加瘋狂，迫害人民的言論自由，而且花樣越來越多。下面就是散見國內各報一部份的事實材料。

### 直接頒發訓令，威迫各報「內檢」

自去年十一月「廢檢」後，國民黨當局以直接訓令的辦法，禁止或強迫刊登他們所指定的新聞。如在成都，「廢檢」之際，各報即接到國共談判必須稱爲「中央政府與中共商談」的訓令，和「以後說話要當心點！」的警告，迫使各報施行更甚於從前送檢的「內檢」（即編輯部自己檢查）。昆明在去年，「一二·一」慘案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嚴禁刊登事件的真相，硬要各報登載中央社的造謠消息。由於昆明掃蕩報登出一點事實，竟遭到嚴重查究。在重慶也是如此：十二月五日所謂「姜凱」審判的消息，重慶許多報紙以其謊謬無稽，六日只有少數官報刊用，結果某部長即逐家打電話，並找各報負責人去進行「個別談話」，七日，各報乃被迫補登了上項消息。

## 登記不准、禁止發售發刊

國民黨當局宣佈「廢檢」後，不願雙十協定保證言論出版自由的莊嚴規定，繼續保持從前法西斯意大利特產的「出版特許」制度。在上海以不准登記的手段，停閉了建國日報（前「救亡日報」）等十一家報紙。特別是政協會後，由於國民黨國防會已明令修改「出版法」；「出版特許」制（爲「出版法」第十一條所規定），已完全失去所謂法律的根據。但是北平社會局却於三月三日發出通告，勒令未經核准之新聞報紙雜誌及通訊社「停止發行發稿」。並於三月五日會同警察局召集本市印刷同業公會，強迫各印刷所負責具結，今後不再排印任何未經登記核准的出版物，否則即予以「停業處分」。對於民主報刊，極盡卑鄙無耻非法壓迫之能事。例如解放三日刊，迭遭軍警沒收，特務常以手槍威脅報販，不准售賣。二月二十七日，海燕書店經理挨特務耳光，各大學門房接到通知不准售賣該報，該報在各處張貼橫遭特務份子撕毀。而受到廣大讀者歡迎的北平「魯迅晚報」竟因被禁止發售與種種壓迫，而被迫於三月二十六日停刊。

可是國民黨當局禁售的出版品中，並不以未經「核准登記」者爲限。茅盾著作的有名劇本「清明前後」，國民黨高級文化管制機關，竟密令各地當局「密切注視其發售，暗中禁止讀者購買」。在上海早經向國民黨黨部登記的「民主」週刊及「週報」等雜誌，竟在報攤上被國民黨特務沒收。在廣州那裏更是無法無天。政協會後，連政協代表黃炎培先生著作的「延安歸來」等書，在上海亦遭到查禁的命運。在北平，已經登記的刊物如民主星期刊（重慶出版）等亦被沒收。在廣州，抗戰勝利後創刊的一切民主報誌，先後被查封殆盡。蔣介石在政協會上剛宣佈四項諾言，第二天的廣州報紙就發表



了廣州市黨部會同什麼什麼機關澈底查禁「反動」書報的消息。……在一次「商懇會」上，官方表示今後出版報誌，先得要蔣主席親筆的批准，那就是說：諸君關門吧。」（陳原：「文化的禁城」文匯週報一—三期）二月間廣州碩果僅存的「自由世界（文週主編：張鐵生）」、「文藝生活」（司馬文森）、「學習知識」（鄧邦俊）三個雜誌亦被查封。香港出版的「正報」及「華商報」，在廣州遭到前所未有的嚴禁，當局密令「凡販賣華商報者處以一月至三月徒刑」，並組織了檢查隊，在香港交通線上大肆檢查。在昆明，政協會期中，「民主週刊」、「自由論壇」等刊物，特務機關威逼印刷所禁印上述各雜誌。國民黨當局在瀋陽的作法尤屬駭人聽聞，曾經當局允諾出版的「新華日報」瀋陽版，全部器材竟被當局派遣軍警搶劫一空，該報人員亦被捕去。內地合法出版物，如北平的「新聞評論」，「人言週刊」，上海的「世界知識」等雜誌及艾思奇所著的「大眾哲學」等讀物已成禁書，而且連中蘇友好協會發刊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亦被國民黨當局盡數沒收。這是蔣介石宣佈堅決的、忠實的遵守政協決議的最無情、最尖銳的諷刺。

### 郵局檢扣、變本加厲

經過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民的力爭，一月二十八日國民黨國防會宣佈廢除「郵電檢查施行細則」等法令。但是國民黨當局所做的與此適得其反。政協後，平津等地所收入內地航空郵件，反較以前遲滯一週，「郵電檢查制度迄未廢除，是其主要原因」（二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在重慶，郵政局內特務檢查尤其較以前苛酷。自二月十五日起，重慶「新華日報」寄往外地報紙，十分之九均被郵局檢扣，該報及「民主報」、「民主週刊」大量的被扣在郵件所內。在國民黨當局的

奇怪字典中，「廢除郵檢制度，就是加強郵檢制度」，使民主讀物無法達到各地讀者手中。

### 恐嚇信黑名單

爲着盡情蹂躪言論出版自由，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不惜使用種種下流的手段。例如成都民主同盟報紙「華西晚報」，從去年十一月起到十二月中旬，所接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恐嚇信，竟達七封之多。十一月十一日所接匿名信內稱：「華西晚報社注意：……你們的言論要公正（？），若偏向一方擾亂視聽，恐遭不幸。特此警告」，信末大書「注意二物」，旁邊畫了一支手槍，和類似手榴彈的一個圓形物件。一月五日又接到署名「中國民主團」的恐嚇信一封，信內指定「一月五日至十五日爲華西晚報改變作風期間」。否則，請嘗試俄製最新式手槍（附一圖）。

對於重慶劇影界民主人士，國民黨當局擬定黑名單一紙，現尙未離渝者，均受此黑名單之封鎖，在交通方面盡量與其爲難。（見一月十六日華西晚報）

### 打毀報館，逮捕編輯，慘案層出不窮

國民黨當局對於言論出版自由的摧殘，並不以恐嚇、封鎖爲限，而且他們的特務機關爽快伸出血手來了。政協會後，搗毀民主報刊的慘案，迭見層出。

二月二十二日國民黨特務搗毀「民主報」及「新華日報」。尤其是搗毀「新華日報」，演成了震動全國的「二、二二」大血案。重傷楊黎原、管佑民、徐君曼三人，「新華日報」營業部全部搗毀，使該報損失一萬萬四千多萬元。二月二十四日，在成都重演了搗毀「新華日報」營業分處的慘劇。「

新華日報」的昆明營業分處，接着亦被搗毀。事後中共政協代表團向蔣介石三次提出嚴重抗議，蔣介石竟厚顏無禮的置之不答覆。

在西安，三月一日國民黨特務機關搗毀了「秦風工商日報」，事後陝省士紳張鳳翽等通電蔣介石鄭重抗議，亦無結果。而且三月二十七日晚間，該地發生特務縱火案，先後投入火種三次，幸均被發覺，及時撲滅，該報人員出而搜索時，特務份子則於暗中溜去，脚步聲猶歷歷可聞。

最近發生的搜捕，毆辱北平「解放」報及新華分社人員的「四、三」事件，國民黨特務機關竟指揮成隊的正式武裝軍警及憲兵，於夜晚三時出動，尤為國民黨當局公開撕毀政協決議及其屢次諾言，瘋狂壓迫人民言論出版自由的最無恥暴行。

總觀百年來的事實，由於人民長期奮鬥與力爭的結果，人民應享有的神聖的言論出版自由，是規定在「雙十協定」和「政協決議」上了。但是國民黨當局不但照這些國家大法辦事，反而加緊壓迫人民的言論出版，力圖封閉人民的口鼻耳目。國家民主化的偉大事業，在第一步就受到了國民黨背信棄義的破壞。為着實現言論自由以開闢我國民主化的道路，還需要全國人民極大的百折不撓的鬪爭。

## 特務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

二月二十二日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煽動沙磁區學生進行反革命反蘇反人民遊行（另有報導）。當遊行隊伍經過重慶新華日報營業部二十分鐘之後，預先佇立該處的特務暴徒百餘立刻搗毀該門市部，並毆傷新華日報工作人員營業部主任楊黎厚，及徐君曼、管佑民等，造成了「一二·一」一、一〇「兩血案」之後新的「二、二二」大血案。

據一位王一民先生事後投函新華日報揭露，法西斯反動派事先部署搗毀新華日報館的陰謀極端毒辣。——還是某部一位科長親口說出來的。他們打算埋伏在新華日報館的週圍，等候學生隊伍經過，準備趁人多混雜的一剎那間，從新華日報館的側邊向學生隊伍開槍，然後準備誣陷新華日報向學生開槍，即由外邊特務向新華日報館擲手榴彈。又據那位被利用參加遊行的學生李學明事後函新華日報稱：學生們也預聞特務將乘機生事，學生為預防起見，組織了糾察隊。因此特務們預先打算的陰謀未能實現。此外，重慶市警察局長唐毅，早一日即親自通知新華日報，謂「可能有人前來肇事，務請不要刺激」。凡此，都可證明法西斯派有計劃的搗毀新華日報陰謀，實為國民黨當局所預知，唯國民政府及警察局方面，竟未作有效防範。

當學生「遊行」隊伍經過新華日報門市部之前，即有百餘特務打手佈滿週圍。當時在場者聽見暴徒們蹦蹦欲試的說：「媽的，這一次要把它打個精光。」學生經過時，一暴徒持一竹竿，上掛一紙製的紅色的「心形」的東西，上寫「良心」二字，站在新華日報門前，將此物搖動，企圖煽惑羣衆，另

一暴徒，身穿西裝，頭髮飛機式，戴黑眼鏡，胸佩中大校章的人物，衝向新華日報門口，糾察學生趕緊上前質問是何級何系，該暴徒瞠目結舌，過半天才支吾的說：『我前兩年在中大』，糾察學生即將其趕跑。

學生隊伍過後，上午十一時左右，人羣中的特務暴徒，即蜂湧衝上新華日報門市部前，站在該處的四名徒手警察，是四分局應新華日報之請才派來的。特務叫囂漫罵而進，破門碎窗而入，一場暴行，從此開始。

破門而入的暴徒，係由一站在該報對面小食店裏，穿青色呢中山裝、佩中央戰幹團九二號證章的人所指揮。日擊者證明此一暴行指揮者，即二、二〇較場口慘案中奪取播音器自稱『司儀』的暴徒，並為一月中旬以後歷次搗亂政協會各界協進會的暴徒指揮者。在該特務頭目大叫一聲『打』之後，下面齊聲附和，於是一個身穿棉軍服，佩着『衛特』字樣和青天白日臂章的軍人，同另一個穿長袍的人分從兩邊打爛玻璃窗跳入，踢開大門，指揮十餘苦力模樣的人衝進營業部。新華日報十餘工作同志未予對抗。門市部的所有財物器具，盡被搗毀，書籍撕破，拋擲街頭。

暴徒們於搗毀第一層後，又衝上二樓、三樓、四樓。暴徒們對於貴重輕便的東西則搶劫收藏，而把一網網的書籍、文具、桌椅、被褥、箱子、自行車等由樓窗拋下，物具摔得稀爛，書籍等則被在樓下的暴徒撕碎，堆在街上，高及一尺；每拋擲一次，下面的暴徒則叫囂呼嘯一次。最後一切資財器物全被搗毀淨盡，連門窗招牌均無一倖免。初步統計，新華日報總損失不下一萬萬數千萬元（正確數字正在統計中）。

新華日報營業部十餘同志始終鎮靜沉着，節節退避，不予抵抗。由舖面逐漸退到四樓（頂層），

至此，退無可退，營業部主任楊黎原同志，乃命一部份同志攀屋出走，僅留下圖書課主任徐君曼同志，圖書課職員管佑民、潘培新同志、洗衣女傭及楊黎原本人共五人，應付危局。暴徒們衝至頂樓，一面侮辱謾罵，一面拳打腳踢，並將他們押到二樓，遍身搜索，劫去現款數萬元。直至此時，離暴徒動手時，已達二小時餘，才來了十多名警士，將新華日報工作人員連暴徒一並網綁，該報工作人員說明係新華日報職員後，警士們竟又連暴徒一並釋綁了。此時另有十餘名暴徒衝上樓來，即以槓子木板等猛擊新華日報工作同志，一陣暴毆後，楊黎原同志頭頂被擊破，流血不止，重傷暈倒。徐君曼同志滿臉流血，被拉到街上，又遭一陣毒打，後被警士逐往對面四分局，新華日報記者見其行過街心時，瘦削的臉上血流如注，雖身被網綁，但徐君曼同志仍昂頭挺胸而過。管佑民同志亦被打得遍體鱗傷，頭破血流，由警察送至四分局。潘培新同志則因混雜在第一批暴徒中離去，未被重傷。一場暴行歷時二小時餘，暴徒却得以從容施虐，從容逸去。

暴行完畢後，暈倒的楊黎原同志在紙堆裏被人翻出來，由警局抬送市民醫院治療。當新華日報記者去探視他的時候，楊同志已稍甦醒，滿臉血污，手掩頭頂，口裏含糊地唸着：『君曼呢？小管小潘呢？快去找呀！』徐君曼、管佑民兩同志帶着重傷，一直在警局耽擱了一點鐘，直到新華日報派人去交涉後，才送市民醫院治療。三同志傷情，經醫院檢驗結果：

楊黎原：長約十公分之頭皮傷一處，患可疑似腦震盪。

徐君曼：頭頂有長四公分及五公分之裂傷各一處，二肩胛骨處及左肩臂、肘部各有皮下淤血一處。

管佑民：前額有裂傷一處，長半公分。右眼眶部及右臂各有皮下血腫二塊，大腿外側有一，五×

一公分之裂傷一處。此外尚有輕傷潘培新等六人。

這就是法西斯一手製造的「二·二二」大暴行、大血案的經過。

×

×

×

『你們不是孤獨的，全國人民是你們的後台』。——法西斯暴徒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慘案發生後，重慶成千成萬的羣衆慰問並援助新華日報。各界各民主黨派人士前往市民醫院慰問該報負傷的楊黎原、徐君曼、管佑民三同志者，每日從早至晚，絡繹不絕。投函及捐款慰問新華日報者，自二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四天內，團體方面即有中國民主憲政促進會，民主文化教育事業協進會，上海、漢口、重慶、北平中外出版社全體同仁，新華論壇之友社，中華青年自由聯盟、科學時報、民主與科學雜誌、抗戰文藝、青年知識、文學新報、希望、中蘇文化、現代婦女、文藝雜誌、職業婦女、中原、文匯週報、文哨、民主星期刊、民主教育、作家半月刊、民主生活、美術家季刊、民憲、憲政、國訊、中華論壇、再生、中國學生報導、四川銀行季刊及自由報導等二十六種雜誌；寫慰問信的有各業工人、教師、學生、銀行電務員、公務員、新聞工作者、漫畫木刻家、文化工作者、市民、職業青年等各界羣衆五百人以上。

二十二日下午當受傷者楊、徐、管三同志被送至市民醫院後，郭沫若、于立羣、杜守素、馮雪峯、吳藻溪、聶紺弩、駱賓基等先生即趕往慰問。二十三日中國民主同盟代表蔣勻田先生等二人、中共代表團四人、及閻寶航、田漢、陽翰笙、陳白塵、呂熒、文治出版社、作家書屋、婦女聯誼社、工廠、教師、學生等各界人士及代表百餘人前往慰問。慰問信及鮮花、水果等慰勞品亦不斷送來，有一位先生特送了掛麪、油鹽麵包、肉湯、甚至連碗碟湯匙都帶來了，這種體貼入微的盛誼，使受傷者無限

感奮？楊黎原同志對一位先生說：『一點小傷，不算什麼。』但慰問者們告訴他：『被打的不是你個人，而是我們大家。』二十四日前往市民醫院慰問者，有學生、公務員、工人、法國新聞處職員、教師等百餘人；有的是從南岸、江北帶了水菓及鮮花來的；有一位青年送了一套舊的內衣給受傷者，在短袴腰上寫了這樣的字：『我是一個失業工人，僅將我的襯衣一套，送給親愛的兄弟。』二十五日的慰問情形更爲親切感人。一位老太太領了她的小孫子，帶着豆腐乳和甜大蒜，送給受傷者，她說：『本來要燉鷄帶來的，可是因爲知道他頭打破吃鷄湯不好，而帶了她家裏的鹹菜來給傷者吃稀飯。』好些機關裏的職員，把做好了的東西帶來。還要看受傷者吃完才走。有兩個女職員看了新華日報受傷同志之後說：『多少人都來看你們啊，你們不是爲你們自己受傷，是爲我們大家挨打的！』在較場口血案被毆重傷的施復亮先生和夫人鍾復光女士也到市民醫院來慰問了新華日報受傷同志。馬寅初、曹靖華二先生及章伯鈞先生亦於二十六日到醫院慰問。陳銘樞先生、郭春濤、王葆真先生、朱蘊田先生、史良先生、及陶行知先生（代表生活教育社和育才學校）等則到中共代表團親切表示慰問。

慰問函像雪片一樣飛到新華日報。最爲動人的是曾經被蒙蔽而自動參加了二月二十二日可恥遊行的學生們的慰問信，他們經過這個恐怖的血案教訓而覺悟起來了。一封四十六位大學生聯名信中沉痛的說：『我們這次參加遊行的一羣大學生，當我們在南區公園休息的時候，突然聽到貴報館爲暴徒所搗毀的消息，令我們感到無限的氣憤與痛心，我們這次是爲了『愛國』（按：這次遊行絕無絲毫革命的愛國氣味），才對東北問題表示態度，却沒想到這批無耻之徒，竟利用了我們遊行後的街道混亂，使用了他們慣用的害國伎倆。各位受傷的先生們，你們的血決不會白流。你們的傷令我們懂得了很多，知道了很多。今後，我們誓不再被人利用，也決不饒恕這批特種人的卑污行徑，我們要永遠做你們忠



實の後盾。」另一位參加遊行的李學明寫着：「我是親身參加遊行的一分子，我相信我自己是純潔的，熱情的；我也相信大部份同學也是和我一樣的。可是，昨天新華日報被搗毀的事情發生後，我想起許多事情，使我不能不相信，這次事件是一些反動派有組織有計劃的大陰謀，他們想利用我們，嫁禍我們。」「我領悟到對一件事情應該認識清楚的重要。不然等到明天才掉頭，那已經遲了。比如東北問題我自己就很模糊的。……令人摸不着頭腦，究竟是怎麼樣一回事呢？因此，我強調我們同學們要加強真相的了解，充分發揮知識份子的理性，……要求政府公佈東北的一切情況，讓我們來根據確切材料，來判斷東北應該怎樣辦？我抗議暴徒搗毀新華日報的行爲。」另一位重慶大學的學生的慰問信憤慨的說：「我是二十二日參加遊行的一個學生，我首先聲明，我的參加遊行是出於「愛國的熱忱」，雖然我自己並不知道東北到底出了甚麼事情，但我覺得只要是對國家有「光榮」的事情，我都可以幹的；雖然學校裏有一部份人逼着大家非遊行不可，不遊行有種種危險，使得許多同學被威脅非參加遊行不可，但是我自己却不是受了威脅才遊行……千想不到萬想不到有人竟會利用學生遊行的機會來搗毀貴報和民主報。……同學們聽到這個消息後，個個痛恨，明明是特務行兇，反過來要污蔑青年學生，這是對我們同學的侮辱。我們遊行，是爲了「愛國」，是爲了要使國家獨立、自由、民主，我們不但要求國土完整，還要求取消國內的專制。就拿東北的問題來說，我們主張一切外國軍隊退出中國，但是我們也反對在東北實行一黨專政，把一切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都打盡殺絕；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是這樣的想法。不信問問沙磁區的同學們，那一個是主張東北問題一黨獨霸的？至於說到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案，我們是認爲神聖不可侵犯。但是現在竟有人把我們的「愛國」遊行當作武力獨霸東北和撕毀政協決議的工具，這是把我們看做什麼了？現在一切都明白了……煽動我們遊行的人，……是

爲了要拿我們充當破壞國內團結的工具。我們受騙了。看了貴報被搗的情形，人重傷，物毀盡，兇暴殘忍，稀見鮮聞，在我們純潔的心靈上，刻下了不能忘記的創痛。我真不信這是中國人所能幹出來的。先生們，不要灰心，我們已經明白了。」

真的，人民的眼睛是亮的。縱使能蒙蔽一部份人於一時，但是再久了是蒙蔽不了的。「全中國人都知道他們這卑污而無人性的舉動底下的陰謀是什麼，這些敗類是想置中國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凡爲人民說話的機構和人們，都遭到他們的仇視，襲擊滄白堂，鼓場口，包圍北平執行部，打民主報和貴報，就是一套有組織的破壞團結，反對民主，製造內戰和國際戰爭的卑劣行動」（中華青年自由聯盟慰問信）。這些暴行「是全圖破壞政協決定，掀起第三次大戰」（三十六位同學慰問信）；是「反動派企圖使中國重陷災難的黑暗的地獄」（十五位在業與失業青年慰問函）；「這是對全國人民挑戰的信號」（一羣在職青年慰問函）。在人民看來，這次反動派的暴舉，「罪行滔天，爲納粹黨徒所不及」。（十七位木刻漫畫家慰問函）。然而，「真是卑污愚蠢，他們打了新華日報和民主報，難道就打倒了共產黨和民主嗎？他們是自己暴露罪惡的黑心，自己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宣佈自己罪狀」（一位公務員的慰問函）；「他們在罪行錄上加上了一筆大賬」（一羣軍火工人）。「這筆血債已清清楚楚地記在人民心裏」（十五位文化工作者慰問函），它「將更激起千萬人的憎恨」（趙爭慰問函）。正如郵工和一羣華僑青年所說的，「你們的創傷，更堅定我們奮鬥的信心」；「我們將爲你們爭取民主的後盾」。

廣大人民愛護他們的喉舌——新華日報。在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四天之內，慰問者除送鮮花、水果、食物外，自動爲受傷者捐助醫藥費即達三十一萬六千三百六十元。（自二十六日起，新華日報已辭

謝不受各界的捐款。)

事實證明了，爲中國民衆和人民的利益而奮鬥的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民主力量，不是孤立的，而有全國人民作爲它們的後台，法西斯派的一切陰謀、鼓煽、行兇，都將無所施其技。(載解放日報)

# 特務現形記

于光遠

——北平四三事件的一幕——

還是清晨，我們（解放報及新華分社）的第一批同志們被逮捕走了，軍警憲特還在繼續『強制執行』，一邊扭一邊打，喊着：『中國人不打是不行的』，夾着各式各樣的辱罵。同志們憤怒到了極點。在騷亂中，大家認出了一個指揮抓人，指揮打人，並且親自動手抓人打人的特務。

這個特務穿着一件綠呢軍裝，條呢大衣，黑皮領，並帶着警備隊紅的領章，但是沒有符號。矮矮的個子，短短的脖子，在大衣領裏面藏着的臉，是又黃又白滿臉橫肉。大家看見是他一會跑到樓上，一會兒跑到樓下，是他下令佈置工作；是他用我們的電話機和某機關保持着密切的聯系。

這樣的人，一望就是個特務。

幾十個人集中在大門口，幾十個人的憤怒集中在非法逮捕和辱罵打我們同志們的特務身上。

那佈置工作指揮抓人打人的特務，到底姓甚名誰，屬於那一部份，擔任什麼職務，警察局的長官說：『我們不認識他。』憲兵司令部的隊長說：『我們不知道他是誰。』九十二軍的弟兄們說：『這倆咱可說不上。』

既然有權指揮抓人打人，既然自己敢於無耻的說：『就是我打的，怎麼樣？』爲甚麼是鬼鬼崇崇連姓名職務都不敢讓人知道呢？『既然是姓名職務都不明的人，爲什麼大家又要聽從他的指揮呢？』

「問問他到底根據什麼理由根據甚麼法律來抓人打人？」「不先拿出拘票來，不先交出特務，我們大家不能讓。」

「請他出來講講理。」眾口一聲的要求。

那個特務不敢再露面了，躲在屋裏，不知道在幹些甚麼勾當。

百多個帶槍的人，重重圍着我們。一個穿着露出腳後跟的鞋的士兵，皺着眉頭哭喪臉的警士，無精打彩的憲兵，他們深夜兩點，就被糊裏糊塗的集合起，一直到現在才明白怎麼一回事。家裏的妻子和孩子，也許正還挨着餓，自己過着吃不飽餓不死的日子。

我們分散和他們說理，解釋特務份子的行爲是完全非法的，告訴他們爲甚麼這樣痛苦的原因，告訴他們中國人民解放的道路。一個士兵當我們問他爲甚麼沒有鞋穿的時候，很憤慨的說：「鞋有的是，就是沒有我們穿的。」一個警士告訴我們說：他有個哥咧，是當八路的，不過有三口人在北平，交通不便，回不去家。他自己對我們完全全贊成擁護的。

當周揚同志向大家演說的時候，一位含淚很久的警士，終於忍不住流下了熱淚。

顯然，對特務說來，他們不是甚麼可靠的幫手。

這時候，方重齋的南頭，警察派出所後面拐角處，悄悄的來了一輛自行車。一個高個子，穿着中山裝，佩着市政府的小證章，灰大衣的人，從車上下來，走到人叢中，低聲的分別向九十二軍憲兵警察下命令：「你們不要害怕，他們不肯走，一定要強制執行，不管三七二十一個個捆上走，出事情由我負責。」

「好，由你負責，你叫甚麼名字？」當一位同志向他質問時，他好像受到一個突然襲擊，好久才

說出：『魏明（未名？）』二個音節。我們再追問他究竟那兩個字，問他身份的時候，他却急急忙忙溜走了，並且在腰裏摸出手槍來。

『負責』教人『不要害怕』的特務，自己先『害怕』，『負責』溜走了。

太陽已經很高，胡同口數不清的羣衆，老遠的望着這邊，執行部中共方面行政處長賴祖烈同志也趕來了。已經不是可以進行秘密逮捕，一任那些專門造謠的中央社和宣傳機關信口雌黃欺騙民衆了。法西斯特務陷入了窘境。門外的特務忙着跑來跑去，交頭接耳，忙着打電話講示，門裏的特務，在忙着亂用凳子木板墊腳，準備翻牆逃跑，却又連翻牆的勇氣也沒有。

突然間，穿綠呢大衣的特務出現在此地，『就是這個特務！』『就是這個特務！』同志們上前去控訴他的罪行。他沿着牆角企圖溜走。進行非法逮捕和行兇的主犯，卑鄙下流竟想逃跑了。羣衆和本社同志們擁上前，要把他圍着，他着慌了，他下命令給警察憲兵來攔阻我們。但這些帶槍的人一動也不動，誰也不聽從他了。執行部的賴處長，上前勸他不必逃走，他竟舉起了手槍。大家的憤怒爆炸了，不約而同的對着他喊出了：『特務！』『特務！』『捉特務！』『捉特務！』的口號。任何兇器不能威脅住我們，大家勇敢的奔向前去。『英雄』失色了，倒提着手槍，像狗一般夾着尾巴撒開腿就跑，綠呢大衣擋住兩腿，氣喘呼呼，跌跌撞撞。在他後面，緊追着一羣我們同志和一大羣老百姓。一片『特務！』『特務！』『捉特務！』『捉特務！』的呼聲。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輛洋車，他跳上了車，用手槍指着車夫，叫他快走快走。車走得不快，眼看要給我們趕上。他翻身一跳，下車再跑，跑了半里光景，終於給他鑽到小胡同逃跑了。

我們的同志回來時，沿途給老百姓說明事實經過，老百姓臉色個個都露出從來沒有過的笑容。他

們喊着說：「這混蛋，要給抓着了，得好好的治他一治，全是他們把咱們害苦了。今天你們可給咱們出了口氣，趕明兒，咱們老百姓跟你們一樣團結，有組織，會說，胆大，誰還敢欺侮咱。別看他兇官兒不小，拿着手槍帶着這麼大的隊伍，還是嚇得發抖逃跑，他理虧，有什麼辦法。」……

雪裏埋不下屍首，紙裏包不着火，特務份子的行爲，人民眼裏是完全明白了。

## 抵 抗

下面是北平『四，三』事件中一位英勇拒捕的同志寫來的信，他的理直氣壯，威武不屈，英勇鬪爭的精神，很值得大家學習，因此，我願意把它公開出來，讓大家都看看……

××：

自從『四，三』事件發生後，你一定很掛念吧？我現在特地告訴你：我很平安，全體同志都平安。被捕的人全部出獄。出獄的熱烈場面 and 入獄後的場面，已經有人寫通訊報導了，我現在就告訴你我們同人的一些經過吧。我不想對你說得太多了，我只告訴你，我經過的幾件事。

當那天深夜，軍警來到報社，準備大捕我們同志的時候，錢社長便決心去警局交涉，臨行時他發出命令，大意是說：『全體同志：無論那一個都不准自由行動，你們聽我的命令，沒有我的命令，就不准外出！錢社長這命令一下，我的腦子立刻由混亂中清醒過來，它給我一個很深的信念：抵抗！當時我們有好幾個同志在一個房子裏，軍警首先把××同志脅迫而去，又把××同志連拖帶打的捕去，然後他們便來捕我和其餘二人，他們的辦法是軟硬兼施。一個特務拿手槍指着我的胸膛，七八個軍警把我的臂膊抓住，他們決心把我抓走，因為我表示頑強，反抗，一個士兵打了我一槍托，這時候，我便大聲咆哮：

『你敢打人，你破壞蔣委員長的命令，你叫什麼名子？』我一邊大聲指問，一邊掙脫軍警憲兵的



手。我看一個抓住我的士兵的符號，上面寫着他的名字：『王林白』。我便叫着他的名字大罵。

他們不敢再打我，只是把我從辦公室拖到扶梯，我却從扶梯掙扎回來到辦公室，這樣往返三次，最後他們用槍指住我的胸膛，好像非把我捕走不可。我說：

『你們是軍警，應該聽長官的命令，但是現在你們聽特務的命令，你們開槍，開槍，有種的開槍！』

我並且大聲的向他們聲明：『我只服從我們社長的命令，不服從特務逮捕的命令，你們想把我帶到局裏而去，只有一個辦法，把我一槍打死，除此之外你們不能把我逮走！』

這樣一來，軍警都沒有辦法。去向特務請示，特務便轉移目標去搞另一個同志。那一個同志也大鬧起來，沒有被他們捕走。而特務又卑鄙的要求分裂我們，說××是登記了戶口的，沒有他的事，我們沒有登記戶口的，所以一定要捕我們。我們理直氣壯的說：『我們不僅是個法團，我們是中國共產黨的報紙，我們遵守政治協商會議的法律，不遵守你們特務的法律。』

這時，特務大約連他們自己也感無理由，只是蠻橫的說：『你們不要亂噓，你們非走不成！』並且又拿出手槍來威脅我，但我還是很鎮靜的說：

『你們不用威脅我，老子抗戰了八年，不怕日本人，怕你？』

後來因為××同志派人帶信來叫我們出去，我們才大模大樣的出去。

到了街上，我一邊指着一個準備逃跑的特務大喊：

『拿特務！拿特務！大家看：這就是特務！』一邊拚命的追趕，我在前邊，背後是電台的同志和兩個女同志。我距離特務只有二丈多遠，看看快趕上，特務却跳上黃包車，我還不放鬆的追，快捉着

車背子，黃包車却一轉彎，向另一條小胡同溜跑了。我們還足足追了半里路光景，回來時我們沿途向老百姓控訴，他們沒有一個不對我們同情。

這時，另外有一個特務知道其餘的特務都逃走了，我們便盤問他是哪一部分的，也不回答。我再質問他：

『你怎麼有權利指揮軍警？你着便衣能指揮，是根據那一條軍令政令？』

他說：『你管不到，我們奉令逮捕你們。』

我們人多，他很心虛，我便一把抓住他的大衣，撥開大衣領子一看，有領章，上面是：『北平市政府』，號碼看不清。這時，他知道自己的來歷更加暴露了，便把手一劈，拔出手槍。我們二十多個人一起大喊：

『打倒特務！』

『大家看特務呀！』

那特務滿臉漲得通紅，比作賊還慙慙的一溜煙的溜跑了。

這次，我們向特務鬪爭，同時還對警察說理和解釋，軍警對我們都表同情。我們看到後來軍警都全部下了槍，連聲向我們說：『對不起，對不起。』並且，在我們找他們講道理的時候，我看到一個警察流淚了。

這便是這次我所要告訴你的。

你從這裏也可以看到；我們這裏工作，是有着不少困難的，和我們自己的解放區，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我們明白我們工作重要，而且，這裏也將更好的鍛鍊我們，我們的心是堅定，愉快的。

願你們工作勝利。

(載六月七日東北日報)

# 我在璧山被抓

鍾正倫

去年五月間，我在璧山賣新華日報。原來青年軍二〇一師工兵營政治指導員袁定靖訂一份報紙，五月十五日上午十二時我給該營營部去送報，袁指導員喊我進院裏去，不料我進去後，輸送連董連長抓住我說：『你敢到這裏賣新華日報』，即刻喊人把我關起。這裏已經關了璧山街上的老百姓和學兵共六十多人。和我關在同屋子的聽到我是賣新華日報的以後，教我寫信給重慶報館，他們想法帶出去。我就很快的寫了封信交給他們。

下午二點鐘，連部喊我出去，把我的衣服全都脫下，證章，身份證、報紙、自行車通通檢查了一遍，都扣下。問我：『你是不是「共奸」？璧山的共產黨在什麼地方？趕快說出來，不說就打死你！』我說：『我是賣報的，啥子都不曉得。』

他們就拿扁担打我的手心，手都打破了，我說：『打死也不曉得。』

下午五點多鐘，連長又問我：『這裏邊那些人訂報？』我說營部裏訂有兩份，其餘都是零賣的。他們說：『不行，非要你交出訂報人的名單不行。』我交不出名單來，又被他們按在地上，雙手反綁起來，用扁担打屁股。我痛極了說：『打死算了，啥子都沒得！』這時候，有人說我中午寫過信。問我寫的什麼信，我說寫給報館的信，他查明那信是由一個號兵帶出去的以後，就狠勁把那個號兵打了兩扁担。

晚上八點鐘，由排長施福喜和一個文書上士把我帶到大東門外車站旁邊一家麵館裏吃了兩碗麵，又給帶到茶館裏吃茶。排長說他是共產黨員，奉鄂豫皖解放區的命令辦組織工作，有三十多支機關槍，七十多支步槍，八路軍真英勇等。說完要我告訴壁山看新華日報的究竟是那些人？

我沒說一句話。

他又說今天打我是奉連長命，實在不得已，我們都是自家人，還請原諒他要我把我的自行車、衣服等物都拿到茶館裏。十點鐘時，把車子等物寄在茶館，帶我回連部去。睡覺之前他又來說：『明日報館有很多人來保護你，營長也是我們一色人，見了他有話儘說好了。』十六日上午八點鐘，有一個自稱社會教育學院學生，來看我，先由連部裏的人送給我一張快郵代電，上寫：

『茲有鍾正倫被青年軍二〇一師逮捕，我們壁山共產黨人要團結起來保他出去。再不然就用武力解放他出去。希望黨人切切遵照此令。』

社教院共產黨八人啓

我不曉得他們這樣子來要幹什麼。那位先生把我喊去以後，他先說：『連長打你沒有？我和連長招呼過了。壁山街上我們共產黨很多，你不要怕。你曉得街上還有那些有勢力的共產黨員？我好和他聯合起來保你出去。』

我說：『我不曉得。』他說：『你曉得報館裏××嗎？他是我的朋友。』我說：『我才來的不曉得。』

這候連長倒了兩杯茶，給那位先生一杯，我一杯，又拿來蛋糕糖，我一樣都吃了一個，因為我很

手，很像好人一樣說：『下午再見！』過後我問士兵這人是誰，士兵說：『你連司令部上校參謀都不認得？』我才知道他原來不是社教院的學生。又過了兩個鐘頭，連長送我到副營長屋子裏。營長把別人都喊走，關了門，讓我坐下，給我烟吃，他說：『我們共產黨人不徵任何人的尾巴，我們都是爲了工作，你被關久了也就擱工作。昨晚王若飛打電話給我，要我保護你，你在報館日子久，做事超過任何人的。這裏訂報的都是那些人你的字號是什麼？請告訴我，黨方面近來有什麼指示，有什麼暗號。我們在街上打招呼，怕人懷疑，你把你的暗號告訴我。』他問了這一連串糊里糊塗的問題，我越弄越莫名其妙。我就說：『你說的這些我全不曉得，告訴你啥子呢？』

他又問我是什麼人介紹到報館的？我就老實說是報販介紹的，我先賣過中央日報，後來別人說新華日報好賣，就來賣新華日報，他抽烟，要我想一想，把他問的東西一一說出。我說：『我只知道賣報、賺錢、吃飯。別的什麼都不知道，你既然是共產黨員，啥事不知，還要問我呢？』這一天就這樣完事了。

十七日下午三時，副營長又把我喊出去要我把他問的事情一一說出，不說不放，我一句也沒有說，他喊了五個士兵，把我捉手的捉手，捉腳的捉腳，在一張摺成窄條的紙上打手印，他說這件事不要給報館說，說了報館要開除你。這才還了我的口袋、衣服，派人把我送到二〇一師政治部。政治部第一科楊科長說抓我是出於誤會，希望回去告訴報館我們抓錯了，請原諒。

我說：『你們喊我進去訂報，我有身份證，有證章，哪個說是誤會呢？』他不理我的話。五點鐘要我和他同桌吃飯，要我找保。後來和連長、政治幹事、副營長一起去茶館拿車子，車子不見了，老板又不敢講是那個拿去的，只說『反正是連部的人拿去了。』他們就把老板拿扁担亂打，逼他承認是

他丟掉了，要他寫口供，出保條，由保長作保。

十八日下午二時重慶報館派人來交涉，會到營長，營長當初還不承認有這事情，後來副營長才承認了。報館來人問他因為什麼抓人？他們說『誤會』了。問他們為什麼三、四天不放？他說我是小孩子，胆小，釋放過後，如果逃掉，他們負不起責任的。同時有幾個官長說，這事怪不得我們下級，我們得服從政治指導員的命令。最後問到車子，他說：『茶館老板賣了，有口供，有保人，可以交給你們，打他，關他，殺他，封茶館都可以，隨便你們高興。我們這裏絕不會拿你們的車子，做那樣卑鄙的事情。』

新華日報不准賣，我還因為賣報，無緣無故坐了四天牢了，給他們任意毆打，車子也被沒收了，這叫什麼言論出版自由？

（轉載自一月十一日『新華日報』）

# 在船上賣報

梁崇德

我今年才十二歲，賣新華日報已有半年了。常常在街上碰到一些壞蛋打我罵我，我一點都不害怕他們，不管在什麼地方，他們只要打，旁邊的老百姓就起來都喊：『打人家的小娃兒做啥？』去年十月底，我要到江北頭塘去賣報，到朝天門趕到渡船，在『新生活』船上，有四個軍人問：『你賣啥子報？』我說：『新華日報。』一個軍人說：『那個喊你賣？』我說『沒錢吃飯，自己來賣報的。』他就拿槍把子打我的腿。說：『小共產黨滾開。』我跑到船的那頭賣，又碰到一個軍人，問我：『啥子報？』我說：『新華日報。』他說：『你這小共產黨。』我說：『我是小共產黨？你是啥子黨？』他說：『你還和我交嘴！』就拿槍把來打，我趕快溜到另一隻船上去了。

在那隻船上又遇到一個班長。『新生活』上的那四個軍人喊：『班長，賣新華日報的來了。』班長就打我兩個耳光。我說：『爲啥子打？新華日報那條消息登錯了，你打我！』

他說：『你爲啥子不賣別的報，要賣新華日報。』

又把我亂打。我就撕他的符號，撕脫了一個角。他拿起一條銅條打爛我的眼睛角角，把報紙都抓去了。船上的百姓吼他，大家說：『打人家的小娃兒。新華日報人家的娃兒都講道理，你那麼大？還拿的刀，那個不講理，亂打人？』戴眼鏡的，穿西服的人都罵他，把報紙從他的手上奪下來交給我。一船的人都吼，他們要我去喊報館的師爺來，他們看守那個班長，不讓他跑掉。我就把報丟在國船



上，到民生路喊報館的人，報館的人到碼頭的時候，船已經開了，那些遺蛋都不見了。我就把報紙拿起來。

又一次在中央公園一個軍人問我：『噲子報？』我說：『新華報。』他說：『爲噲子賣它？』我說：『賺錢。』他說：『新華日報是『好報』。』我說：『你是什麼好？你說新華日報是奸報，你就不是個好人。』他打我一個耳光，還要打，我就跑了。又一次是去年十二月十幾，我到江北寸灘的國船上喊『賣報！』兩個警察來要報看，我送給他們一份。他說『都拿來！』他們把我帶到山坡上，一個賊：『班長，帶來了。』他們說我在國船上跑來跑去，妨礙秩序。就把我關到派出所，下午二時送到十六分局。局長看見說：『噲子事？』我說：『我是賣報的，把我抓來幹噲子？』局長把所長喊來問：『爲噲子抓小娃兒？』所長說，我在船上亂跑亂叫。我說：『賣報的，那個不想多賣幾份報不跑不叫那個買報呢？』局長說：『是理。』就罵所長：『簡直莫明其妙，無緣無故把人家的小娃抓來。快放了人家！』

第二天我又到國船上去賣報，老百姓說：『小娃兒，你不要怕，大家幫你講道理。』

還有一次我在唐家沱趕『佛通』號船，兩個軍人拿了一份報看，問我：『新華日報待遇好不好？』我說：『好得很！』他說：『難怪你這個小共產黨叫得賣力氣。』我說：『我是小共產黨，你是噲子？』他說：『我是國民黨，那個叫你們開兵來打我們？』我說：『你們跟壞蛋一起去打我們，中央日報都登了。』他說：『你娃兒好硬嘴。』就打我一個耳光。我喊：『不講理亂打人，你看是那個先打那個？』船上的人，都吼起來說：『噲子軍官身上掛刀，人家小娃兒跟你講理，你打人家！』

# 昆明政變真相

趙明忠

——另一個內戰經過實錄——

編者按：本文係轉載去年一月份在香港出版之正報的長篇連載，以下即爲該報之編者按及此文之全文。

去年十月四日的雲南政變至今（指去年一月）已三個多月了，當時的新任省代主席李宗黃，警備司令關麟徵也已在最近的昆明學潮中被人民趕下台了，但雲南政變的真相至今還被掩蓋着。中央社用了最平凡的字句報導這一事實，民衆除了知道又『解決』了一個異己份子外，對內幕是茫然的。本文的作者任職於雲南省政府，對於事件經過極爲明瞭；現在他整理了這篇東西寄到本報發表，實在是一篇極其珍貴的史料。

## 十月四日之晨

三十四年十月四日的早晨，天色還沒大亮，一向晏起的昆明居民，給斷續的但是濃密的槍聲驚醒了。

人們起先以爲是演習，至多以爲又是什麼『小衝突』，因爲在昆明這個地方，駐防在城外的『中

『中央軍』和『地方軍』衝突的小事情，人們也『習以為常』了。但是這一天早晨的槍聲，越響越密，而且四面都響了起來，其中還夾着小銅砲的聲音，情形有點不比尋常，於是很多居民開門出來張望。可是這時昆明每一條街上都已佈滿哨兵，只要人們一走出大門，馬上給這些哨兵趕了回去。街上靜悄悄，但空氣緊張之至。

這些街頭哨兵，分成兩種，一種是雲南部隊，（其中有雲南憲兵，行營特務，省府衛隊、獨立旅等々）另一種是中央部隊。至於雲南警務處的警察，在天未亮時，已經被中央部隊繳了械，而市中心的近日總警察分局，雖然沒有被繳械，但已被包圍在對抗着。中央軍的主力是那個號稱『精銳』的機械化的第五軍。

按照雲南過去和中央軍部隊的『協定』，中央憲兵不能進昆明城，而中央軍的大部隊也不能駐紮城內。但是，今天早晨，北門，小東門，大西門，小西門，以及市中心的一部份，都給中央軍佔領了，省府所在地的五華山，被重重包圍。

槍聲從天未明時開始響了起來，那是一部份中央部隊，企圖由城外向城內衝，遭遇了雲南部隊的抵抗。另一方面，是第五軍的大隊，包圍了北較場，要解決獨立旅的留守部隊（這個獨立旅的旅長，是龍雲二兒子龍繩祖），又展開了『戰鬥』；在圓通山附近，中央軍想奪取雲南的軍火庫，和守軍又開了火。還有一個非常陰險的計劃，那就是中央軍繞過城東，襲擊美軍駐地，企圖嫁禍於人，又遭遇美軍的自衛抵抗。

衝突繼續着，槍聲響着，但居民們完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交通斷絕，電話線局部被切斷，報紙沒有出版，人無從打聽真相。其實在當時雲南當局也幾乎想不到這是有計劃的大規模的『解決進

軍」。

直到中央軍的喉舌報，『昆明掃蕩報』出版用吉普車衝鋒槍護送着報販，突破重重哨兵線送到各街巷時，人們才知道這是『雲南省政府改組，龍雲調長軍參院』。（當日掃蕩報標題。）

### 前夜的部署

當日軍投降，勝利到來，雲南的部隊（第一方面軍盧漢所部）調到越南受降，同時關麟徵的所部，也撥歸盧漢指揮，表面上是尊重雲南尊重盧漢，實際上是監視雲南的出國的部隊。並且，當中央大部嫡系部隊均奉命往華北、華中、華南出動『受降』，獨有精銳之師的杜聿明所部，却放在雲南不動。

這種有深長意味的安排，早就令人感覺到『將有事於南疆』了。但雲南當局，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以為在戰時中央既未解決雲南，和平時期更不會來解決了。而雲南的老百姓，在抗戰期中，他們出兵、出力、出錢，對於抗戰是盡了他們應盡的力量，就支持供應美軍這一點來講，他們為建築機場而使大量人才脫離生產，大量的食物被徵發，雖然有人借此發了財，但農村是益形凋敝了。因此，雲南的老百姓，以為抗戰勝利了，他們總可以稍微喘一口氣的。

誰知道，在敵人投降不到兩個月的時候，就發生了這一次的改變，而改變的對象，居然從攘奪一個政權進而與人民為敵。

中央要想改組雲南，那是計劃已久的事，一直等認為時機『成熟』了方才下手。雲南當局近幾年來的措施，在中央看來非常刺眼，他要所有的地方當局，和他同樣做壞事，作應聲蟲，方才滿意。平心

而論，雲南當局在抗戰初期，雖曾有過一些動搖，不過後來對抗戰還是有不小的貢獻，這是不能抹煞的。至于雲南當局對民主運動的態度，始終都是很好的，雖然他們自己對民主運動沒有作過更實際的努力。

我們總還記得去年「五四」那天，昆明示威的遊行，依照何應欽及中央特務和駐軍的主張，他們是預備造成流血慘劇的，但龍雲竭力阻止了，他強硬的不許中央駐軍入城，並派軍警保護遊行的隊伍，才沒有發生慘案。

另外，雲南當局對中央特務們的「無法無天」的行爲，的確也會盡力阻止。舉例說：在去年七月裏，中央特務三人，在東門外逮捕聯大一女生，當時那個女生被他們押在公路上走，恰好對面有一個美軍駕着吉普車過來，她向美軍呼救，而特務們立刻開槍擊斃她，那個美國兵將三特務捕獲，送到警備司令部，雲南當局拒絕中央特務機關的索取，就將三個特務槍斃了。又如昆明掃蕩報的一個編輯。因爲「莫須有」的罪名，被中央特務拘捕，事後經雲南當局破獲，也將那個特務判罪了。龍雲並且有過佈告，准許被中央特務危害的人，向當局指控。他發佈這個佈告的時候，正是中央特務頭子戴笠到昆明的時候。

昆明之所以有「民主堡壘」這一個稱號，就因爲雲南當局並沒有阻撓過這一運動。然而，當中央特務和駐軍控制着這一城市後，搶劫失蹤等等的東西都出現了，更明顯的，就是屠殺反內戰學生的慘劇終於發生了。

## 大 包 圍

據說，在十月四日之前若干時日中，中央特務份子，乘飛機一批一批的來到昆明，中央部隊的分佈，也是拿昆明作中心，駐紮在外圍的鐵路線上。

有一次，杜軍在昆明郊外的西山架設軍用電話，直接通到頭村，雲南的特務把此消息報告龍雲，龍雲口頭詢問杜聿明，杜回說將主席將來昆明，爲了聯絡方便，特架電話，這樣才塘塞過去。

十月二日，重慶有專機一架飛來昆明，來人下機後直趕杜總部，商談後又飛走，內容沒有人知道。三日下午，又有專機一架，由西康飛來昆明（那時蔣主席出巡西康）；來客中有李宗黃等人，李等下機後，也是直趕杜總部。

李宗黃帶有蔣主席親筆手令，改組雲南省政府，龍雲調長軍事參議院，任命盧漢爲雲南省主席，出國受降期間，由李宗黃代主席，所有雲南部隊，分別整編改編。繞山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揮。李宗黃到達杜總部後，杜聿明手令他的總部人員，只許進，不許出。同時，總部所有電話機，均派高級幕僚看守，沒有杜的手令任何人不得打電話。一時總部空氣緊張，但除一二首腦之外，誰也不知道將發生什麼事情，至於外間更連一點踪影也不曉得。

入夜以後，陸防城外的第五軍紛紛出動，一面在城外架設壕，一面悄悄開進城內，早把所有目標區監視起來，城中心的近日樓上，也被第五軍佔領。

駐防在子海子的中央砲兵，砲口早對準着雲南省府的五華山。中央軍的坦克車，裝甲車也掩到了城邊。

杜總部更發下臨時通行臂章和汽車通行證，臂章是白布底，正面是紅『V』字，反面是紅『W』字，『V』字單日用，『W』字雙日用，這些臂章原是『七七』閱兵典禮時，杜部佩用的，現在權作

臨時通行證了。這些汽車通行證也是有「V」「W」兩字，用法亦同。要是沒有這種通行證，任何人和任何車輛不得通過。能領到這種通行證的，只有中央部隊和有關方面，至于雲南部隊和雲南高級官員，根本沒有領到，（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所以到天明槍聲四起時，他們也和一般居民一樣，無法行動。

杜聿明將一切計劃安排停當，他就和李宗黃等離開了城內翠湖公園的防守司令部，搬到北門外崗頭村突擊隊司令部去，所謂突擊隊，就是傘兵（鴻翔部隊）司令部。

### 「命令」與磋商

昆明寧靜的早晨爲稠密的槍聲驚醒時，住在威遠街私寓中的龍雲，發現事情不妙，立即乘車赴五華山省府。（這條路還是雲南部隊的範圍，龍雲到達省府後，立刻用電話詢問杜聿明，但電話已打不通，他就打電話告訴行營政治主任裴存藩，要他和杜聿明通話，裴存藩也是找不到杜聿明的住址不得已又找空軍第五路司令晏玉琮，這才知道杜已移往崗頭村，方和杜通了電話。

另一方面，城內的戰鬥都在進行中。

四日早晨八點鐘，防守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驥，陪同李宗黃到五華山省府，會晤龍雲，面遞蔣主席訓令。

當時省府所在地五華山四面的華山東路，華山南路，華山西路上，佈滿了行營特務營和省府衛隊步哨，他們掩藏在牆角屋簷下，步槍上了刺刀，手扣着槍機。省府大門緊閉，門前用門板沙包以及兩部卡車作障礙物。趙家驥李宗黃等人，是由省府隔壁的省黨部大門進去再繞進省府，與龍雲會面。

據說，當龍雲接見他們的時候，看到趙家驤佩了兩隻手槍，身後人有鴻翔隊員提了美式衝鋒槍，頭吃一驚，但是，當他們閱讀過蔣主席的訓令，立刻表示可以遵辦。可是他聲明衝突是天未亮就開始，而命令到早晨八點才送到，責任應該分明。並且現在情形又是這樣混亂，下達停止衝突的命令很困難。

當日下午雲南省府委員雲南警務處長李鴻漢，雲南憲兵司令兼昆明警備司令祿國藩，昆明市長羅佩榮等多人，聯袂到崗頭村去會見杜聿明李宗黃，表明雲南『絕不服從中央』，雲南憲兵司令兼昆明警備司令祿國藩，且首先交出兵權，以明心跡。

但是，對方提出要所有地方部隊，包括龍雲二公子的獨立旅在內，立時放下武器，聽候改編，圓通山的軍火庫不許移動，立時交出，龍雲交代清楚，立時乘飛機赴重慶。

代表們將對方的條件，帶回城內，再與龍雲磋商。

下午槍聲漸稀。

入夜以後，北較場，圓通山，綏靜門等處突又展開戰鬥。密集的機槍聲，沉重的小銅砲聲，清脆的步槍聲，使整個的昆明紛擾了一夜，大家都患了失眠症。而子彈絲絲的掠過頭頂，使八年來沒有嘗過戰爭味道的大後方，居然在敵人投降之後，親身經歷一次戰爭場面，死亡的陰影籠罩着每一個人。

### 飢餓、憤怒、迷糊

交通斷絕了一天，第二天仍舊沒有恢復。

居民們全是在四日早晨被驚醒的，公務員還未上班，學生未到校，商店未開門，菜販米販未上



街，主婦們未去採買……這樣一下子被隔絕，家無隔宿之糧的人，只有挨餓，有米的只好吃白飯。如此封鎖，居民們的痛苦最深。

在『接收』警察局時，警察被繳械不算，制服也被剝下，穿着內衣的警察，抱着被子，抱着平素飼養的鷄鴨羊狼狗走出。

吉普車上有衝鋒槍，軍官們手上也有衝鋒槍，到處衝撞。那付模樣，好像敵人剛剛攻陷這個城市似的。

後來雲南省參議會議長向軍方請命，要求城內交通局部開放，給老百姓一點方便。因此第二天的中午，有些街道准許通行，但也會突然戒嚴，使許多人走出了家門，又不能再走回去。

昆明城東的還津街，本來是國際性的街道，那裏有美軍辦事處，英海空軍辦事處，英軍事代表團辦事處，法國領事館，法軍（自越南退進來的）臨時軍營等等，在斷絕交通的影響下他們也大感困難，而且他們更感到苦悶的，是根本不明瞭是怎麼一回事。

有一回，幾個法國兵詢問一個中國人，到底是什麼事？那個中國人告訴他，是雲南省政府改組，他們再問是誰來接替，他說盧漢，這兩個案使法國兵大惑不解。第一，他們奇怪一個省政府改組，竟要打仗；第二，法國兵很知道盧漢將軍是越南的投降人，為什麼突然回到昆明來打仗？而且很多人，都曉得盧漢是龍雲同父異母的兄弟。又如何會打起仗來？這懷疑，在一個外國人確實是不易打破的。

## 宋子文的電話

四日、五日，僵持了兩天。白天比較安靜，天一黑，昆明就變成了死城。隨着天黑，槍聲四起，小

鋼砲的聲音像悶沉的鼓聲，把每個人的心都敲碎了。但始終不知道事情演變到什麼程度，昆明全城會不會變成戰場，這一個美麗的城會市不會變成廢墟？

人們的消息來源，唯一的只靠昆明掃蕩報，但該報是杜總部的代言機關報，只能看到一面的消息。並且該報爲這件事情發了幾次號外，當地老百姓却是帶着憤懣的情緒來讀的。

六日，這是事變的第三日，也是最緊張的一日。

雙方談判已到了最後的階段。

雲南當局表示接受改組，而不願立即赴重慶。對方是堅持說雲非赴重慶不可。

六日的上午，雲南省黨部的大門前，排滿了小汽車，吉普車，門口是鴻翔部隊的士兵，肩着衝鋒槍守衛。門前也擠了許多老百姓，他們都在等待談判的消息。但，談判從上午一直到了下午兩點鐘，始終沒有結果，不過談判也沒有破裂。

可是據內幕的人說：杜聿明準備等候到下午五時，假如再沒有答案，他準備用全力攻城並用砲兵遠射程轟擊五華山，然後動用傘兵下去活捉龍雲。

這個辦法自然非焦土不可的，昆明城非成廢墟不可。因爲雲南部隊激于義憤和利害關係，他們明知道人少，也非抵抗到底不可。

談判繼續着。

而將要總攻擊的傳說，也慢慢傳開去。全城居民惶惶不寧，感覺到大禍就要臨頭，他們不能走出城門，只有坐在城內，等待最後的判決，住在五華山下的居民們，乘局部戒嚴的時候，紛紛搬行李箱籠到親友家避難，因爲他們知道萬一大規模打了起來，五華山一帶一定要變爲平地的。

這時成隊的中央空軍飛機，也由重慶飛來在昆明上空盤旋，更抵抵掠過市空，準備隨時施行轟炸。他們在設計一個政治圈套，而支持抗戰八年的老百姓，彷彿都是罪人，也成爲屠殺的目的物了。黃昏以後，省黨部大門前的汽車仍未離去，似乎告訴人希望仍未斷絕。

這時城外飛機場突然熱鬧起來，原來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由越南飛來。

何應欽此來，不但使談判中間多一個有力的『調人』，而且何更帶着遠戍越南的盧漢親筆信，他表示『服從中央』，而且勸龍雲赴渝。

大家都知道盧漢所部是雲南部隊的主力，盧漢是龍雲的兄弟，而龍雲的長子龍繩武，又是盧部下的一個師長，他們都遠在國外。盧的勸告是有力的，而且也是識時務的，因爲昆明附近有中央軍四個軍，而雲南部隊還不足一個團。

何應欽會見龍雲后，當然又是『促駕』，龍表示須料理家務后，方能赴渝。

這時渝昆的電話突然又響了。

重慶方面是行政院長宋子文，要昆明龍主席聽電話。

龍雲這時好像有傾吐的對象，他似乎也『孤立』得好一點。在電話中自然又是一番敦勸與表白。

最後，宋在電話中表示：『要不要我到昆明來一次？』

龍雲當然是『極表歡迎』，而且宋來了對他的出路也有個好交代。

晚上八點鐘，宋院長的飛機到了昆明，他很快的就會到了龍雲。

在當局整個的計劃下，一個秘密的談判開始了，這正是戲劇的最高潮。

宋院長飛抵昆明的消息，直到第三天才爲人所知，但他的抵達，却使一場大糜爛化爲無形。

然而龍雲仍不得不在第二天飛往重慶。

## 機場一幕

七日，當昆明居民聽說事情已告解決，當然是『如釋重擔』的暫喘一口氣，因為可怕的戰事終於不會發生了。自然另一個陰影却又在擴大。

早晨，居民們奉令開舖營業，並奉命懸掛國旗，『歡送龍院長赴渝履新』。同時，前一天街上貼出的『龍雲抗命，必須討伐』的佈告與標語也不見了。

龍雲終於走下了他安坐十八年的五華山，他之赴渝，因為太倉促，連他的太太也因家務未清而不能隨行，只帶了他的二子一女同往。

當龍離開了省府，五華山上三百多個衛士，也換了便服，山後面僻靜處跑掉了。

龍雲赴渝，當然他的舊部僚屬要送行，但杜總部臨時規定，送行者須受檢查，連雲南軍人也不能攜帶武器。並且一部送行者的車後，一定有一部武裝的吉普車，這樣的行列，實在是『壯觀』得很。

在機場上，外國記者要求拍照，據報載那時龍雲還『面露笑容』。

在機場上，一個在五華山上忙碌了四天的龍院長，和一個在崗頭村忙碌了四天的杜聿明會見了，他們本來是常見面的，但這次却分任主角，睽違了四天。杜見到了龍時，竟走上行了一個很恭敬的軍禮說：

『報告院長，院長還有什麼吩咐？』，龍雲很憤慨的說：『我還有什麼吩咐？』  
龍雲由何宋陪着直飛重慶。送行者也各回家門。

只有那位代理主席李宗黃却要到五華山去接新主席的印信去了。

## 尾 聲

十八年前，龍雲趕走唐繼堯，自己統治了雲南，當時隨唐繼堯而去的，有一個李宗黃，他由雲南的後門逃到越南。十八年後，李宗黃却由天上飛了回來，趕走了龍雲，自己再進了五華山，不等回來之後，是怎樣趕走龍雲的，他那一種得意洋洋之狀，是形之於色了。

他登台之後，左一個開會，右一個演講，演講稿分發各報，在龍雲走後的一月之內，幾乎每天都見到李宗黃『洋洋灑灑』的大文章，佔去各報老大篇幅。

和李宗黃唱雙簧的，更有那位杜聿明。

昆明的老百姓死於事變的，爲數甚多，但是杜聿明宣稱一個也沒有，同時他的政治部主任拿着很厚的調查表，到處填寫死者名字。據非正式估計，死於這一次事變的軍民至少有三千人。

李杜上台之後，昆明搶案層出，每天幾起，儼如盜匪世界，原來那些搶犯，竟開了吉普車佩着符號全付美國裝備來搶劫，犯非別人，正是他們的部下。他們是以『征服者』姿態出現的。

李杜兩人得手後的第一著，就是宣佈清鄉。其理由，據說『在清檢槍枝，二在清檢烟土。清鄉是武裝清鄉，時間是日夜均可，這樣一來武裝特務，可以隨時闖入，全城並不翻捲？同時，又聽說有一張文化人黑名單，爲數有四百多名，企圖『一網打盡』。

在如此之恐怖威脅下，真是人人自危。

抗戰中的貢獻，暗暗諷刺他們兩人的作爲，以及少數報紙的譏評，和人民的激昂的反對情緒才使他們沒有『明目張膽』的去。但是那位副議長的雲南日報董事長的位置因此而去掉，赴渝向中央表敬意的專使身份，也因此而被『參議會』撤回。

龍雲赴渝，又演出了一齣滑稽劇，那便是杜聿明被撤職，結果調昇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接替杜聿明的，正是原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的關麟徵。記得關麟徵接任雲南全省警備司令的時候，他的司令部設在五華山，他曾對人說：

『住在五華山的人，總是被人攆走的，我不知道是誰來攆走？』  
好了，關麟徵和李宗黃，正是這一次屠殺昆明學生的主兇，關麟徵是被憤怒的人民趕走的！

#### 一九四五、一二、追記于昆明

『附註』：這位發動內戰的專家杜聿明在人民羣衆反對下，不得不調走，他在雲南的傑作頗爲當局賞識，這位內戰專家便在不久調至東北任『司令』長官發動更大規模的內戰——這就是光復後全國矚目的東北內戰。在他積極的策動下，東北內戰是有增無已的不斷擴大着。

## 較場口事件真相

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籌備委員會參加各團體：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民主建國會、中國勞動協會、全國郵務總工會、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中國農業協會、政治協商會議陪都文化界協進會、中國婦女聯誼會、雜誌聯誼會、新出版業聯合總會、華北政治經濟協會、陪都青年聯誼會、重慶青年會、東北政治建設協會、中國木刻協會、中國職業青年社、育才學校、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東北文化協會、音樂藝術社、中國學生導報社、社會大學、星海合唱團等廿三個單位，頃發表「向全國同胞控訴」書，報告二月十日陪都血案真象，內容大要如下：

### 血案發生以前

首先敘述血案發生以前籌備的情形：

「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等二十三團體，為表示人民對於政協五項協議的擁護，表示對於主持會議的蔣主席的崇敬，政協各位代表的慰勞，發起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我們為着要使陪都所有團體都能參加，曾經舉行三次擴大籌備會。對於市農會，市總工會，市教育會，市商會

等團體均會發給通知，且隨時在報端披露籌備消息，但該團體等，始終未派人出席。大會決定於二月十日上午九時半在較場口廣場舉行，會場係向警察局洽借。至九日夜間十時，突有市農會理事劉野樵，市總工會理事長譚澤森等四人，攜帶市農會領銜的並無團體公章的所謂八團體「公函」，至籌備委員章乃器住宅，聲請參加慶祝大會「並須出席爲大會主席」。章氏當告以：「人民原是一家人，個人甚表歡迎，籌備會且會發致通知，以未見派人出席爲憾，自然也都會讚成的。」彼等表示：「通知僅有三團體接到」。但再問既已接通知，何以始終未派人出席，則又支吾其辭。章氏當晚即商議其他籌備委員，次晨臨時多預備主席團標誌，以便彼等參加。而中央社報導竟謂在遷用大廈公推劉野樵等爲主席團，實屬造謠，該社其他報導及對本會招待記者之經過亦多斷章，顯到黑白淆惑視聽，誠屬令人痛心！」

## 血案的經過

接着，叙述血案的經過：

「十日晨八時許，會場內主席台上及周圍，已有數百人佔領，劉野樵及市黨部委員兼市教育會理事長吳人初，市商會秘書周德侯，市黨部科長龐儀山等到場甚早；中醫師公會李森普，市總工會李克愚市婦女會理事長傅伯羣等，亦隨即趕到，陸續索取主席團標誌，均一一發給。是時，尙未到開會時間，國民黨政協代表邵力子先生等均未到，原經推定的主席團和參加團體亦未到齊，但劉等即要開會。同時佈置在主席台上和周圍的打手，也鼓噪起來，要求立即開會。主席團同人章乃器婉言勸止，首先被打。旋而劉野樵、吳人初、李森普、李克愚、周德侯、龐儀山等即霸佔播音機，宣告開會，劉



野樵則自稱總主席。本會主席團李公僕、施復亮、馬寅初表示，開會的時間和程序須照籌備會決定辦法，否則亦須協商決定，不能任意搗亂，即被打手圍毆；李公僕被推至台下，拳足交加，頭部被鐵尺打破，血流如注；政協代表郭沫若籲請他們不要毆人，也隨即被毆，台下打手同時即向勞動協會隊伍進攻，台上打手並將條凳向該會等隊伍拋擲；計被毆重傷的有陳培志、冉瑞武、梁永忠、顧佐衡等四人，新民報記者鄧蜀生、姚江屏、大公報記者高學遠勸令不必動武也被毆打。還有一位姓趙的，爲着掩護李公僕，也被毆傷。此外負傷和失蹤的至少還有數十人，正在調查中。

勞動協會來的人相當多，因爲接受了被打不許還手的命令，所以被毆重傷四人，但結果依然包圍扭住了一個衝到隊伍裏的打手，名叫陳雲鵬（第一次法院訊問時名叫陳雲鵬，第二次改口自稱謝海南）身邊帶有衛戍總部稽查處信封，外註附五千元字樣，內裝盜用名義油印的口號多張。此人當由該會扭送法院。

至此，籌委會原推的主席團和政協代表會琦、梁漱溟、羅隆基、陳啓天、章伯鈞、沈鈞儒等亦相率被迫退出；邵力子、周恩來、莫德惠、張君勱、李燭塵等趕到，見此情形也紛紛折回。場內參加的籌備團體羣衆先後率隊離去。劉野樵等領導打手數百人依然扮演開會；演說時，公然反對重訂憲草的協議。他們預先準備好的盜用本會名義的告市民書和口號，繼續在場散發（早先已曾在場散發）；一幕文武配合的醜劇，即匆匆結束。臨去時，還將在會場上的紅白布和桌凳，也一齊搶走。劉野樵自始至終均在會場，事後竟誑報受傷，實在是極盡下流無耻之能事！是日在場的，除了中國新聞記者之外，還有許多外國新聞記者，搗亂情形，聞有一部份已攝入鏡頭。

當天下午，在「新蜀夜報」上發現市農會，市總工會，市教育會，市商會，市漁會，市婦女會的

廣告，誣指勞動協會和育才學校的「大漢」搗亂會場，毆打會眾，該報還有一篇社評：「要求嚴懲搗亂會場的特務」，而且說劉野樵代表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李公樸不應該阻止他當總主席！十一日的新蜀報上復發現該團體等的廣告，竟把並未編列隊伍，更未攜帶標幟的民主建國會會員也列入打手了！天哪！天哪！光天化日之下，居然魑魅現形！」

## 血案的關鍵

並且，指出血案的關鍵，說明其爲一種預謀：『依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省出來本案關鍵的所在：

一、事前通知市農會、市總工會、市教育會、市商會等團體，派員參加籌備，報上也早已發佈新聞，但均未見派人出席，直至開會前夜十時，突然要求參加，顯係出我不意，使本會無法準備應付他們的陰謀搗亂。

二、以要求參加爲辭，騙取主席團標誌，進一步搶主席。

三、未至開會時間要求開會，顯係恐怕參加本會籌備的各國體適時而至，會眾增多，會使他們的搗亂陰謀難以貫徹。

四、文角武角姿態不同，但同時要求提前開會，同時要求重推主席，同時軟硬兼施，對付勸阻他們破壞秩序的人們。

被毆傷的均係本會事先推定的主席團同人及參加籌備團體的職員和當時協同維持會場秩序的政協代表，事實昭然。

- 六、預先印就盜用本會名義的告市民書和口號。
- 七、以參加慶祝政協成功爲名，發佈反對政協協議的言論。
- 八、事後捏造事實，登報反噬他人，萬目睽睽，欲蓋彌彰。」

### 向全國控訴

然後，向全國同胞提出控訴：

「我們向全國同胞控訴，要趕快一致起來，爲着國家，爲着每一個人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堅決要求這一個血案的迅速昭雪！」

### 幾項要求

最後，提出七項要求：

一、嚴懲主犯劉野樵，吳人初，周德侯，譚澤森，李克愚，李森普，並澈底查究幕後的主使者及其他兇犯。

二、已經扭送法院的兇犯陳雲鵬爲本案重要綫索，必須嚴究，並澈底追究衛戍總部稽查處所發給的五千元係何來源，做何用途。

三、嚴格查辦維持治安不力的負責當局。

四、立即切實解散一切特務機關。

五、賠償受傷害者的一切損失及會場損失。

六、從速頒行妨害人民自治罪法。

七、國民黨大多數賢良黨員立即起來肅清少數把持黨務毀壞黨譽的反民主的敗類！

## 五月重慶

蕭佳令

### 復員改爲運兵

從二三月起，便有人早早晚晚去望江水，希望江水上漲，水漲船高，他們便可以還鄉了。五月初，江水上漲了，但是人們的希望却因爲反動份子的好戰而落了空。我親眼看到：多少人在江邊因爲無法買到船票而徘徊躑躅，而流淚嗚咽啊！

爲了要運兵，運軍糧和軍用品，船舶調配委員會重慶分會奉令自五月十五日起調配民費、民聯、民彝、民憲、民康、民來、民蘇、民熙、民勤、民儉、民文、民武、江慶、江康、華同、華源、國慶、江渝等二十艘輪船航行渝宜，日運軍糧用品一萬三千噸。又決定由四川每日運出軍糧一萬二千噸，到漢京兩地由招商局、民生公司、三北公司代表向糧食部、後勤部訂約包運，期間暫定爲五、六、七三個月。川江航行的輪船原本有限，這樣一來，差不多完全作了軍運，老百姓到那裏去搭船？

反動派一心打內戰，不僅控制了全部航運，而且要把公路、飛機也完全征作軍用，停止復員運輸。川陝公路，現在每天只有二三輛車子開廣元，其餘的大部都拉去作軍運，東去人員，到了西安，找車子也是非常困難，只有望路興嘆了。

### 人民需要和平

內戰，揉碎了老百姓的心。用一千枝筆也難以寫出人民對這兩個字的憎惡，他們要的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他們要的是安居樂業，和平的生活。

五月二十六日，重慶民主建國會、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民主憲政促進會、陪都婦女聯誼會、重慶市雜誌聯誼會、陪都青年聯誼會等人民團體和一部份大學教授及各界人士百餘人舉行了一個時事座談會，發表反對內戰呼籲和平宣言，指出『中共軍隊既撤出長春，應就此時機立刻停止軍事衝突，一切問題由政治協商求取全盤合理解決。』在這個宣言上簽名的有羅隆基、史良、鮮英、鄧初民、周新民、吳貽、沈體蘭、張雪岩等九十人。

## 打風鬧遍山城

血的五月，在重慶，一連串的摧殘人民基本自由的事件不斷的發生着。

五月十三日晚上十時左右，大批警察突然把較場口包圍起來，交通斷絕，行人、攤販都被一一檢查，結果無故被拘去了二百多人。有一個青年因為拒捕而遭到了毒打，奄奄一息，還是被兩個警察用繩索綁在人力車上拖走。他們為什麼被打？為什麼被捕？沒有人知道。

五月二十四日晚八時，重慶陸軍醫院有看護兵二人帶了三個女人從牛角沱過渡回相國寺，只給渡船資一百元（照章每人一百元）。船夫問他們要，得到的是惡罵拳打腳踢。船夫不甘心，就回罵了幾句，因此更觸犯了『軍威』。士兵回去打了個報告，馬上該院湧出了大批人馬，由蔡股長、陳副官、齊副官率領，個個手持棍棒、大刀、鋤頭、丁字鉞等傢伙，到了碼頭，逢人便打，過船便砍，很多人被打落水中，還被用竿打刺，不准爬上來。當時被打沉木船七隻，兩隻漂流無蹤，還有幾隻失篙缺

機。打手們從船上一直到岸上才咆哮而去。隔了不久，這邊驚魂未定，該陳副官等又領了二百多士兵再次衝來，把岸邊的住家船打得落花流水，船內床桌鍋碗都被打爛，並劫去船戶住家裏的現款三十多萬和手飾衣服等。這時剛有一隻船上坐了八個客人準備過江，來不及開出也遭痛打，把船打翻入江心。結果調查出船客七人失蹤外，船員三人也無音信，受傷的更不可勝數。事後相國寺全體船員會一度罷渡抗議，要求懲兇並賠償損失。

和這件無法無天摧殘人權的慘劇同一天，小龍坎中正中學也在二十四日下午被軍官總隊第三大隊的學兵數百人搗毀。起因是說該校學生壁報上有侮辱軍官的話，先把壁報撕毀，繼而動手毆打同學，搗毀校長辦公室，包圍追打教職員和同學。在棍棒飛舞下，教員李岳南、豐村，學生劉雪等數人受傷。

軍民『打』成一片的事層出不窮，五月二十七日民國路第一劇場被警官學校的學生打得稀爛，原因爲了中央警官學校學員彭育禮等想看白戲未果，就從戲院門口一直打到場內，打爛了一百二十多張坐椅，連幕布也被撕壞了。

重慶當局還有一件傑作是不顧人民的反對竟在歌樂山試行法西斯蒂的『警管區制』了。歌樂山這個區域裏，最近已經分割爲『歌樂警管區』和『高店警管區』兩區。有十二個『戶籍生』（警員）開始向四十多戶『值得注意』的住戶經常『訪問』『調查』。五月中旬，中大、重大、中工、教育學院等校的同學六十多人，爲了利用暑假休息並研究學問，特地到歌樂山成立了一個『夏令會』，因此忙壞了警察，一天去訪問幾次，開會時也要在一邊旁聽，平時經常有便衣和武裝警察二十多人在周圍巡邏『保護』。同學們爲了不勝其煩，只過了一個星期不安定的夏令生活，就在二十三日自告解散了。

此外，居住在這個區域裏的甘肅油礦局工人的家庭，也承警察的眷顧，時常要去「調查」「訪問」。據警局方面的人表示，因為將來要實行警管區制，所以現在先練習練習，以免實行起來手忙腳忙，但老百姓却實在受不了這樣的德政了。

×

×

×

五月的重慶已經悶熱得一如盛夏了，上面所寫的僅僅是在還都以後，這號稱陪都的首善之區所發生的事情中的聲聲大者。

（五月三十日寄自部隊。載『羣衆』）



## 近年來國民黨統治區內

### 民主與反民主鬭爭

陳漢明

國民黨法西斯反動派，雖然極端黑暗與殘酷地壓迫着人民，統治着人民，但中國廣大人民羣衆反抗黑暗要求民主，要求改革政治的行動，並不因之稍爲減弱。反而日益高漲，近數年來，國民黨統治區內廣大的民主運動，更以堅毅不拔的力量，在向着反動派法西斯勢力英勇搏鬥着。

#### 民怨沸騰民變盜起

陝甘寧邊區周圍的國民黨統治區，老百姓流傳着一個民諺：

昔日秦始皇，

今日有老蔣，

秦家壽命短，

老蔣不得長。

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內一般的還流行着這樣一句話：「打下糧食是保長的，生下兒子是老蔣的。」這可以代表國民黨統治區內一般人民對黑暗統治的怨恨。農民們被壓迫剝削得山窮水盡，不甘坐以

待死，於是就民變蓬起，連年來很多地方起來暴動，舉其大的來說，計有四三年甘南回民暴動，起義的民衆近十萬人。派去『進剿』的國民黨軍隊，共六個師以上，但有的軍隊却又不忍殘殺廣大人民，且亦起義到民衆方面去了。陝南的農民起來暴動要求免丁免糧。貴州也曾有二十餘縣的農民暴動，其口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反，免丁免款。』四四年河南農民數萬人組織『天下第一軍』武裝起義，把國民黨軍隊二十八師一個師完全繳了械，把師長也殺了。四五年西康農民因不堪國民黨當局的殘酷壓迫，舉行四萬人的大暴動，持續四個月之久，國民黨派去『進剿』的軍隊達十萬人之數。同年陝南『第八行政區』暴動的人民攻佔縣城，要求免丁免糧。四川宜賓縣城一度爲變民攻入，川北災民到處吃大戶，紛起騷動。貴州萬餘農民暴動，奪有步機槍二三千支，聲勢浩大，一度佔領三都縣城。四四年至四六年新疆回民在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的高壓與剝削下，進行武裝暴動，要求民族自治，已持續一、二年，起義回民軍隊四萬人，北佔塔城，南佔阿克蘇及喀什爲格等地，屢敗國民黨胡宗南軍，據四六年三月美聯社重慶電，尙在談判自治中，最近僅據報上不完整的材料來說，江蘇、安徽、四川西部西康東部等地又發生大規模的民變，杭州、嘉山、蕪湖等地，也都發生幾千人幾萬人的騷動。至於幾十人、幾百人的『逼上梁山』起來反抗，那更不可勝計了，殺鄉保長者，日有所聞，抗官者日見增多。但國民黨當局則採取殘酷的『圍剿』，在血泊中掃滅人民的正義反抗。即以四四年河南民變來說：國民黨軍隊血洗人民即達五千餘人，凡在十歲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免。本年幾個月在四川西部，西康東部屠殺農民達二十萬之多。血流成渠，造成巨大慘案。但是人民的反抗，是不會有停止的，相反的却正在日益高漲中，在一定的時候，就會有更大的規模和力量把一黨專政埋葬到墳墓裏去。

## 工人階級的英勇鬪爭

革命最堅決的中國工人階級反抗剝削壓迫，要求經濟生活改善與實行民主政治的鬪爭，也在堅韌地高漲着，抗戰中他們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爲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忍受着殘酷的剝削和高壓的統治，過着牛馬般的生活，他們埋頭生產，爲抗戰盡了力量；但是也爲着中國的民主和富強，爲了解除廣大人民的痛苦，爲了自己繼續活命，他們也在要求改善待遇與反對法西斯一黨專政特務統治而鬪爭。他們不斷舉行罷工，示威。例如四五年二月重慶電力公司工人胡世合，遭特務無故槍殺，重慶各廠工人立即動員起來提出嚴重抗議，在工人們的領頭與主持下，重慶市內羣衆舉行了八萬人的盛大公祭與遊行示威。再以四六年報上透露的極不完全的材料來說：卽有三月間重慶電報局工人四千餘人的遊行示威，電訊交通工人，紡織工人，紙幣工廠工人，忠恕沱兵工廠工人，大渡口鐵廠工人，中央印製廠工人的罷工運動。數月來上海先後五十萬工人的罷工運動，六十八廠十萬失業工人的代表舉行飢餓大遊行，寫着『當光！賣光！吃光！』及『做一天吃一天，停一天餓一天』的傷心話。三月四日滬東各廠全體工人集體絕食，中央印製廠二千四百餘人進行絕食抗議。軍服廠八百女工向國民黨當局請願，上海谷燭業職工舉行總罷工和請願。他們不僅要求增加工資，提高待遇，並且提出了要求蔣介石『立即實現四項諾言』『立即實現民主聯合政府』等口號。但是國民黨當局也是以瘋狂的鎮壓來對付工人們的正義要求，如監禁重慶大渡口鐵廠工人五百餘人，機關槍掃死工人十餘名，派十餘道軍警包圍忠恕沱兵工廠，周圍數十里內滿佈便衣特務，強迫工人復工，並捕去工人數十名，有數名遭慘殺。上海工人被開槍射擊，被逮捕鞭打，請願女工被警察用鐵棍追打，女工代表被推下高樓，慘不忍睹。這樣

的事情舉不勝舉。但並未阻止有光榮革命傳統的中國工人階級的英勇鬭爭，相反的，工人運動却更堅強更高漲的開展着。

### 各民主黨派的民主活動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美國『美亞雜誌』評論說：『在國民黨統治區，曾經有而且現在仍有一種不斷增大的力量，這種力量過去是而且現在還是反對重慶官僚機構令人窒息的獨裁統治，這些反對力量中除了國民黨內傑出的自由派份子外，還包括其他許多黨派及無黨無派的領袖人物，特別是知識份子，職業界人士，更大部份的較下級的公務人員，小商人，工人，以及更年青的軍官。……』

繼中共提出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以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人士也都紛紛響應，進行着英勇不屈的爭取民主的鬭爭。四三年各民主人士及黨派（不包括共產黨）成立了民主同盟，建立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的廣泛聯盟，共同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法西斯獨裁政治，要求實行民主。先後有憲政促進會，黨政座談會，國事座談會等等組織及集會。文化界紛紛通電要求民主改革，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重慶民主同盟各黨派負責人左舜生（青年黨）張君勱（國社黨）沈鈞儒（救國會）章伯鈞（第三黨）張申府（無黨派）五人聯合招待文化界賓主三十餘人，宣佈要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宣佈要求民主改革。

四四年五月二十日重慶憲政月刊社憲政座談會上，工業界人士吳囊梅等提出『政治民主是工業生產的絕對條件，沒有它，一切都無從談起。』以後，中國全國工業協會也發表宣言，要求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九月一日廣西日報社論說：『我國亟須用大手術。』九月八日雲南日報社論『要求迫切進

行一切必要的改革。」九月十九日成都華西日報社論說：「堅決主張立即實行民主，從根本解決中國當前的重大問題。」同日成都新中國日報社論「要求以民主憲政解決一切問題」……。

自四四年九月間中共提出立即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呼籲，立即得到全國進步的人士的紛紛響應。九月二十六日，民主同盟領袖張瀾，及其他無黨派知名人士先後向記者發表談話，也主張立即改組政府，成立聯合政府。著名學者鄧初民先生在民主週刊著文稱：「一切依靠粗手大腳的人民站起來，親手握著民主的所有權。」十月二十五日重慶各黨派各階層數千人追悼鄒韜奮先生，由宋慶齡、于右任、張瀾、張君勱、左舜生、章伯鈞、黃炎培、林祖涵、潘序倫、冷遜、馬寅初、郭沫若等七十二人發起，認為現在是向法西斯進軍的時候。許多人悲憤流涕，泣不成聲。九月二十四日重慶各黨派各階層代表五百餘人舉行了一個會議，大家一致的呼籲要求改組政府，其中國民黨元老馮玉祥、覃振、邵力子、孔庚諸先生也都參加了。九月二十四日重慶憲政月刊社舉行座談會，參政員冷禦秋等一致要求澈底改革政府，實行民主。四四年十月十日，四五年一月十五日民主同盟先後發表對時局宣言，主張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四五年二月八日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氏在交通大學講演說：「爲今之計，唯有從速組織聯合政府。」二月九日美洲十大華僑報紙冠電國內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目前立即建立全國聯合政府。」二月二十二日重慶各業青年包括學生、中小學教師、商人、公司、工廠及機關職員等聯名於新華日報呼籲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二月二十四日成都華西日報又指出：「獨裁必成爲獨夫，無存在餘地。」又稱：「堅持獨裁，結果就只有這一般獨裁者同其命運，而走向沉倫，特殊例外是不會有的。四月六日會晤倫敦教授在雲南大學座談會上說：「我們中國的執政者，一聽人提到聯合政府就覺到恐怖異常。其實，現在世界

各國——除法西斯國家外，那一個不是包括各種抗戰黨派聯合的政府？這是世界的潮流，不可抗拒的潮流！」五月二十七日孫科在重慶中央大學演講說：『中國要富強，要工業化，非作到民主政治不可。』二月十三日重慶婦女界胡子嬰、李德全、史良、劉清揚、劉王立明等百餘人發表對時局的主張。三月八日昆明婦女界三百餘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呼籲。二月二十二日重慶文化界名流三百餘人等發表『對時局進言』。三月十一日昆明文化界潘光旦、聞一多、羅隆基、光未然、會昭倫等三百餘人發表對時局主張，都要求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三月十一日浙江大學全體學生發表促進民主憲政宣言。四月一日成都燕京大學全體同學發表主張民主團結宣言。四月六日昆明西南聯大全體學生發表對國是的意見。四月十八日雲南大學全體學生發表對國是的主張。都要求廢除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五四紀念節日，成都重慶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茅盾、老舍、胡風、潘梓年、巴金、曹禺、張恨水、孫伏園等等號召作家與人民相結合，反對封建勢力與法西斯細菌，爭取實現民主。昆明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英語專科等學校教授發表時論，要求政治民主。成都三千學生，衝破谷學校的封鎖，舉行集會和火炬大遊行。燕京大學秘書長沈鴻烈的演講中說：『過去談救國，只是反抗帝國主義，現在的救國，是反抗一切法西斯。』他們盟誓爲爭取民主自由而奮鬥到底。口號聲歌聲像春雷一般，震動着爲幾千個火把所燃亮的星夜的天空。在昆明則舉行了兩萬餘學生的大示威遊行，沿途高呼：『立即停止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取消特務組織』等口號。同日雲南昭通數千學生也舉行遊行，要求結束黨治，實行民主。這些例子是舉不勝舉的，這些各黨派各階層的人士，特別是青年學生都在以英勇的姿態，在特務的百般破壞毆辱下，不屈不撓的進行着爲民主的鬭爭。

抗戰勝利後，在全國各地廣大人民響應着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和平民主運動更

蓬勃的開展着。例如本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民主促進會、民主同盟會、民主建國會、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工商協會、婦女聯誼會、學生團結聯合會、雜誌等聯誼會、美術作家會、中小學教師團體及百貨、製釘、水電機、各種職業與產業公會等九十二個人民團體發表宣言，呼籲制止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要求實行民主。長江下游蘇州杭州上海各地學生已都掀起了大規模的和平民主運動學行反內戰大遊行。其他各地各界人士亦不斷的發出同聲呼籲。紛起反對國民黨勾結美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內戰行爲。在國民黨內部的民主人士，亦不滿與反對這種黨內外的專制獨裁，要求實行民主。我們舉一些典型的例子來看，如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成都新中國日報刊載四川大學一個國民黨員學生李實省的投書，題爲「黨政罪言」稱：「總理逝世，會幾何時，而以黨治國之事發生，更演進而有害黨在國上之語……以黨獨裁，代替專制政體，誠不免以暴易暴，九百步之譏矣。總理所希望之民國，豈如是之民國乎。」

國民黨元老司法院副院長覃振先生，在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重慶各界人士的一個大會上，激昂感慨的說：「從同盟會到辛亥革命，許多革命志士在國父領導下，流血奮鬥，爲求民主的實現，如今民國已三十三年，還要大家來談提早實現民主，真令人感奮系之。」又說：「我不相信中國在世界民主潮流中落伍，我們要堅決起來做主人，不做牛馬，我們同志也要想想同盟會時的革命精神！」孔庚先生說：「民主的潮流不可侮，就是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滿清皇帝在世，殺人如麻，也不能阻止。」最近國民黨內部民主人士爲反對國民黨法西斯派更進一步組織起來了，成立有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聯誼會，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務改革委員會，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務改革委員會，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務改革委員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團體，它們於本年五月間發表一個文件，認爲該黨一

中全會被封建頑固的小組織在腐蝕，並認爲國民黨二中全會中常委及國大代表選舉是一種假民主的手法。他們主張實行黨內外的真正民主，首先必須革除封建頑固的小組織。他們擁護政協會議決議，他們鄭重聲明：『真正忠實於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員，不但不同意封建頑固小組織壟斷政權，包辦黨務的企圖，並且反對這些決不是真正的國民黨員的主張。』國民黨內的民主份子也已開始組織起來向反動派作鬪爭了。他們的力量在日益增長着。在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進攻解放區的反人民內戰中，其官兵們不斷的放下武器。平漢路戰役中高樹勳將軍率部數萬人光榮起義。在東北的一八四師全體官兵，在師長副師長率領下光榮起義。山西晉軍王海青部三千餘人光榮起義。他們也參加了爲和平民主的鬪爭，他們向全國發表通電和宣言，要求廢除一黨專政，實現全國和平民主團結。

### 結 語

從以上許許多多的事實中，可以看到國民黨統治區內各黨派各階層的廣大人民，甚至國民黨內部和其政府軍隊中的廣大民主進步人士，都在反對着這種反動統治，並且日益高漲起來，日益壯大其力量。儘管反動份子目前還在各地猖狂；正如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中所說：『不是表示他們的強大與有生命，而是表示他們的軟弱和迴光返照。』這『卑鄙無恥的收類，在今天中國民主鐵流的下面，已經垂死的掙扎了。』

（載七月二十二日東北日報）



蔣管區真相（第二集）

東北日報社編